

司  
防  
終  
南  
隱  
士

当现代人都在忙着寻找自己的人脉、智慧、财源、爱情时，本书方出发，寻找传说中的隐士。他用了好多年的时间，几乎走遍了终南，录了一些现代终南隐士们的生活实况。作者的用心，是让我们在掩卷读毕之余，能超脱当下忙碌而混乱的生活，而有一番出离和内省。

身心灵作家 张德芬 内在空间网站：[www.innerspace.com.cn](http://www.innerspace.com.cn)

为终南山著史，为隐士们立传，间或道出个人悟道心得，张剑峰的书是你接近终南山和隐士文化不可多得的读本。

《新周刊》总主笔 肖锋

终南七十二峪，隐藏着这个喧嚣时代不为人知的一层断面。说终南隐者事，张剑峰是最佳人选。终南山有太多值得书写的人事，希望本书是个起点。

《华夏地理》主编 叶南

要寻仙访道，寻访终南隐士，需要一份从容，一份悠然，一份宁静。而本书的作者，就具备了这样的性情与心境。

品赏这本书，感觉它就像终南山的烟云，迷离、淡雅、恬静、纯美地飘在终南山里，飘在天地之间。

著名禅学家 吴言生

本书是对终南山隐士生活的精彩素描，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来自哪里？怎样生活？他们对待生死的态度及他们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作者将自己的亲历以一种非常温柔而又无限接近的方式呈现出来，经过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探索之后，你可以合上书，转而走进自己的内心，那个隐藏在你心里的世界，如同金子一样珍贵。

上海电视台《风言锋语》主持人 李蕾

上架建议：社科文化



定价：39.00元

ISBN 978-7-5442-5503-5



9 787544 255035 >

寻访  
终南隐士

张剑峰 / 著

海  
出  
版  
公  
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访终南隐士/张剑峰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  
司, 2011.12  
ISBN 978-7-5442-5503-5

I. ①寻… II. ①张…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5531号

**寻访终南隐士**

张剑峰 著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出 品 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www.readers.com.cn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聂 敏  
特邀编辑 宋丽琴  
封面设计 古润文化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北京世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96千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503-5  
定 价 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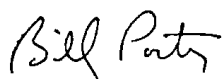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 推荐序

读了张剑峰的《寻访终南隐士》，有如影随行之感，仿佛沿着二十年前走过的路又重新走了一遍。然而，他却发现了很多我未曾目睹之事。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那些山没有变，隐士们的生活没有变，中国人的内心也没有变。中国有很多张剑峰，这也是我所希望的，希望一直能有这样的人存在。非常感谢他以一种新鲜和开放的眼光带我重回这些大山。

比尔·波特







本书图片，除已标明摄影者之外的其余图片，均为作者所摄。

## 目 录

前 言	月亮下一座隐士的山	1
第一章	一袭蓑衣上终南	9
第二章	云起山林	39
第三章	结庐终南	71
第四章	箬瓢之士	101
第五章	松风	157
第六章	封神榜上的山河	185
第七章	乌有之乡	223
后 记	染衣做白云，浑然忘归期	275



## 前 言 月亮下一座隐士的山

过渭河，穿过生长着麦子、玉米和水稻的田野向南，很容易找到一些山谷，那里长满蒲公英、蕨草、何首乌和灵芝。在那里，鸟在山谷中对唱，清丽的鸣声从这个山谷传到另一个山谷，它们在分享着内心的喜悦。

偶尔从山谷深处升起一缕青色的炊烟，炊烟下几间茅屋，一篱菊花，竹窗内几卷经书。隐士坐在泉水边的石头上或者松树下，笑谈着山色的变化，松针一样碧绿的泉水上几卷云升起来……

自古以来，在终南山这样的画面从来没有因为山外的变化而改变。

山中的采药人和修行者熟悉山风和一切野果子的味道，季节在岩石上显示着变化。当太阳在山谷上升起的时候，月亮就在另一边等待着，天空像覆盖在大地上的星图。

很多人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进了山就再没有出现。因为这座山

的美德，选择隐居在这里的人们通过接近山而感受道德的存在，很少有哪座山像终南山这样厚重、博大、包容、神秘。在一些山谷，当我站在那些松树下的时候，往往迷惑起来，不知道究竟是在梦里还是现实。在有些人眼里，终南山的那一页页岩石就是一纸纸经书，等待有缘分的人阅读……

关于这座山，有人认为它西接昆仑，长万余里。俗云：“万里终南八百里秦岭。”《西域记》云：“终南山相属数千里未尝间断。其山为天下之祖，出异类之物，不可胜数”；《禹贡》称其为“终南、惇物”。道家的修行者认为，终南山西起昆仑、崆峒、太白、华山，南止武当，北到嵩山，西止蜀山。

终南山也称太一、太乙（《汉书》曰：太一山，古文以为终南）、太壹、南山、橘山、楚山、秦山、周南山、地肺山，在道教典籍中秦为大地的肺部，这或许也是无数隐士选择这座山的原因之一。

自古中国流行的一句贺寿的话：“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南山就是终南山，南山本来生长着一种不老松，也叫龙血树，它还有个绰号叫不才树。这种树材质疏松，树身中空，枝杆上都是窟窿，既不能做栋梁，又不能当柴烧——点着后只冒烟不起火，樵夫们砍柴都不会选它们。不老松几百年才长成小树，几十年才开一次花。它们是目前这个世界上被发现的最长寿的树。或许最初深山里的修道人曾经从它们这里学习过长寿的秘诀。



唐朝的时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终南山里的道宣律师在他的著作《道宣律师天人感通录》中记载了他与一费姓天人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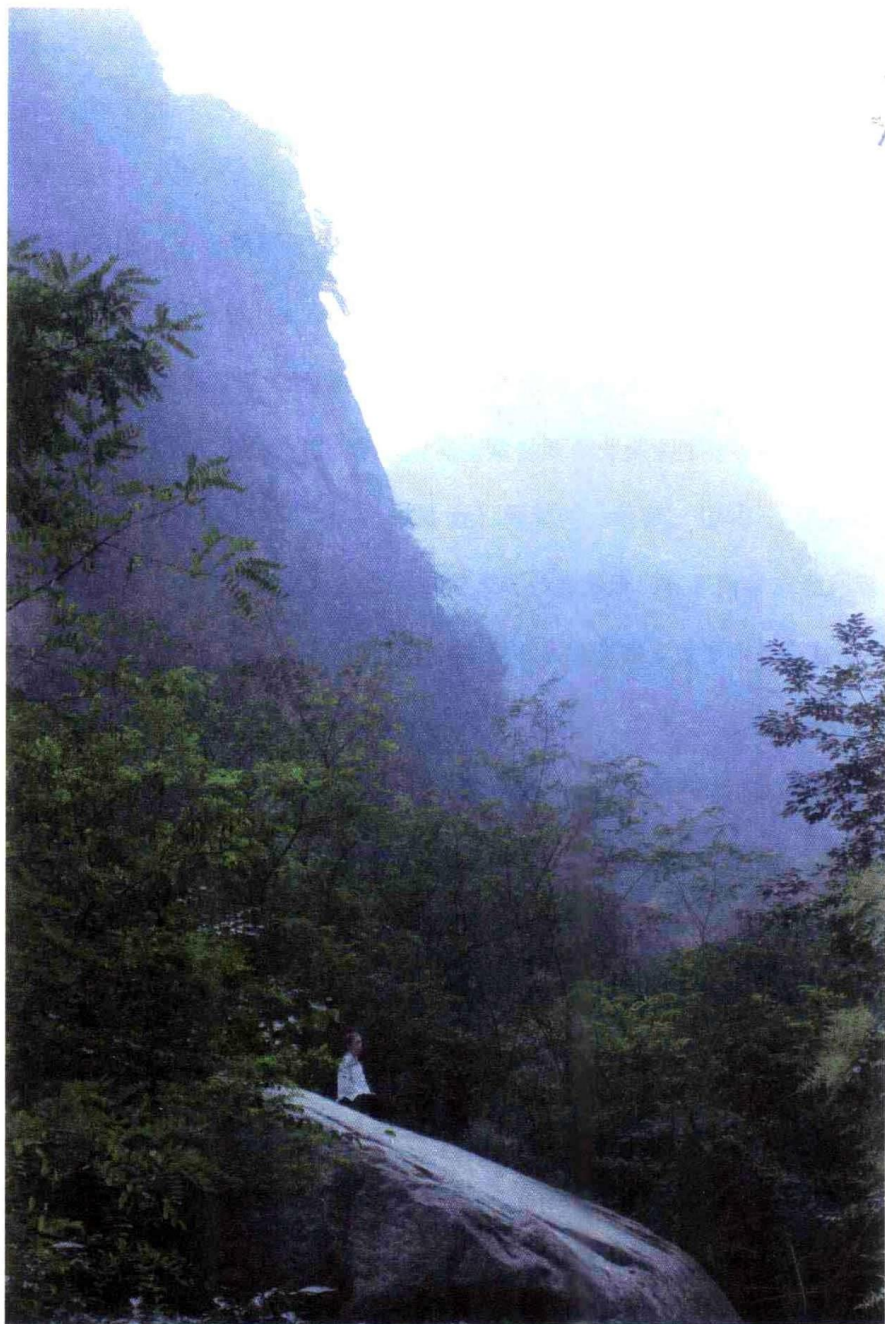
长安城南二十里，沙河（渭河）南五十里青山（终南山）北四十里有仓颉造字台，此台为迦叶佛讲经三会道场。台下有迦叶佛舍利。

今终南、太白、太华皆有圣人，为住佛法处处有之，人有供设必须预请，七日已以前，在静室内，安置坛座，烧香列疏，闭户祈求，无不感应。至时来赴。

终南库藏圣迹，都是迦叶佛末法时经像所藏的处所，今现有十三圆觉菩萨在山谷内守护，每逢腊月，空中有天鼓响。

一位住山的修行人说，在中国的大地上分布着很多山，比如终南山及佛、道的四大名山福天洞地，你不知道它们已经经历过多少大劫了。当劫难降临的时候，它们因为圣人的力量的加持而独立存在，比如五台山的石头用手都可以揉碎，它们存在得太久了，快风化了。

解放前，一个修行者因为听说“八百罗汉吼秦岭，三千纳子住终南”，想上终南山寻访罗汉，在一个山谷的断壁上他看到有一个洞穴，一位老翁坐在洞前晒太阳。悬崖陡峭没有路径，他想住在山洞里的必定不是凡人。于是他恳请老翁允许进洞参观，老翁问了他几个话头，这位修行者低头苦思，再抬头看时，发现洞口已经不见了，原先的地方，只长着一棵松树。



卧龙寺如诚老和尚说，多年前终南山下的村子里有位村民，见山中下来一位银须银发老僧站在山下环山公路边，看着路上穿梭的汽车问村民，这路上是什么东西跑得那么快？村民告诉他这是汽车。老僧听后又转身进山了。

多年以前山下来了一位老者，背了一袋核桃向山民换布，他的衣服破烂得勉强可以当裙子穿。村民好奇地问他在山中住了多少年了，老者说在山中不知道年月，他住的山洞里收了两只黑熊为皈依弟子，冬天的时候左右各卧一只依偎着过冬。

当我在城市中行走时，在心的某个方向，那些山间的云岚袅袅升起，让我以为那蔚蓝的山林就是故乡。我行走的时候一抬头就看见了天上的月亮，它们是我和隐士们共同拥有的。

云的故乡在蔚蓝的山林，它们是隐士的侍者，它们时时在我的梦边吟唱，捎来山中的消息，明月入林，苔痕上树，风来无形。

在金台观，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那个传说中的隐仙张三丰吃完饭留下的一只空碗，在那里已经五百多年了。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回来过，据说他后来又出现在其他山上。我总认为他只是云游去了，我们只不过与他擦肩而过，有耐心的话等等他或许就回来了。

在老子墓前，我们遇到几位老人在谈论道，一位老居士说现在的社会修的是商道，没有人愿意再修大道。他指引我们去拜访另一位隐士。在树荫下坐着几位老人，不知名的花香罩住了我。这位隐士问我，你要问些什么问题，修行是一辈子的事，我老了不方便说什么，我正在努力

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器，那样才能承载大道。这些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住在这里已经很多年了，我所做到的只是让自己先能静下来，外界的烦劳不能侵扰，自己也不制造烦恼，我现在做的只是这些。你所要找的道都在自己心里，我们从那里开始流浪，最终还要回到那里去才能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

我本来想问他住在山中多年得到了些什么，但又放弃了。得到的或许只有隐士们自己知道，或许本无所得，我们总习惯了加法而没有去减淡自己，而隐中真味，那些满目的清风知道，碧水知道，也或许隐的只是我们的真性。

在山中我遇到一位农夫，我和他讨论关于隐士的话题。

他说，你看这满山的清风，它们在隐却没有隐，它们就在那里，哪里有终极的隐士呢？许由不想做禹的继承者，跑到山里在河边洗耳朵。巢父在河边饮牛，巢父问，你干吗只洗耳朵？许由说，我嫌他们的话弄脏了我的耳朵。巢父不屑地说，这溪水都被你弄脏了，既然如此当初你为何要让他们找见？可是我们即使隐了身体也没办法彻底斩断与外界精神上的相通，隐和不隐就像白天和黑夜，一切行云流水一样自在。

传说有人曾经几次看到黄河水清了又浊。黄河水几万年才清澈一次，黄河水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但是那些始终隐藏在山泽中的人也许看得到。

有人一生隐居林泉不入市井半步，他们舍弃了红尘，直接归于生命的终极。对于他们所拥有的秘密我们从来都是那个在烂柯山中观看下棋的人。有人说其实从来就没有真的隐士。能被人见到并称为隐士的，只

是做了一件想隐的事。一位隐者说何为隐，就是我站在你对面你永远不知道我是谁。

另一位西方学者二十多年来保持着两年上一次终南山的习惯，别人问他为何迷恋这座山，这位学者说，这山有德行，中国人比喻那些德行高尚的人为龙，龙大可以翻江倒海，腾云驾雾，小可以藏之于芥子。隐士是东方的龙，他们有龙的德性。三国时期，诸葛亮隐居南阳，人们将他称为卧龙先生，将那个山冈称为卧龙岗；唐朝的时候长安城里有僧人终日高卧，人们将那个寺院称为卧龙寺。

进山可以保养先天真性，入的山来便学呆，在那些隐士面前我经常忘记要问的问题。与他们一起学会了沉入静谧，几声鸟鸣，一缕山风，人的语言已经多余了。琴也可以不要，山岚之中自有天籁，万物都在讲法。道家说，一个人只能听到雷声，他一定是个聋子；只看见五光十色，他一定是个瞎子。在山中我们先找到自己，找到先天的真性，山是最好的老师，只向它们学习就足够了。

我一直在山上做一个樵夫梦，山中的泉水从五千年以前流过来，我是河边行走的路人，山中岁月如长沟流月，当月亮升起来，终南山的大小百千山谷里的百千河流映着百千明月；当清晨的山岚升起来，我只想一块石头或者一棵树在那里安静下来。

某个黄昏，我坐在群山中的某个孤峰上看霜桥鸟迹，水流花深。云朵们不在天上，它们喜欢从山岩间升起来，所有上山的路都看不清了。

山色在碧绿和淡蓝之间变化着，有时白云展开在树梢上像宣纸，如果李白没有随谢公飞去，一定会在上面题写诗句。

风入林间弹琴，月上山冈鸟归。我眼无所看，耳无所听，心中涌动起一位中国早期隐士的诗句：

柴门虽设未尝关，闲看幽禽自往还。

尺璧易求千丈石，黄金难买一生闲。

雪消晓嶂闻寒瀑，叶落秋林见远山。

古柏烟消清昼永，是非不到白云间。

## 第一章 一袭蓑衣上终南





南五台，古代的时候它在朱雀门外的正南方。现在曾经的朱雀门已经不在，但南五台依旧没有改变。对于很多人来说，要进入终南山第一脚是从南五台开始，二十年前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来到这里，在他之前还有很多行者，民国时的高鹤年居士也曾经在这里停留过一段时间。

我走过游客众多的前山，那里有几座寺院。据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那里有大小几百座寺院，从山上一直到山下。现在山上最大的寺院是紫竹林，靠近山脚下的地方是圣寿寺和弥陀寺。

因为前山面对着山下的红尘，所以显得有些媚俗。站在顶峰上，岔路开始向后山延伸。那里有老翁在卖竹子做的手杖，很多人从这里路过，手里都多了一根青青的手杖。

山岔口左边是五台最高的清凉台，再往东边是观音台，站在那里可以看见翠华山的西峰。山岔口立着一块石碑，字迹已经斑驳了，上面记载了山上那些古刹的过去。当年虚云、来果、印光大师都曾在山岔口南面往下不到两百米的西林寺住锡。后山隐士们的茅屋像雨后的蘑菇一样，散落在密林或者山崖下，那里是隐士们的天堂。

在南五台的后山，面对南方连绵的群山，大茅篷藏在一个悬崖上，它的门常年关闭着。在比它海拔低一些的地方是湘子洞，民国的时候来果禅师曾经两次在那里隐居，同样那里也不欢迎陌生的造访者。在距离

大茅篷大约一顿饭的路程是小茅篷，我几次在山路上遇见一位居士带着食物往返在这两个茅篷之间。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它几乎是大茅篷的姊妹茅篷。

小茅篷的山门藏在花树中间，石头堆砌的山门下是一块很高的大石头。当我们站在门前时，我呆立在那里像被人点了穴。石头山门外是一棵树，上面有一个鸟巢，一只喜鹊站在那里唱歌。四月的天气，花开得像集市，在正午的太阳下草木的清香比花香提前进入鼻孔。以前我曾经两次路过这个地方，那都是在夏季或者秋季，当时只能听见狗叫，看不见这座小茅篷。

有进茅篷山门的经验，我念了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试图敲开山门。一会儿一位居士来开门，我们说明来意，她拉住狗，让我们进入院子。茅篷的主人不在，居士在这里照看着这个地方。住在这里的是乘波尼师和妙悦尼师，她们都去了熊沟的普善茅篷，那里是这个茅篷的下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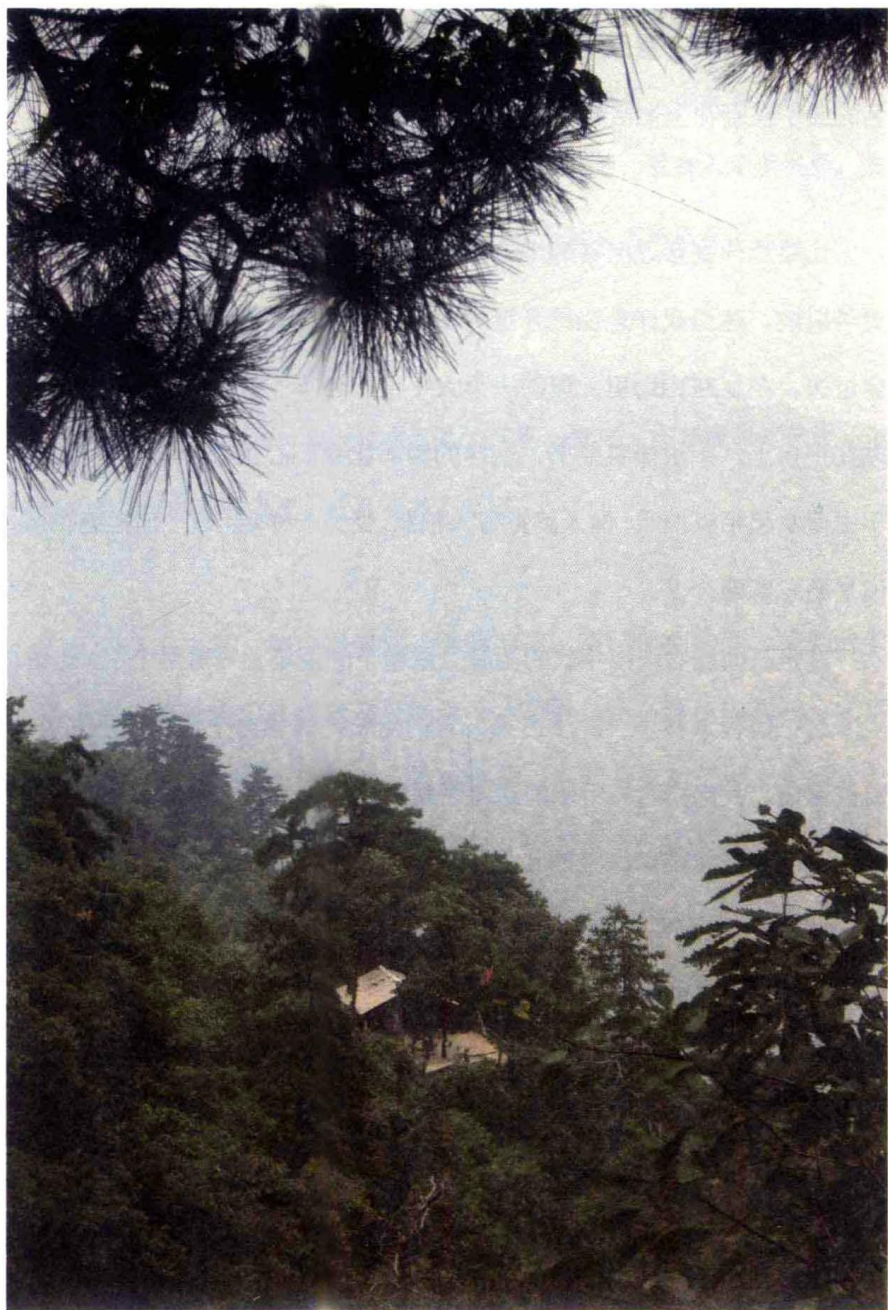
小茅篷屋后的大岩石下有一眼泉水，看院的居士带我们去参观。泉水几乎看不出存在，但是透出的清凉气息让人精神振奋，那是小茅篷的饮用水。同行的摄影家杨老师看了这水，开始抱怨自己进山没能带上茶具在这里煮茶喝。

茅篷的窗台上有一把厨房用的铲刀，它几乎被磨秃了。看门的居士说它是师父的师父曾经用过的，直到之前有人供养了一把新的，它才被用来收割蔬菜。

在美国人比尔·波特的笔下，乘波尼师的师父慧圆尼师和她的苹果树曾经被描述过。现在苹果树依然在，只是慧圆尼师已经住在了茅篷院



南五台山上的修行者（心一居士 摄）



朱雀山

子下面不到三十米处。

看院的居士为了不让狗对着我们叫，迅速地用手捂住了狗的眼睛，我们绕过它看到了慧圆尼师的灵塔，在那里，金黄色的蜜蜂哼哼着不知名的曲子在野花上忙活着，闪着绿光的苔藓布满了岩石。

山路延伸到接近河谷的地方断了，前面是一片荒芜的草地。我猜测更早以前，这里或许是山民开垦的田地。草地深处有荒芜的茅屋，我们穿过去，泥屋在山坳里，屋前一个大平台，台下一片竹林。一个僧人正站在平台上，手里捧着经书，这样的画面让我们心里都惊喜了一下，我不由得拿起相机拍照。僧人感觉有人拍照，受惊一样走开了。他拒绝拍照，但是愿意聊聊。

这是三间能看得出年代的泥屋。屋檐下的泥墙上写着两个字：止语。

这位修行人种了一片小白菜，它们生长得诱惑力十足，似乎在等待着被偷盗。我向隐者打听眼前这座茅篷的名字，他说它不需要名字。

以前他在泮峪口深处的山里住山，当我们问起他由另一个地方搬来这里住山的原因时，他有些激动，那里已经住不了了，到处都在采矿，风水被改了，以前那里的风水很好。

这个山上有几个茅篷也住不了人的，很多人在那里住不了几天就走了，房子和山似乎与住山人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关系。

问：你平时怎样修行？

山僧：我就念这（给我们看他手中的经书），佛祖当年就一个“妙”字，

整整说了九年。

问：那么，在这山里有没有证悟的人呢？

山僧：他们修到一定时候都走了，不可能在这停留，山里的人太多。那些有一定修行的人很反感别人打扰，稍微有些修行的，就被人追着供养。他们不是为了别人的供养才住到这里的，所以他们就远远地逃走了。

问：你平时的生活怎样呢？

山僧：生活很简单，我就住在这里。只要心情好，吃草根都是香的。牛吃的是草，但却照样很肥。吃什么并不重要。

我们合掌施礼，与山僧道别，继续前行，路已经到沟底。我们沿着一条小河往沟外走，在沟里遇见的第一个茅篷是正在建造中的没有名字的茅篷，茅篷主人是宏慧尼师。她正在与工人们一起在工地上干活，站在宏慧尼师身边干活的青年人气质清新，他告诉我们这座山谷的名字叫熊沟。他说夜晚不要在这里行路，山里有狗熊。

茅篷有五间，快要修建完成，只剩封顶了。站在宏慧尼师身后劳动的似乎是她的弟弟，我们猜测着，因为两人长得很像。宏慧尼师邀请我们在茅篷建成时来参加开光。

我们走过的地方是清静茅篷，在它的附近应该还有一座茅篷，一年以前我们曾路过那里，它在路边一座废弃的碾盘上面。那是一座三间房的茅篷，住着两位僧人，屋子边种着菜。那时，路边的柿子树很密集。





下山



树上的叶子落光了，柿子没有人摘，落在地上染红了石头。在小河的一座石头桥边，我们还曾经遇见茅篷的主人。他们在采药，我们没有说话，只是遥望施礼，然后走开。

对面山上有一排茅篷，宏慧尼师给我们指过它们的位置，我以前两次路过都没有发现。现在是仲春，草色不深，树叶还没有长起来，所以山上的屋子和人影都能看得见。那其中有一个茅篷叫莲池茅篷，我暗暗在心里下决心，下次我一定要坐在对面那个茅篷的门前，那应该又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过了宏慧尼师正在建造的茅篷，山谷开始越来越开阔。

在山谷口上，普善茅篷是我们这次行脚将要参访的最后一座。它建造在河边和道路的中间，上次我们路过时它正在修建，当时门关着，院子里有锯木头的声音传出。

现在它已经建造好了。屋子是用红砖建造的，由三间大殿、两座僧舍和一座斋堂组成。我们在院子里的小桌子旁坐下来，这是小茅篷主人乘波尼师的另一个道场。多年前她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跟着师父住在山上，现在她已经五十多岁了。

院里有三位居士，其中一位年龄在五十岁以上，是附近村子里的农妇。她不承认自己是居士，只说自己是来帮忙做饭的。

一会儿妙悦尼师从屋子里走出来，知道我们是专程来参访的，她很热情，安排居士给我们端来锅盔和酸菜，又安排居士给我们煮菠菜汤。乘波尼师不在，妙悦尼师不善谈，所以我们就招呼篮子中的锅盔，一大

盆菠菜汤也被我们喝得精光。

妙悦尼师和几位居士站在屋檐下的台阶上看着我们吃东西，茅篷里的两只小狗，一只黄色、一只黑色，先后来到我们脚下的桌子边分享了一些晚餐。

吃完饭，同行的杨老师要为妙悦尼师拍照，她很配合。杨小兵老师是摄影家，他似乎在妙悦尼师这里找到了灵感。拍了很多照片之后，他又要给妙悦尼师和几位居士合影，那位农妇羞涩地跑开了。她说自己不是居士不能与师父照相，几位居士将她绑架一样架回妙悦尼师的身边，杨老师的镜头记住了这个瞬间。

普善茅篷再往山口不远处分别有一条高速公路和铁路经过，山路在小河边绕来绕去。路边上有摇曳的野花、山泉和野羊或者麋鹿的脚印。

进入山谷要经过一个村子，它的名字叫关庙。村子边上是河流和开满野花的小路，这条路通往山谷深处的许多茅篷，路边上有破旧的旅馆和小商店。

有时候这个村子的每个院落里会坐满全副武装的背包客。这些登山者留下的速食品垃圾丢在了河边，这条河出了山谷汇入石硷水库，水库的水被引进城市供山下上千万人饮用。

当我们将村子快走完了的时候，从一户人家的院子里突然蹿出一条狗来，扑着做出要撕咬的样子，这时一位农妇端着饭碗喝住了这条狗。我得感谢她，她像武侠小说中的高人出现得非常及时。

村后面是庄稼地，农夫和牛在地里艰难地耕种。鸡在黄色的野菊花

中散步，我边走边想傍晚的时候炊烟升起来，鸡会不会飞到树上去睡觉？在我的老家以前会看到那样的情景。

在春夏之交的雨季过后，我又一次进入熊沟。在那之前我每天都看着窗外的雨，而心却在那些青翠的、可以吹出波纹的山色里。这次我们直奔熊沟，想将上一次没走完的茅篷一一造访。

普善茅篷这次成为我们进山第一个要访问的茅篷，我叩响了山门上的铁环，狗叫了起来。开门之前传来一声询问，在我说明来意后门开了，照看茅篷的农妇不是我上次见过的。

我迟到了，乘波昨天已经到山下的兴教寺去参加水陆法会了。我叹息着继续向前，路在一条小河边上缠绕，电线杆在路边上延伸，河水沾染了绿色，白云从远处吹来，一直涌上了山顶。

在白云下的山腰是宏慧师父正在修建的茅篷，几位山民在忙活着，茅篷已经有了屋顶，茅篷的烟筒都能看得见了。

我们参观了这座崭新的茅篷，听山民说宏慧尼师也下山去参加法会去了，我心情沮丧起来。一会儿一条大黄狗跑过来，接着宏慧尼师的弟弟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的出现成就了我们一顿午饭。

得知我们来找宏慧尼师，他安排工地上擀面条手艺最好的一位农妇上清净茅篷去给我们准备午饭。我立即跟上农妇沿着一条摇曳着野花的小路到了清净茅篷。即将建成的茅篷是清净茅篷未来的下院，茅篷的大门上有十四字咒语，咒语旁的小字说从这个咒语下经过会消除一切罪业，

于是我反复地进出在门下，想消消自己的罪业。

清净茅篷一共有五间房子，院子里种着菜，院子有一道后门，屋子后是一人高的柴垛和一片竹林。水被一条管子从院子底下的河里引上来，泉水流出，响在竹边，竹林生了风。泉水和竹子是知音，它们一起在演奏，白天白云是听众，夜晚星月是听众。

清净茅篷牌匾下的落款是宽济师，宏慧师父弟弟告诉我们宽济师是宏慧师父的师父，他也一起去了山下。宏慧的弟弟宽奎居士是茅篷的监工，他气质清新，有竹笋的朝气。他们全家人都是佛教徒，宽奎居士以前在做生意，他的姐姐在这座茅篷做宽济师的供养居士十多年，几年前受戒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出家人，他们家里的居士一致商量决定尽一切力量为宏慧造一座茅篷。

关于如何造一座茅篷，我请教宽奎居士，他说现在这座山上想造一座好修行道场的还有一位师父，但现在只有宏慧师父的茅篷建成了，而且还算顺利。他很庆幸没有人因为施工受伤。因为盖房子砍伐的几棵树没有采伐证，山垭的护林队给他们开出了两千多元的罚款，除了这个他觉得其他都很顺利。因为他在这一带比较熟的缘故，建茅篷的地没收钱，砖是找山民背上来的，一块五毛钱，这五间瓦屋花掉将近十万元。宽奎居士家里并不富裕，十万元在山下的城市可以做些生意了。

这里的山民没有多少人种地，很多地荒芜着。山对面有两户人家，他们说种庄稼都让野猪拱了，栽果树也不行，有狗熊，它们一般会将好吃的果子都先收走。山民靠给周围的师父造茅篷和打工赚钱买粮食吃。

建造茅篷的工人是山下的山民；他们中有村长、村长的亲戚、护林队的队长和他们的亲戚，除了工钱，中午外加一顿午饭。有时候小孩和老人也加入建造的队伍。吃饭时山民带着狗来了，狗在这里同样能享有一份午餐。

上一次，我在山路上曾经碰到过背着一袋面粉上山的僧人，他已经很老了，但是必须得自己背负一切住山用的必需品。

因为宏慧尼师出家不久，并没有居士供养，她的修行生活给人感觉有些沉重。宽奎说马上就要给工人们付工钱了，建造茅篷的资金显然让他感觉吃力。

宽奎居士说起周围修行人的事，对面山上是莲池茅篷，它的主人是宽法，他与宽奎居士是同门师兄弟，他们共同的师父是兴教寺的老和尚常明。

几年前宽法刚来到这个山谷的时候，转了大半个山。他没有去处，有时候就住在小山洞里，这条山谷晚上熊很多。据说宽法的茅篷修得很好，虽然它建造在山岭上，但是它有十分讲究的茅厕和洗澡设施。

宽法直到今日依然过午不食，不倒单。平时住山下，每周末上山，他的茅篷在对面有白云的山岭上，面向南方，早上最早看到太阳，晚上看得见星星。

宽奎给我们说起山中的生活来，他和师兄宽法是这一批修行人中最早来到这座山的，他经常与师兄一起背粮食上山。宽奎告诉我们，当爬山爬不动时你可以念观音菩萨的大明咒，这时候你会感觉非常轻快，即



下山采购粮食 (王鑫勇 摄)

使背负着重物。那叫脚踏莲花上山。后来我的同伴上山爬不动时念起那个咒语果然感觉不到累了。

冬天的时候，大雪封山，人踪罕见，他们五点就起床，边念经边绕着屋子跑。

我问起这一带修行人的情况，宽奎告诉我除了真正修律宗的其他修行法门的都有。以前那些老修行中有，现在很少了，真正修律宗太难了，你时时都要小心：走路不要踩到蚂蚁，就是喝水也要用纱布过滤其中的众生。现在的人有几个能做到？

前几年山谷里有一位苦行僧，他没有住处，整天给人家干活，挑水、劈柴——这周围很多茅篷里的柴都是这苦行僧给劈好的。茅篷后码得一人高、很结实的柴垛就是他劈出来的。他吃饭只吃剩饭。

宽奎告诉我一件他认为神奇的事情，那就是在正法道场（四人以上的道场为正法道场，有八部天龙护持），每天中午十二点那一顿斋饭不能品尝却味道极好。一般做饭，掌勺的人对于饭菜的味道是要先尝一下的，但供佛的斋饭是不能尝的。然而无论在任何一个道场，这一顿供养味道是不用操心的，味道都极好。宽奎说那是因为有天龙护法的原因。

大地震过后的一天，我又一次进入这条山谷。

这一次进入山谷再看不见背包的游客，路边不时掠过黄色的身影，那是几头鹿从路边的小河谷里跑进密林，我很容易就找到了野草掩盖的那条熟悉的小路，走到了清净茅篷的门前。

这次清净茅篷的主人宽济没有外出，他看起来一点也不老，脸上有



不同于一般人的光芒。他咳嗽得比较厉害，那是常年住在潮湿的土屋子的缘故。他出家二十多年，在出家前他是一位中医，他的师父是兴教寺的主持九十一岁的常明老和尚。我问他在山中如何修行，他微笑着说了一句让我惊恐的话，我在混饭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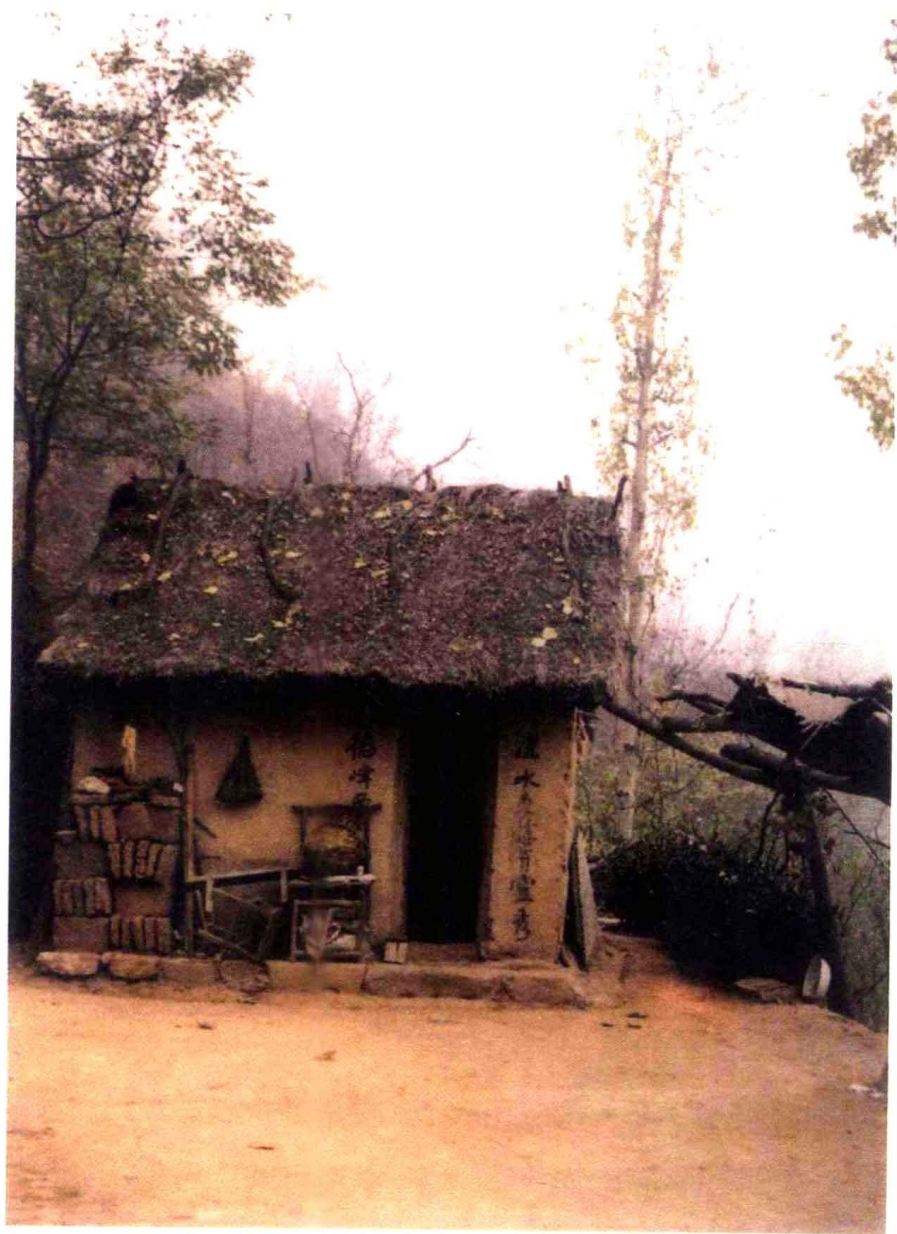
带着别人委托的一个问题，我请宽济开示为什么人们的善恶有些不是当下报应而要等到来世。宽济师开示：人行善恶这个过程如植物生发、开花再结果，果子成熟还要落入土地，机缘成熟再生发开花得到那个果。一切都有一个过程。

对于出家修行，世俗的人不理解，人生来要有所担当，在你有妻儿老小的时候你放下一切这不是无情吗？佛家认为人一出生就要面对生、老、病、死这些痛苦，不早一天修行，就犹如在泥沼中越陷越深，大家都在泥沼中彼此不能相顾，只有一个上岸，才能对还陷在泥沼中的人施救。这样看来，出家抛妻离子不是无情而是有情，佛家的有情是慈悲，这个慈悲是建立在智慧之上的。

宽济师告诉我，草木也有灵性，出家人一棵草都不允许践踏的。我们无明中不知道造了多少业。

各种因缘的合和构成了我们的生活，道家说的金、木、水、火、土，佛家说的地、水、火、风、空，比如做饭要烧柴是木生火，用水、用灶，这一切都在五行中，也都在佛法中。

关于修行的事情，宽济认为修行不能用力过猛，但也不要懈怠，走中间路子就好。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太急了容易出问题。他强调了



隐士们 在这样的房子里箪瓢而居度过很多年（郭风 摄）

道德的力量。

山中的日子很简单，劈柴做饭，念佛，睡觉。山下有法会也会去参加，平时就住山。

宽济师的修行生活犹如日出和日落。晚上我住在南边的宿舍，夜幕落在院子的房顶上时，我就坐到床上去。宽济师休息的屋子灯很快熄了，他同夜色一道进入了睡眠，河流的声音和着夜晚的鸟叫一同进入我的梦里。

宽济法师的茅篷距离宏慧的茅篷大约几分钟的路程，在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宏慧尼师将要外出，但是她说看在我多次来造访的份上她可以改变出行计划先和我聊一聊。

宏慧尼师在宽济师座下做居士十多年，刚刚受戒不久。前年的时候她在南方的大寺院里，那里的师父要留下她，她说她还是自私地想着这里的山和跟了十多年的师父，她就回来了。

关于修行，她告诉我她修行的内容只有念佛。她的茅篷已经建好了，将要搬进去了，她很感谢这一切机缘让她的茅篷得以顺利地建造。在茅篷建好的前一天，两只喜鹊在院子里的椿树上安了家，从此她多了几个邻居。

晚饭由宏慧下厨，她将煮面条给我们吃。她的弟弟宽奎居士带领两名山下的山民去茅篷上面的河谷上为新茅篷砌水池了。我坐在灶膛前照看火，听宏慧尼师讲她的茅篷，木头燃烧发出的火焰鲜艳透明，让我想到了雪的纯洁。

宏慧尼师压低声音告诉我，她打算在住进茅篷前做个法会，超度在建造茅篷时无意伤害的那些生命，比如土中的虫子，地上的蚂蚁等，现在她还不能确定届时能不能做这个仪式，所以她不能给那些灵魂承诺。承诺不仅是指说出口的话包括念头，所以做不到的事就不能轻易承诺。

我们谈到了前不久发生的那些大灾难，她说人生如一道闪电，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走向衰亡，佛经上讲在末劫时就没有佛法流传了。我们现在还能遇到正法所以要抓紧时间修行，之前一位住山的尼师死在山上很久都没有人发现，出家人的晚年没人照顾是很可怜的，要修行你就要作好一切准备。

她很同情山下的一些居士，因为实行火葬，一些居士刚死去就被拉到停尸房的冷库去，等待火化。人被放到寒冷的封闭空间里去，灵魂太痛苦了。佛家认为人死后是神识先离开身体，在二十四小时内人的第八识阿奈耶识仍在。

安装在东舍的电话响起来了，宏慧尼师的一位师兄通知她去山下的草堂寺参加为期七天的法会，她准备通知山上其他茅篷的修行人明天一起下山。对于这类法会有些住山人是不愿意参加的，如果他们的食物足够充足的话。很多住山的修行人下去在大丛林里挂单，走时可能会有一点微薄的供养。我听说山上修行的人有香港的一位大居士每月供养，宏慧尼师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享受到。住山的有五百多位出家人（不包括居士），能领到供养的有两百多位，每月每人八十元。住山早的人在那个名单里，她没有进入那个名单，这一切都要随缘。

吃饭前宏慧尼师要上到半山腰的清涼茅篷，通知住在那里的戒如尼师一起下山。

传说中的那位苦修师也在那里住，我要求随她一同前去。走石头搭建的小桥过了河，不远处遇见一片竹林，竹枝上挂着提示牌“请勿折损，留得竹叶听风吟”，它的上面是不修茅篷。茅篷的山门在石桥边，用树枝挡住了，上面用毛笔写着“拒绝来访”。一位五十多岁东北口音的老居士隔着篱笆墙与宏慧尼师攀谈起来。

上次，我有幸打破了这个茅篷的规矩进入到院子里，就是这位老居士给的机缘。那天我们直接翻过拦在通往不修茅篷篱笆门前的“拒绝来访”的牌子，想碰碰运气，就站在篱笆门前高声念了一句佛号，老居士就出来开了门。

原来我们是进入这个茅篷为数极少的访者。也许是因缘，平时有人叩门，老居士是先要征得师父首肯才去开门的，而师父是很少让陌生人进入院子的。

不修茅篷的主人是一位三十多岁的青年僧人，而跟随他的居士比他的年龄大一半。居士的目光有一种我很少见到的光芒，他的语言也像他的目光一样，一切东西在他的目光下都像溪水一样通透明澈。

他说自己没有法号，这座茅篷是他最好的注脚。他 1999 年在西南受戒，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我猜想不修的含意，茅篷主人说你有问题要问的话就说吧，看我不能回答你。



修行者的茅篷

问：师父平时修哪个法门？

答：哪个法门都不重要，一切法都要舍掉。法无定法，法只是个途径，就像人每个阶段需要的营养都不一样。婴儿吃流食，长大后吃各种食物，法根据每个阶段不同需要而取，法是空的。

问：什么是空？

答：禅宗要不停追问，空不是究竟，都是过程。活在当下就是空。

问：怎样衡量一个出家人的修行成果？

答：在这个时代，看他有无成果是看他圆寂后有无舍利子，这是修持戒定慧的见证。

问：你打算一生在这里住下去吗？

答：这要看情况了，也许有所得很快就走，也许这一辈子在这里，下一辈子继续来到这里修行。

问：为何有的出家人拒绝在这个年代教化人？

答：那或许是因为他们自己还没修好，或者你的机缘没到，他自有他的理由。佛不度无缘之人，一个与佛没有缘分的人，他的金刚种子还没有发芽或者还没有种下，你讲佛法给他听，他不会相信，甚至会生出烦恼心，加以诋毁。

世尊当年在世，城东老母与他没有缘，他度不了她。佛做了一个试验给弟子们看，城东老母从这边来了，佛迎面走过去，她马上转弯从别的路走了，绝对不想与佛见面。佛到那边，她又转向另一边。最后佛显神通，现出四个身体将她包围，她低下头来痛哭，也不看佛一眼，这是



没有缘！佛叫他的学生舍利弗去度她，她与舍利弗有缘，欢喜接受，舍利弗就度了她。

我们坐在凉棚下，听着僧人呼出的清新话语，那些句子如轻烟一样四散来去。院子下面就是河水，河水冲洗着石头，它们都在这里修行了亿万年，我看着它们对它们做了心灵上的访问。

一位坐在太阳下的僧人，穿着棉袄，戴着草帽，衣着怪异。我们的谈话他很少参与，只在那里晒太阳。他是上面一座茅篷的主人，下来找不修茅篷的主人聊天、喝茶。看到院子里的簸箕上晾晒的黄精，我请教师父它是否像传说中那样吃一点可以七天不用吃东西，穿着棉袄的和尚接过话说，吃好粮食就很好，不要像我这样。

他说去年因为在山下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就变成了这样，今年夏天他都要穿着这身棉衣过了。

几年以前的一个雨天，雷声很大，师父正在屋里坐禅。伴着一声惊雷，屋门被拍坏了，突然闯进来一头黑熊，它双手抱头、打着哆嗦一头钻在墙角里，雷声停后才走。熊最怕打雷，雷声会把它们吓得半死。不修茅篷成了它的避难所。

这次院子里没有其他人，只有老居士。她不愿意随宏慧尼师一起下山，于是我们继续向山上爬。

山路很窄，几乎看不出有人走过，似乎是一条被遗忘的路。

山路依然绕着河，走过的路很快被暮色和野草遮盖了，我们往前走，







山林 (田嶋純一 攝)

路越来越窄，终于进入一个石门一样的山谷口，河水和路被挤在一起，我们不得不在河床中的石头上跳跃着前进。

一座没有围墙的茅篷出现了，河水从它的脚底往山下流去，草丛中传出来一句佛号，接着站起来一位女居士，她正在河边洗衣服。

清凉茅篷三面都是山，河水从山的更高处来，绕着它流走了，如果不是宏慧师父走在前面带路，我根本找不到这里来。它是三间泥墙上面盖上了油毡再压了木头的，几乎没有用到一块砖头。

院子里一位着黄色僧衣的出家人在很专注地干活，他就是传说中的苦行僧。二十多年前他曾在草堂寺受戒，现在这里是他的家。他的弟子戒如尼师来迎我们，我向这位苦行者深深施礼，他没有停下手中的活，只是抬头用一句佛号问候我们。我在这位传说中的苦行僧面前蹲下来，看他干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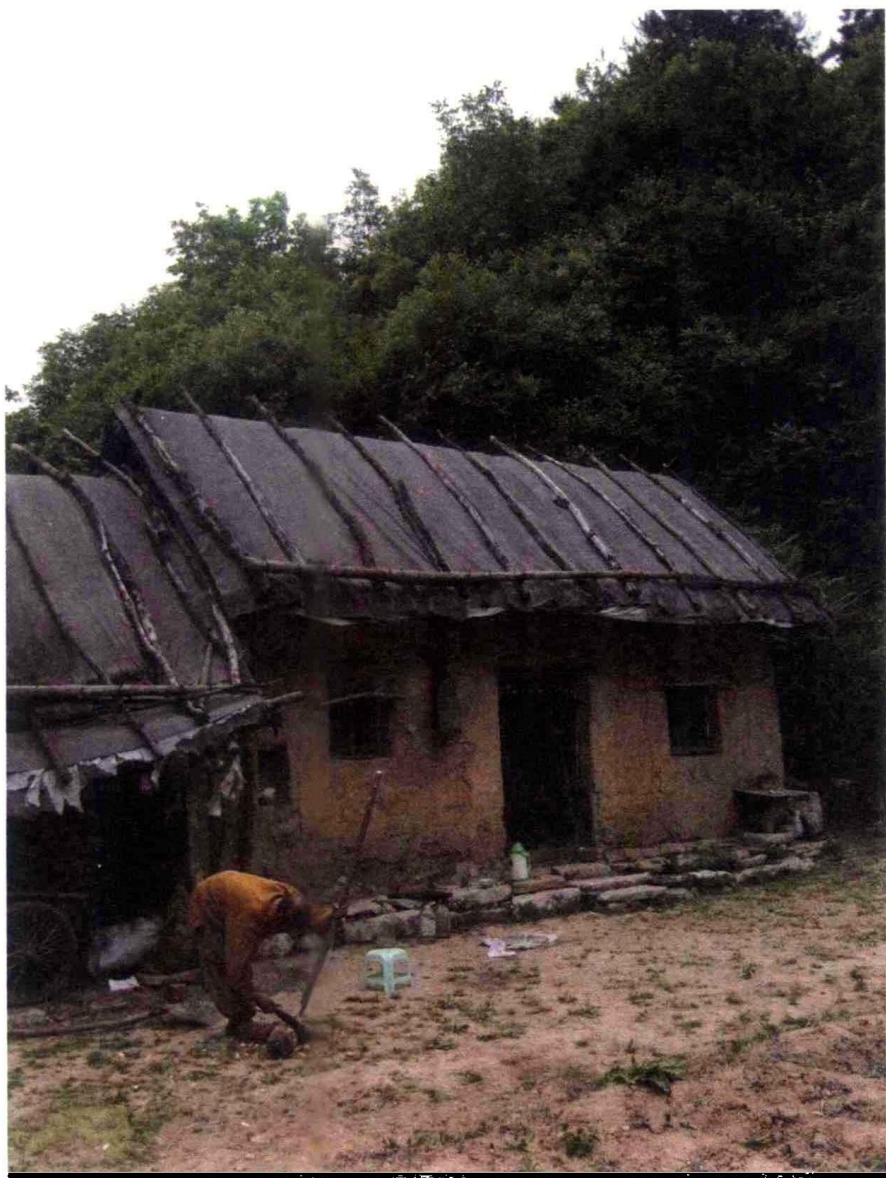
他在用斧子劈一根木棍，要为铁锹重新配一个柄。茅篷边的小凉棚用来放杂物，有一辆在这个年代几乎绝迹的独轮车停在里面。我看着年代久远的茅篷说出了我心中的疑虑，这个屋子不漏雨吗？漏，但问题不大，他说。

他的弟子告诉我们他最近忙着修整这里，大雨将院坝一角冲走了，他才用石头砌上。我看到那里已经用土填平了，看来这独轮车对于他来说很重要。

我又问他在这里是如何苦修的？他说，我没有苦修，我在这里生活，有时念《心经》。

他似乎对其他事没有一点兴趣，只关心他手中的活。





苦行僧

暮色像一只大鸟，落下来盖住了山谷，我们要下山返回清静茅篷并在那里享用一顿晚餐。

宏慧师父已经与戒如约好了明天早上下山的时间，我走出很远，回头看到苦行僧还在那里干活，他似乎不准备停下来，也许他的眼睛里没有夜晚这回事。

晚上砌水池的工人回来了。我在清静茅篷的石桌前与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完简单的晚餐，然后就坐到床上去。山中人与动物的作息时间一样，狗这会儿也回到窝里睡觉去了，夜鸟还在叫，我很快进入梦中。半夜狗叫起来，那应该是熊下到茅篷底的河边上喝水了。

早上我在一片鸟的合唱声中醒来。啄木鸟用嘴敲击树木，那声音像一位和尚在敲木鱼，不知道啄木鸟是不是也在念经。割麦鸟也在叫，声音清越，有金属的质感。

我还在鸟的合唱声里没彻底清醒过来的时候，戒如敲响了茅篷的木门。

早餐是馒头、咸菜和面条。茅篷里的粮食似乎非常硬，我吃了一碗面后，半天不觉得饥饿。

吃过早餐，我和宽济、宏慧、戒如一起下山，下山时宽济师父指给我看路边的药材，有金银花、党参，以及黄精等多得我记不住名字的草药。

路过宏慧尼师的新茅篷，她告诉我过段时间要在那里建一个库房，

还要将附近的核桃树从山民手里买过来，让这里成为真正的道场，届时这里就可以为十方提供方便了。

我们在村口等到了开往山下最早的一趟班车，车子里还有从山谷更深处走出来的隐者，我们一起挤在摇晃的车里，身边有山民要带下山的鸡和小猪。我们和它们一起摇晃着，到喧闹的平原上去。

到了山下的汽车站，宏慧的父亲从家赶来，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居士来给女儿送度牒。出家人有度牒才能在寺院中挂单。我们从汽车站转车，去往离这里不到百里的户县草堂寺。车在两边长满麦子的公路上行进，然后在一条河边抛了锚。车子的脾气比司机大，虽然司机不停地在抱怨。他责怪这车不是一头听话的小毛驴。我们站在路边，等到一辆来接班的车，继续前行。

草堂寺是终南山下一座重要的寺院，也是佛教史上重要的丛林，因为它是鸠摩罗什的译经道场，因而成为三论宗祖庭。

我与宽济师父游览著名的“草堂烟雾”遗迹——竹林中有一口井，长年弥散云雾。据说那个井底曾经住过一条龙，从龙口中吐出的云雾自井中升起来，与不远的终南山上的云雾连接，使这里成为关中八景之一。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现在龙可能飞走了吧！井口不再吞吐烟雾，被立上了一座八角形的碑，并造了一座亭子，上面刻满了古代文人墨客对“草堂烟雾”的迷恋和赞叹。

我参拜了所有佛像之后，就打算离开这里，回到繁华的都市去。宏慧她们在寺院的客堂那里都挂了单，安排好了住处，在那里参加为期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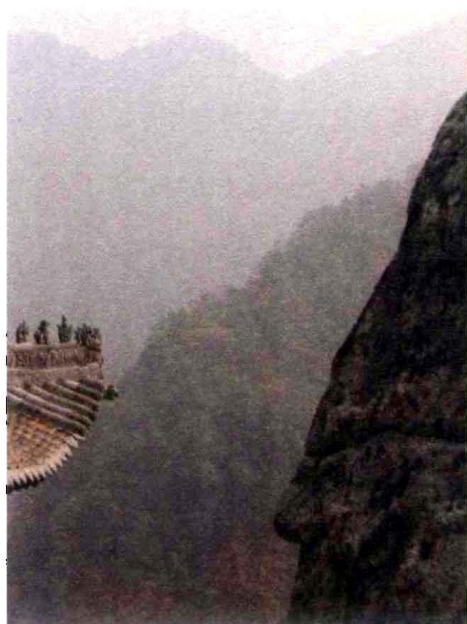
天的法会。

我不太习惯大寺院的感觉，这里的确没有像在山上的茅篷那样自在，在那里我好像回了家。

宽济执意要送我，他一直送我到寺院外的大路分叉口，我们施礼道别。当我转过身去将要上路时，竟然有很多心绪，那是离别的感觉，像晴朗的天空瞬间涌满了云。

起风了，路上的尘土飞扬起来，我回头看宽济渐远的背影，云一样的土遮住了我的眼睛。

## 第二章 云起山林



进入终南山一天路程的范围内，南五台的后山及附近的山谷中集中了无数隐士，很多都是远道而来并选择在那里开始他们的隐士生活。听宏慧尼师说，在石砭峪河流两岸的山谷中有一位修苦行的隐僧，十多年了，无论四季，打赤脚来去无踪，当地人见到的也不多。我想象着在深林鸟道上遇见那位传说中的修行者。

在长安汽车站我坐上了直发青岔的班车，看到司机手腕上的佛珠，我们攀谈起来。司机是居士，他曾经见到过那位传说中的赤脚隐僧，但他说人们想找到他比登天还难。他建议我不要去冒险，他说隐僧住的地方你是找不到的，那里根本没有路。他不愿意透露那个地方。他每天开车往来山里山外十多年了，我猜测他还保留着更多山中的秘密，而他不愿意再多说。

前些年，自从有人知道那位赤脚僧以后，很多人进山寻访他，山里因此不再清静。

公共汽车在路边的几间土房子前停下来，终点站没有站牌，通往山谷深处的路没有车辆可以到达，只能步行，我打算一直走到山谷最深处的茅篷，从那里开始拜访。

山谷里的路一直沿着河流往上，这里距离山外七十里，这条河比我在山口看到的要大得多，水声震天，走在河边听不到河水以外的声音；河水染上了山的颜色，绿得发亮，但能看得清水流下的石头。



藏着隱士的群山

青岔上去的第一个山村是仙人岔，这里就是那位传说中的赤脚僧出现的地方。再往上是老龙桥，山民的房子全部建在河边上，河水在房子的阴影中流淌，河上有座石头桥。

河边，我向一位年轻的山民问路，他告诉我这里的村长是居士，他对这里的茅篷很了解。在老龙桥西边的山谷深处有很多茅篷，从山外来的很多修行者到这里都会先来找村长。

正午时分，我拉着自己的影子在山路上独行，路上全是拳头大小的鹅卵石，走上去脚被硌得发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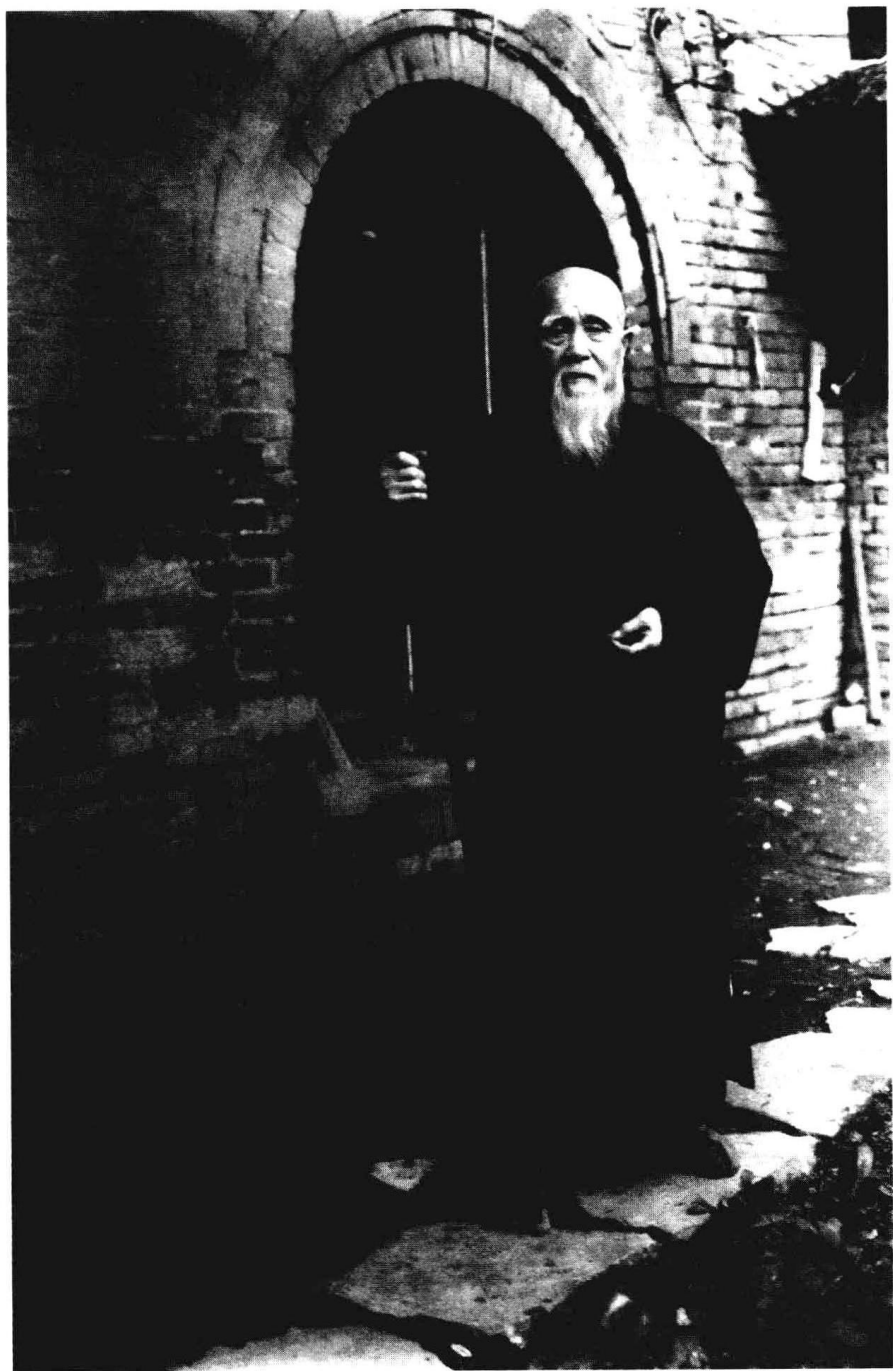
老龙桥是这条山谷里的最后一个村庄，我在路边上一个小商店里坐下来吃泡面。商店的女主人说村子里的老人讲村子对面的山谷里有一个天然山洞，解放前住过一位隐僧大愚法师，不知道在那里住了多少年，后来有人从外地来寻访隐居者，已经不知所踪。

关于这位隐僧，南怀瑾先生在抗战时期的四川曾跟随过他一段时间。民国初年，很多人都知道他参禅悟道出了神通。出家前大愚法师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次长，出家后他因为苦修“般舟三昧”法感应普贤菩萨现身，传授以心中心密法。后来他被尊为印心法门的初祖。

20 世纪 50 年代，大愚法师在他成都的弟子家里留下一首诗之后飘然而去。

拈花怎么传，不妨密且禅。

归隐扬眉际，相逢瞬目边。



终南山里的隐僧（郭风 摄）

一期从古棹，三界任横眠，  
临行无剩语，珍重一声○<sup>①</sup>。

可以肯定的是后来他在这个山谷里隐居了很多年，有住山多年的修行人说曾经在终南山的群山中见过大愚法师，也许直到现在他仍然在终南山的某个山谷里。

我往对面山看去，那里只能隐约看到山的轮廓，几乎看不出山谷的入口，云雾将更高的山遮起来，一片苍茫。

吃完泡面我继续上路，商店的女主人告诉我向前经过最后一户人家后不远，有一条往东的山谷，那里叫大板岔，再往上就没路了。

我按照指点一路向前，山越来越险峻，河谷越来越深，水声回荡在两岸山上，又往天上飞去。这是一条专为运输车开凿的石路，有的路凿在山崖下，头顶上巨大的山体、松柏树组成的森林在黄昏的时候显得更加神秘，除了头顶的太阳其他地方犹如黑夜。这条路上没有一个人，只有飞鸟，我热切地想看见一位飘逸的行者，即使遇见山民问路也好。

我看看时间已经下午六点了，这条路看起来依旧没有尽头，我怀疑自己已经走过了通往大板岔的山谷。我开始为晚上找不到归宿发愁。树林由绿色变成了黛色，夕阳将远处的山峰照成金色，路上偶尔有拉石料的车路过，我极力向大卡车打招呼，然而马达声将我的声音完全淹没了。车从我身边开过去，留给我一身的烟尘和绝望。

---

① “○” 读音同“圆”。



我想即使找不到大板岔就往回返，天黑后到达吃泡面的那个村子借宿也好，这样走下去前方没有人家，我不知道要走到哪里。

喝完瓶子里最后一口水我开始小跑着原路返回，出了幽深的峡谷还可以看见太阳，阳光斜射在山坡上一束束的，像月光一样清凉。

终于，在转过一座山峰后我在路边上见到一位女子，她站在那儿，旁边停着一辆车，我向她问路。她是妙居士，她说一会儿师父过来会回答我。

这是一条隐秘的山谷，两条河在这里汇合，通往山谷的小路完全被河水淹没了。河边的树木很茂密，如果没有向导的指点，站在路边上根本看不到身边的山谷。河水从山谷里流淌出来，由于河床平坦所以水声很小。我站在路边茂密的草丛中轻易地就能将自己藏起来。

山谷的河对面驶来一辆摩托车，车上的中年人胡须很长，笑容像微风一样舒展，让我好奇的是他脚上穿着凉鞋。妙居士说这位就是常师父。我庆幸晚上有了归宿，菩萨慈悲不会让我露宿荒野了。

茅篷离河边不远，还在建设中，河上没有桥也没有大石头可以跳过去。河水很深，已经十一月了，也很冰凉，常师父刚从山外采购建筑材料回来。我和妙居士一起跨上摩托车后座。摩托从水中过去，路在河底，水将我们的膝盖都淹没了。我明白常师父穿着凉鞋的原因了。

这条河比我在山外看到的宽出很多，路沿着河往上延伸，河水的波纹和涟漪很快就平复了。山谷里风多，从河面和我们头顶的树上吹过去转眼就到了对面的半山上。

河水上建了一座小房子，那是专为茅篷建的发电站。茅篷里从不缺电，这条河水势很大，四季不减。

茅篷建在半山的一个山崖下，山门上写着“普贤南若”。山门口有座清净的小庙，供着三位菩萨，门上挂着绿纱。门口停着一辆机动三轮车，上面装满了木料，院子里聚着很多人，有几位干活的山民，还有两位年纪比较大的居士。我们一起将车上的木料卸下来，之后我随妙居士到后院里喝茶。

茅篷建得像一个鸟巢，它的后墙就是山崖。山崖的形状像月亮一样，面对着南方的山峰，茅篷的屋顶上有一股山泉，通往后院要经过石崖下的回廊，回廊里种着竹子，竹子长得非常茂盛，几乎要撑破屋顶了。前院有六间砖瓦建造的房子，后院同样是六间。后院的大房子里供着佛菩萨，窗子上的玻璃像水晶一样透明。院子里的植物全部是竹子。

茶是上好的铁观音，水是屋顶上的泉水，被一根管子从屋顶上接下来，据说下雨的时候屋檐上就变成了瀑布，山崖上的水从这里下来经过院子再流到河里去。

我的住处被安排在后院，屋子里有写字台、卫生间，床很舒服，只差电视就与宾馆无二了。

我在心里对终南山中众多的茅篷打分之后发现，这个茅篷无疑是我见过的建得最好的，有人称莲池茅篷是五星级茅篷，那么这里应该被评为六星。

我将我的想法告诉常师父，他呵呵大笑起来。他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再不好好修行那就真的不可饶恕。他和他的师弟及弟子住在这里，



我想妙居士和两位年纪大的居士应该是他们的家人。

他们在这里居住多年了，三年前开始建设，最近刚告一段落。十多年前常师父在庐山出家，后来来到这里——大愚法师曾经的修行地。追溯至更远的年代，这里一直有人修行，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常师父告诉我在山里人与自然有着微妙而神秘的关系，你的道德与你能享用的自然是相应的，有些人到了某个地方，本来缺水的环境会突然出现泉水，而有的人到了好的地方，原本的风水也会跑掉。

他说在观音山，当年圆照法师修行的那个地方附近，有他的弟子继续在那里住山，在他的门外经常有黑熊来送柴。

在这条山谷的更深处，沿着河流走很远，还有道士住在那里，他劝我不要轻易去，那些地方几乎找不到，容易迷路。他曾经看见过有人从下面的河谷深处走出来，但那里根本没有路，由这里往山谷更深处估计几天的路程也不一定能走到。

道家的修行者一般选择住在靠近山顶的山洞里，那些地方只有飞鸟和山鼠能到达，没有人能走的路，一般人想找到他们是不可能的。

这里的铁观音也许因为是用山岩中的水冲泡的缘故，分外甘甜，很快两壶都被我喝完了。

吃过晚饭，常师父的师弟和弟子去屋里打坐。月亮出现在对面山顶上的云中，像一颗种子在生长，一点点地亮出明净的一角，慢慢地越来越多，而山顶上的松树将自己的影子拓在月亮上。

茅篷下的河水在月光中声音清脆，像隐士在抚琴、淑女在调筝、编

钟鸣响，以及蝉在歌唱。

常师父说生命无常，持戒修行如救头燃。人的二十四经脉实际上是人的思想之结，你开悟一点经脉就打开一点。心物是一源。目前的修行是将心从外界拉回来关注自身，认识这个身体和住在这个身体里的那个“我”。我们一生错认为这个身体是“我”，这个身体是“我”的身体而不是“我”。我们一辈子为它吃、为它穿、为它舒服、为它看病，老了还要被它困住，为它痛苦、摆脱了它之后还认作“它”是自己，如果住进畜生的身体又认为畜生是“自己”，又生生世世轮回。

两千五百多年前，佛陀看到生命的本来面目，关于生命、关于宇宙他全部洞彻了。佛经中将宇宙的所有生命都说到了。关于人类的过去、地球的最初的状态，一些外道通过禅定看到亿万年前的地球是水，禅定更深的看得更遥远，看到地球是火。只有佛陀看到了一切本来的样子，地球是众生业风所感演化而成。一切都是无中生有，都是假相。

禅定如同湖水，水越静，杂质越少，杂质越少看水底看得越清楚，静的程度决定了禅定的深度。

在佛法中时间没有被限定，你的心往过去时间则往过去，心在未来则时间往前，心在当下则时间消失，也就是一念万年，万年一念。每当夜晚时开始静坐，一念不起时这一天做过的所有事情都会像看电影一样一一呈现。早上同样如此，当天将要发生的事情也会出现在你的禅定境界中。

常师父说平时茅篷的门是关闭的，他们很少与外界联系，每到冬天

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打禅七，整晚坐香到天明，以七天为周期，有时候连续七个禅七。

晚上我上床开始打坐，然后听着河谷里的水声入眠。第二天清晨四点，常师父的弟子就开始在院子里练太极拳。我则开始接着喝昨天晚上没有泡完的茶。

吃完干硬的馒头和咸菜，我背起包向三位修行者合掌辞别，常师父的师弟看见我行礼笑了。他笑得意味深长。他们没有用佛家的礼还我，他们一点都不在乎形式。

“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当勤精进，如救头燃。但念无常，慎勿放逸！”这是我在普贤兰若里看到的文字。

恰好常师父要下山办事，我有顺风车可以搭。过了河，我坐上了常师父的吉普车返回昨天吃泡面的地方。

我又坐在昨天那张桌子前，请小商店的主人泡了一碗面，一分钟它们进了我的肚子。我向这位村民请教去梅花洞的路，她一一给我做了指示。从她那里我知道了以前住在梅花洞的师父已经走了，前不久刚来一位卧龙寺的和尚住在那里，前几天有人上去了。我谢过她，然后立即上路。

我很想找一位向导，但是村民也许嫌获得的报酬太少，没有人感兴趣。我只好依靠自己。

这也是一个幽深的山谷，草木很茂盛，我需要用手杖在前面拨动草丛才能走动。路上有不少为死者撒下的白色冥币，生死无常，任何地方

都不遗忘，哪怕在深山中。

在山谷稍微开阔的地方，一座坟墓挡住了去路，路消失了，除了小溪和茂密的草没有一点人的痕迹，而那草深得可以将我淹没。我四处寻找，没有任何收获，只好返回来在坟墓旁坐下来。我多么希望旁边躺着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样的话不仅可以问路还可以聊聊。我开始在心里诵《地藏经》给这身边的亡者，希望他能指路给我。

诵完经我又尝试找路，在小溪对岸，隐隐约约的路总算被我找到了，看起来像动物踩出来的。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在这样一个无人的山谷深处，我只能向前。

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有草断折的痕迹。从河谷里下去，有时候路出现在水中的石头上；而到了溪流的上游则完全看不到了，满天满地的草丛也没有了，只有遮天蔽日的树林，大石头布满山谷。

山谷越来越深，有的地方只剩下几米宽，很难看到天空了，抬头只能看见一片墨绿的山影。

终于我看到一条排列在水草中的石头，显然它们是被搬过来的，雨季的时候它们就是一座桥，在这个空寂的山谷里只有在这些石头上才能找到一点人类的气息。过了列石，我坐下来休息，山谷深处远远走来一队人影，这给了我巨大的鼓励。走到我面前的是两位居士和一位僧人，我向他们问路，这位僧人的回答让我沮丧得直叹气。他说不用上去了，上面没有人了，梅花洞锁着，黑风洞也没有人，洞主们都下山了。他们说他们是来这里闲走的。

我只好跟在他们身后上山。这里的山叫五峰山，据说那里有两个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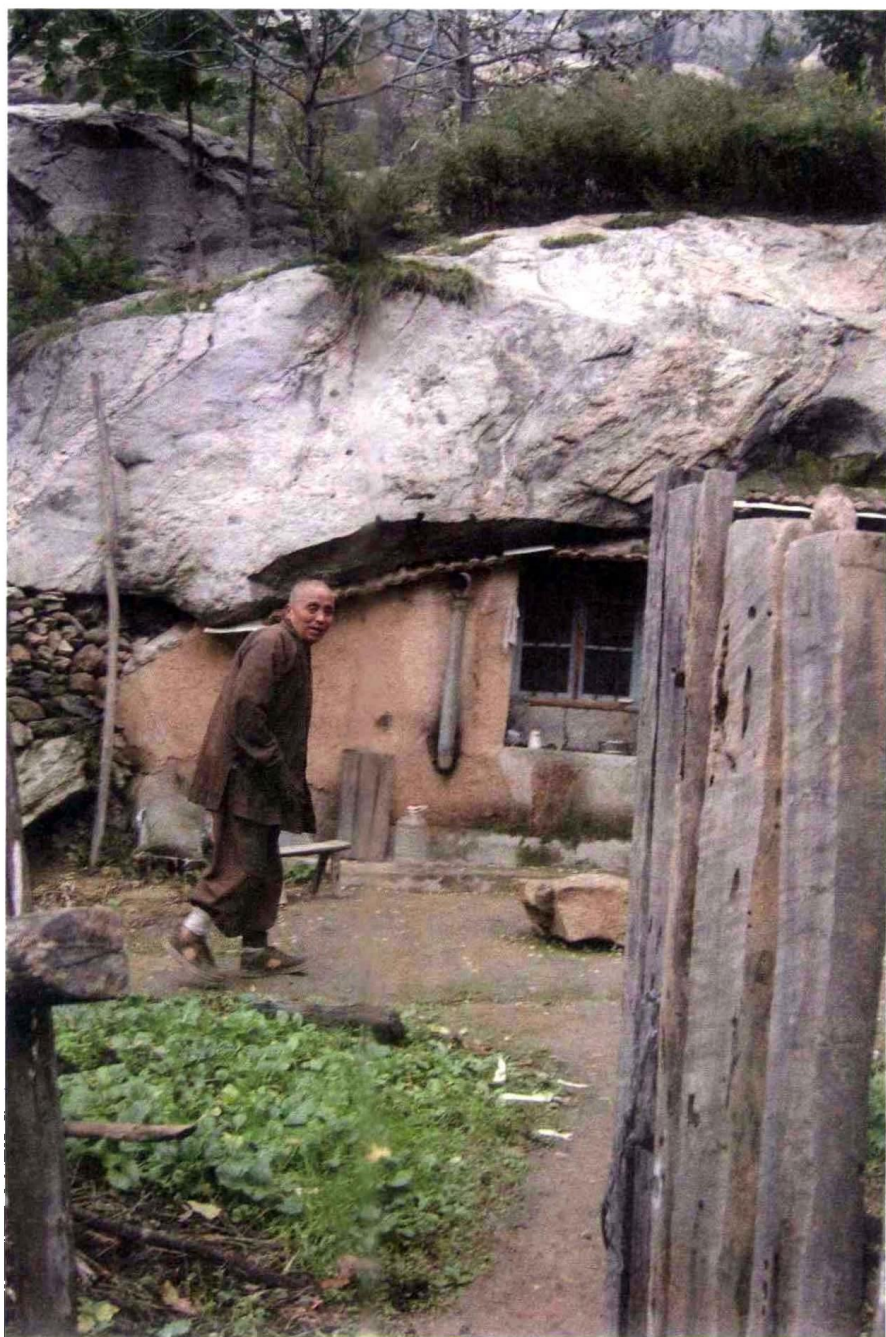
然的古洞，上面的是梅花洞，下面不远处是黑风洞，它们是终南山最古老的山洞之一，那里曾经住过无数修行人，有的人选择一生住在那里，那里没有钞票、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没有让人欲望横生的食物，只有鸟兽、白云和清风，几乎没有人愿意花半天的时间去爬这样一个几乎没有路的山谷，即使那些以登山为乐的驴友似乎也对这里没有产生兴趣。

路上我与这位僧人聊起来，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号。没有见到梅花洞的主人，我表示自己很遗憾。这时他说其实他就住在梅花洞。显然刚才的那句话完全应该被“计划”掉，我为自己的笨拙不好意思起来。

因为人多的原因，走同样的一条路，感觉并没有上山时那样漫长，我们用了大约两个小时出了山谷。在山谷重新看见灿烂的阳光，我的眼睛变得有点不太适应，又回到曾经多次吃泡面的小商店。与梅花洞主辞别，我坐在商店里继续吃另一碗泡面。商店的主人对我已经不陌生了，我又一次向她了解附近的茅篷，从这儿下去的村子以北有一条向东的山谷，她说那里是仙人岔，那位传说中的赤脚隐僧就住在那里。不过她告诉我大约半年没有看到那位隐僧了，似乎没见过他出山。

尽管找不到向导我还是打算再一次碰碰运气，虽然我对这次的行程没有一点点信心，但是别无选择。

正午的太阳下，我踩着自己的影子前行，山民们都在午睡，村里连狗都看不到，我被太阳晒得快弯曲了。喝了点水稍微感觉安慰些，我的脚和腿似乎已经与我没关系了，只剩下机械的移动，但我不能停下来，今天总要有点收获的。



无名茅蓬

这个山谷的草真不算高，只齐腰，我看着自己的影子在山路上，想象赤脚僧曾经在这条山路上踩踏过，他的衣服应该很破，他一定很瘦。

我用手杖敲击着路边的石头前进，正午的时候路上一般多蛇，我得告诉它们我进山了。

这个山谷里的草都生长得不算疯狂，草树之间有很多比房屋还大的白石头，我经常以为其中的一块是赤脚隐僧的住所，但看着路依旧向山谷延伸上去，没有分岔路，我继续向前。

听说有住山的道人为躲避上山拜访的人曾经显示神通变做猛虎将来访者吓跑。

宋代的时候住在华山上的著名道士陈抟，因为高卧华山久修“蛰龙法”而被誉为“睡仙”。《宋史·陈抟传》说他“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他曾经辞唐明宗之诏不入红尘；后来，当周世宗终于见到他时，他却在大殿的榻上睡着了，这一觉他睡了几个月。后来宋太祖又三次诏见而他始终拒绝入汴京。

民国的时候，虚云老和尚在嘉五台后山的狮子茅篷禅定，几十天才出定，听到传闻后上山拜访的人像赶集一样往返于通往狮子茅篷的山路上，他只好悄悄拿上方便铲，背上背夹深入终南山西边终年积雪没有人踪的太白山去了，结果没有多久又有人找到了他。

自古以来真正住山的人隐进深山就是为了躲避世人的打扰，但是他们隐得越深，山外的人就更努力地想要找到，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我感觉我和那些深山里的隐士就像在玩捉迷藏的游戏。

草在山谷开始分岔的地方疯长，古老的藤蔓比我的胳膊还粗，巨大的树木倒在深草中腐烂，草像水一样几乎将我淹没。我手中的手杖起不了多大作用，草太高了很难将它们分开。

草丛中散落着薄木片和一些木头，这个地方似乎曾经是一座很小的茅篷，我想以前也许有人住过，它离河水很近，取水方便。在山脚的乱石中我发现了用石头垒起来的墙，说明这里曾经有人住过，现在墙已经破败不堪。

从草中的小径开始分岔的地方，我进入另一个山谷。从这个山谷向山上爬去，一点也看不出有人走过的痕迹，草似乎将曾经有人踩过的地方都封上了，往前一步都困难，我判断那里不可能有人的踪迹。

这个山谷几乎看不到阳光，树木将很狭长的山谷全部盖住了，地上落满了松果、松针和多年以前的树叶，泥土很潮湿，泉水从山谷前面流下来与路相互缠绕。石头多的地方生满了低矮的竹子，松树长得很盛，没有给其他树木留下空隙。

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下，有一些木头着了人工的痕迹，它们被搭成了房子一样。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同类的环境下，我即使看到一点有人住过的痕迹都觉得安慰与温暖，似乎曾经住在那里的人才刚离开。

在大石头的上面我看到一个用小石头砌起来的灵塔，在松涛中很安静地站在那里，上面看不到文字，不知道年代。

再往上，地势变成了平台，在草的上面我看到一座石头房子。我惊喜起来，但当我走近时，泄气了。石头房子的门没有锁，我推开木头门是一个石洞，洞口用石头砌出了门和窗子。



深山中的岩穴（心一居士 摄）

洞中有火炕，彩绘的佛像还在，有残破的陶瓷，石壁上写着佛的圣号。洞的一角还有水的痕迹，那里太潮湿了，生了绿色的苔藓，如果挖下去或许会有泉水。这个曾经的道场太破败了。

地面上有不少粪便，我想应该是鹿在这里待过。这个石洞有一半的屋顶已经塌下来了，废墟里生满了草。或许几十年前或许几百年前这里曾经是道人们的天堂。

“仙人岔”，我念着这个山谷的名字，开始顺着另一条通往山冈的路走去。结果很快发现，脚下的这条路不是人踩出来的，它全部由动物蹄印组成，我被草差点绊倒在一堆庞大干枯的动物粪便上。也许满山的草木都在看我的笑话。

我开始顺着原路下山，没有见到赤脚隐僧，连他的衣角都没看到。我捕风捉影，得到的只是“赤脚隐僧”这几个字。

太阳已经斜到山背后去了，山谷变成黛色，我快被疲惫打败了。最后我终于回到大河边上一个叫老龙桥的小山村，我想寻找一个可以借宿的地方。

在村口我远远看到四位出家人，他们戴着斗笠，提着水桶，我向他们施礼。山谷深处在开凿隧道，他们要去上面的工地干活以换取生活费。我问他们在哪里修行，他们指向河边的村庄，我们各自往相反的方向继续行走。听说老龙桥西面的山谷里有很多茅篷，我想晚上住到那里去。

村口的台阶上几位老人坐在那里，我向其中一位农妇打听上山的路。

她带我经过她家的院子，告诉我这个村子里的人很多都是居士，我按照她的指示开始登山。

我想登上山上的天池寺去，据说那里有几间房子。天暗下来，四面的山看起来有些模糊了。走过一个山角，路边的大石头上两位僧人正在打坐，手杖放在石头边上。我停下来向她们问路，她们说山谷里的茅篷是很多，但我一个陌生人很难找到住宿的地方，没有人愿意向一个陌生的人提供住宿。这时上到天池寺是不可能的，而我也没有任何照明工具。

我的心往下沉，似乎看到自己站在山谷的茅篷周围却无处可依，她们的提醒让我觉得自己对于这座山是个陌生的闯入者。

我于是辞别她们开始下山，天黑的时候终于到达村口，我想只有找村长借宿了。顺着村民手指的方向我遇到村长的家人，村长不在，我说明来意，对方的表情让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这时候天黑了，已经没有通往山外的车了。我开始为自己的住宿发愁。

在村口，我向依然坐在房屋台阶上的一位老人打听这个村子可以住宿的地方，老人说村子没有多余的房子给人住。又因为我是陌生人。

我于是又回到刚才路过的村长家门前，那里聚集着很多人。我向一位年轻人打听哪里可以雇到车下山——我看见他从村长家里出来，想他对这里很熟。他答应替我联系车。

他开始打电话给河上游村子的一位车主，报价是一百元可以将我拉回山下的西安。车一个小时后才能到这里。

我坐在村口问老人家借了一把凳子坐下来等车。



知道了要花一百元车费下山，老人感叹起来，要知道这样，我可以在她家免费住宿的，但现在同村的这个人帮我叫好了车。她快哭了，说自己今年八十九岁了，念了几十年的佛，今天做出这样的事。她不停地合掌忏悔。车很快来了，帮我叫车的年轻人搭我的顺风车一起下山，上车前老人嘱咐我再进山一定住她家里，她家还有三间房子在河上游，如果有出家师父要住可以免费长期住那里。

车开出很远，老人还站在那里。

一天宏慧尼师打来电话告诉我她的茅篷已经开光了，名字叫宏济禅舍，她希望这座普通的茅篷能够弘扬正法，并且能够庇护更多想修行的人，虽然它很小但是可以为一切过往的修行者提供有限的帮助，她希望我去住几天。

于是我用了很少的时间又一次坐在宏济禅舍的餐桌前。用过午膳，听宽奎居士说莲池茅篷的主人在，我毫不犹豫地上山拜访。

我向着建在山岭上的莲池茅篷方向开始攀登。路在山谷深处，经过两家山民居住的房子。上次在这里遇到一位农妇，她告诉我在通往莲池茅篷的路上还有一位僧人的茅篷。那位僧人因为精通中医经常被山外的人请去看病。

路上松果遍地，很多松子都被松鼠做了储备粮。在山道行走，沙土很滑，我随手拣了一根树枝做手杖。翻过两个山岭，终于看见山顶上红顶粉墙的莲池茅篷。

莲池茅篷建在山岭上，门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我敲打掩着的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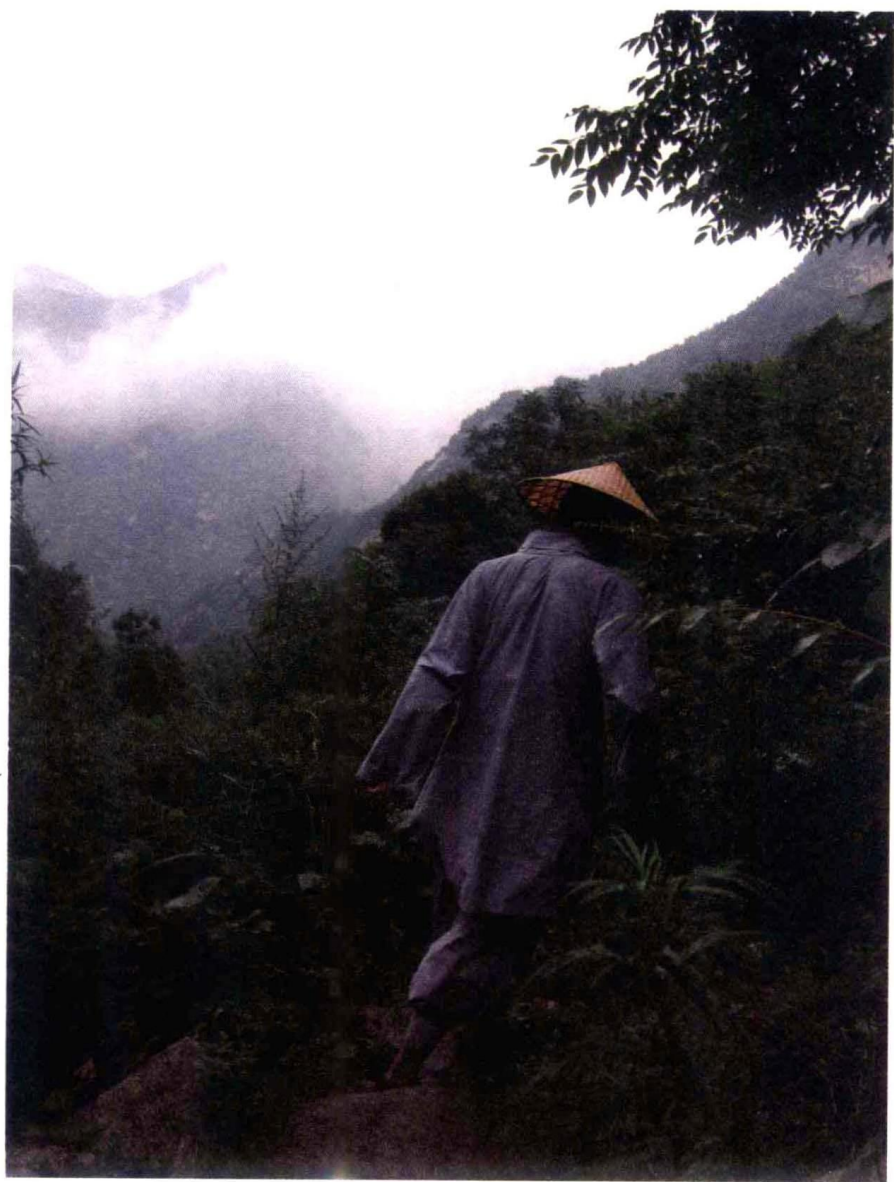
没有反应，念佛号也没有动静，我开始喊宽法师的名号。这时门开了，一位青年僧人出现，他说宽法师不在，这里只有干活的人。但我坚持不动，他大概看出如果不让我进门我会赖在门外不肯走，于是他让出进门的路说，有事就说吧，我是个简单的人，没有那么复杂。

这个茅篷院子很大，靠近山崖的四周没有围墙，看得见对面山岭上依稀还有茅篷。院子里有几个工人，宽法师说他想将这里的饮用水设备改造一下，使它能够供几百人饮用，接下来他将在这里建设一个禅修中心。这里的地势比较宽敞，都是他刚来的时候一块一块搬石头垫起来的平地，以前这是个山凹。他酝酿着这个山里最大的禅修中心，将来打算发工资招收学员来修行。佛法在这里是极其活泼的，只要有人来学习佛法，他们就负责一切直到他从这里毕业。

他的同修道友其中一位是曾经在净业寺做主持的北大毕业生开龙，一位是现任的住持本如法师。开龙现在在新疆做一个寺院的住持，本如则是律宗祖庭净业寺的主持，是公认的武林高人，以前有人经常看见本如法师带着一帮武林中人啸傲山林。

他说只要你想做事，钱不是问题。他的家族曾经是旧上海的肥皂大王，六岁的时候，他对母亲说以后要在南山上盖一座房子来住，家人很怕他出家，但当他长到能自己做主的时候终于还是穿上了这身僧衣。

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身上只有三十多元钱，于是买了一口袋土豆背上山，天天吃土豆过日子，听宽奎居士说他曾经在这里三年不倒单。在定中他曾经看到自己几百年前的情形，他说前世依然是出家人，那时他讲法，现在他念佛，一句佛号可以念一个通宵。



云游者

离开的时候宽法师问我念佛多长时间，他说，如果你一天中不能念佛十二小时，我们能谈的就很少。最后他教我如何念佛，一串佛号从他嘴里像泉水那样涌出来，一串佛号未落，呼气时另一串佛号响起来，一呼一吸都在念佛，这是一念。他说当年印光法师就是这样念佛的。这犹如一串佛珠，你要将它串起来，不能断。

出门时宽法师指着东方的群山说，在这个山谷住山时间最长、修行功夫好的就是藏元师。你要去找藏元师，他是我们这里的“老大”。

冲着“老大”这个称谓，我向山下走去拜访清凉茅篷。

下了山岭过了河，按照宽法师指点的方向我从山谷深处上去，路过不修茅篷时天色已晚，上次见的那位老居士正在院子里。尽管已是黄昏，她还是一眼认出我来。得知我要去清凉茅篷，她说正好山外捎来一封给藏元师的信我可以顺便带上去。

这封信赶得正好，它可以帮我敲开藏元师茅篷的大门，不然我很有可能进不了门。宽法师说藏元师是位老修行，他很少下山也不太与同道交流，很少说话，也不愿意见人。

至于这封信能不能让藏元师开口传道这要看我今天的运气。

山谷在一个山崖下拐了一弯，一条更深的山谷藏在树林的深处。一个平坦的山凹处，我看见了苦行僧的茅篷，现在它的门锁着。上山前我在兴教寺的大殿里再次见到了他，他的双腿因为常年住山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现在他在那里看殿，估计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能住在山上了。

天已经黑了，路在山谷里突然消失了。草太高，我的脚在草中踏下

去就很难迈出另一步，只好退了出来在山谷里细细地搜寻。接下来在苦行僧的茅篷上面我发现了一个小茅篷，于是我从草中连滚带爬地上了茅篷的院子。在两间矮小的茅篷门前的凳子上坐着戒如师，她正在诵经，我的突然出现让她吃了一惊，她说她在这里闭关。她竟然在这样的夜色里看得见经书上的字，这让我也吃了一惊。

原来路被关在她的院子里，两边的路被她用篱笆挡起来。她说演信师茅篷在等待着另一位将要进山的师父来住。她打开篱笆送我出门，篱笆在我身后重新关上。

如果不以这个茅篷为参照走路我会吃大苦头。

顺着山谷摸黑上路，我担心野猪来挡路。它们要是让我留下一条腿或者身体哪一部分做买路钱我都无法拒绝，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地像敲鼓，像在给我加油。晚间风很凉快，到达山顶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

清凉茅篷坐落在一片废墟和一片菜地中间，走进之后我找不到它的门。在窗户前我念佛号与屋内黑暗中的师父藏元法师打了招呼。围着房子转了一圈之后，我终于看到门，山门在崖畔上，关着，我以送信的名义进了门。

使我好奇的是在夜色中藏元师的脸发出一种光亮，他的气色好得让山外的人羡慕。我一进屋子，他就坐在黑暗中读起信来。

他在这里住了十多年了，他说住山其实很简单。

他的确不太喜欢说话。

在居士中有一个争议，很多刚开始接触佛法的人，读经典读不懂，

便很快失去耐心和兴趣，要依止大善知识才能得到引导。可是在这个末法时代哪里有那么多善知识，所以很多人有了困惑不知道如何着手次第修行。

我以此请教藏元师。

藏元师开示，先念佛开悟然后再读经典。念佛念到一念不起，无念而念，功夫到了自然生智慧，那时你读任何经典都一看就通没有障碍。

藏元师的声音洪亮而清晰，当他的声音落下去的时候，黑暗又回到了眼前。本来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他，这时我却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我想如果夜晚能在藏元师这里借宿，或许能继续求教。当我提出要借宿时藏元师说可以给我在另一间屋子里找个地方，但晚上他要坐香，今天说的话已经够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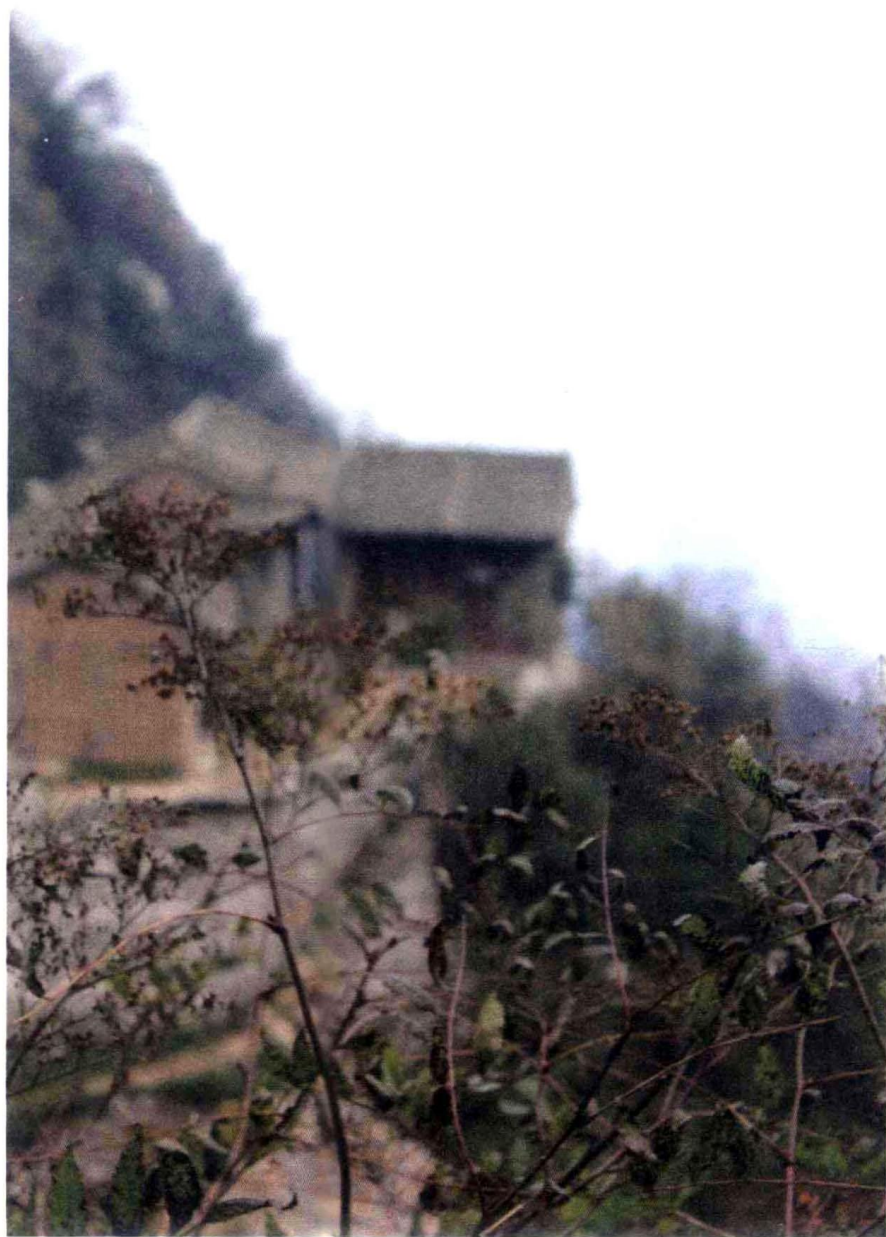
看来只能到此为止，我于是辞别，准备下山去宏济禅舍住一夜。

临走藏元师却要我带上院子里的苹果下山，顺便带给不修茅篷的守戒师和宏慧师。又顺便带上了他种的菜，他的菜吃不完，于是我背着一包苹果和一捆青菜下山。

下到山谷里叫开戒如师拦路的篱笆门，分些苹果继续行路。好在有上来时宏慧师硬塞给我的手电筒，不然我可能会滚着下山。

在不修茅篷卸下菜和大部分苹果，继续前行，回到宏济禅舍吃过专门等我已久的晚餐，睡觉。

第二天早上吃过面条，我打算去找两年前曾经走过的一个茅篷。这个茅篷在下面不远的山谷里，茅篷下有一个碾盘，住着两位僧人。



很多人甘愿一生住在这样的茅蓬里



问起宽奎居士，他说这个山谷中间没有茅篷了，茅篷都在河谷的两边。我有点困惑，我清楚记得它就在山谷中间，当时我还在那里喝过水，并与那位僧人有过短暂的对话。

那就怪了，如果地方没记错那就有可能是菩萨显现。我们在这儿多年，从没见过河谷中有茅篷啊，宽奎居士在我身后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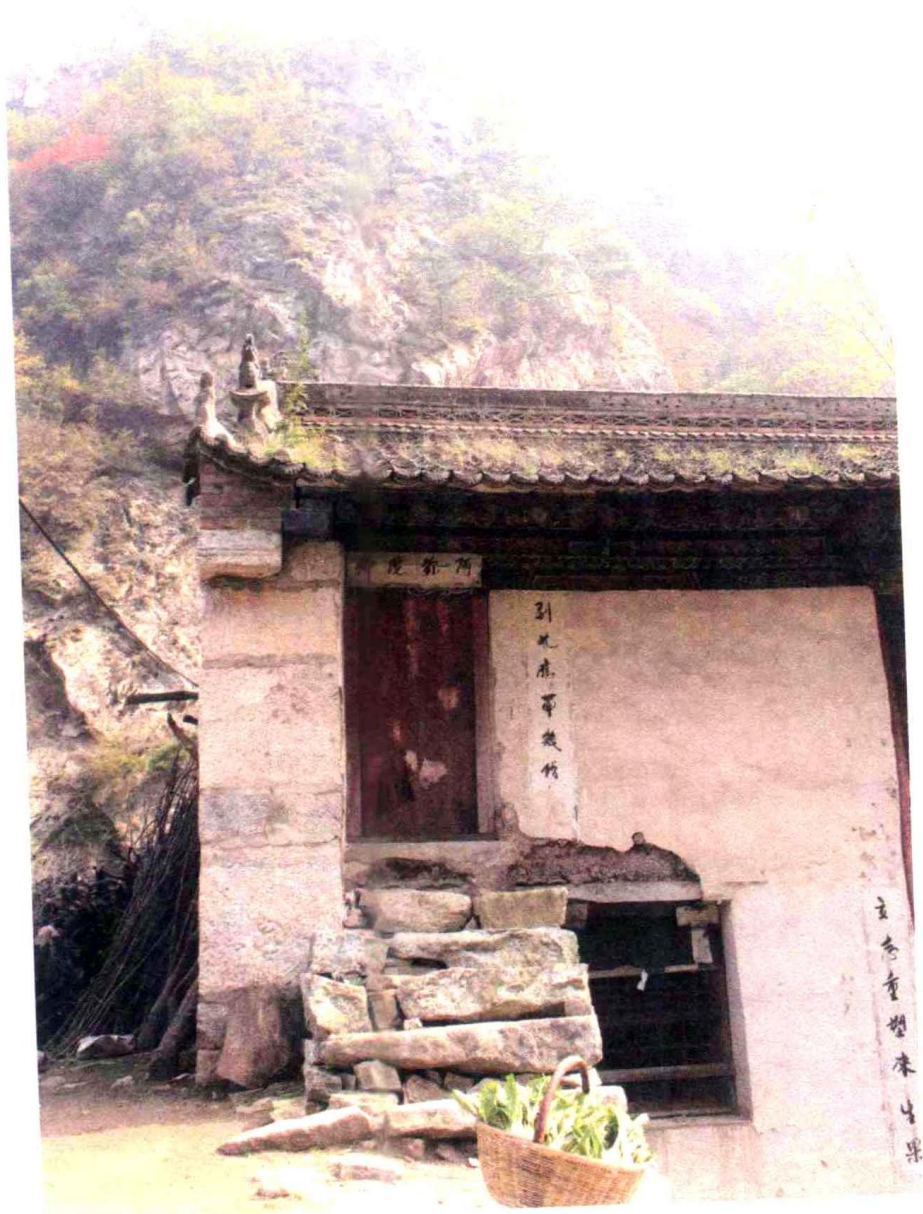
出了宏济禅舍我向山谷下走去，迎面走来一位负重的山民，我问起河谷中的茅篷，他说我要找的茅篷应该在河谷的上面，那里住着一位僧人。河谷中真有茅篷，只是我记错了地方，它在这个山谷的最上面。

谢过山民之后，我折身开始爬通往山谷深处的路。

这个河谷一定是太一神的后花园，一路上两边不时出现大石头，它们清洁幽雅，下面生着兰花一样柔软的青草，似乎有人专门将它们搬来放在这路边上给行者们做蒲团。我坐上一块平整的石头盘起腿趺坐下去，再也不想起身。

在路边一块大碾盘下边，我终于看到那个记忆中的茅篷，它一点变化也没有，门前有一个平台，屋子旁边种着几种菜，平台下面有一棵苹果树和桃树。

屋子门是关着的，窗子用木条散乱的钉着。从窗子看进去一片黑暗，我在窗外念一声佛号，屋子里传出了极其细微的声音，我以为是木头蜂在窗户里。一会儿声音从这个窗子移到另一个窗子边，我想那应该是僧人诵经的声音。我在门前站定，很久门打开了，出现的是几个月以前我在不修茅篷遇见的那位穿着棉衣的僧人，现在他换上了与时令相应的



茅蓬

僧服。

他也认出我来。他说自己在这里住很多年了，不曾与山外的人交往，平时山中游客来了他就逃到山梁那边的另一个茅篷去。几个月前有位居士找到他，在山外的大医院花去很多钱为他治好了病。现在住的这里是山民的房子，山中这样无人居住的房子空着好几座，想住哪都可以。他在帮助山民照看这里，别人都建造新的茅篷，造茅篷要花居士们的钱的，居士们都清贫，他居无定所但这并不影响修行。

他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法号，但我知道他的另一个名字，在别的出家人那里他的法号是“懒和尚”。我问，你知道懒和尚是谁吗？

呵呵，他说他们乐意这样叫我，很少有人知道我的法号，在来这里以前的十多年我为求道走了藏地的很多地方，见到了很多大成就者。在这里我居无定所，行踪不定，别人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你说一个出家人每天在做什么？我需要与任何人保持距离。

太阳照在对面的山崖上，该准备早上的斋饭了，他转身进了菜地，手上多了一把青菜，那是他的主食。茅篷前面的空地上，草长得很高，我认出一些是藜，乡民称它为灰灰菜，在乡村的田垄、路旁经常能看见，它们是我小时候在田野里的老朋友了。它们是懒和尚食谱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几棵半人高的灰灰菜经常被采摘，但却长得很好。我站在一边偷偷地为懒和尚和他的野菜拍了一张合影。

摘禾藜草的时候，我们身后来了一批背包客，他们想在这个平坦的地方休息。其中几个青年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他们站在石头上毫无顾

忌地采摘懒和尚的苹果，那是些在秋天成熟的果子，现在碧绿而青涩。

他们一定是将站在我眼前的懒和尚当成了透明人，我说师父你怎么不说说这帮人？

没什么可说的，你说他们，他们会因此对你生嗔恨，认为你不给他们吃，你也看见了果子没有成熟。

一次有位游客竟然愤愤地责问他，太奇怪了，你们出家人为什么跑到山里来？还怕被人找到？

遇到这些人，他说他就去山梁那边去了。不能因为他们而引发自己的嗔恨和烦恼。

跟着他转过一个山坡，我看到了半年前那位山僧住的那个茅篷。他去了没有人能找到的山的更深处，尽管这里已经够隐秘，但是他还觉得不够，现在这里也是懒和尚照看的地方。

这里看上去的确很清静，茅篷下面的竹子长得很好，周围都是清凉的风，泉水在竹林的边上。

懒和尚带我参观了这里，屋子里被收拾得很干净，连灰尘都没有。一切都是石头一样的色泽。

门上写着好几块牌子：“请勿打扰，修行净地”、“游客止步”，等等。尽管这样仍然挡不住那些游客的飞毛腿，他们总是轻而易举地就闯进来。



### 第三章 结庐终南



(郭风 摄)

六月份，我重新背上了行囊，穿过北豆角村到达子午峪。在山下的子午镇边上我遇到了一条河流，它的源头在这条山谷深处。

在狭义的终南山中，子午峪是它中间的部分，它没有沔河的山谷那样繁华，道路没有铺上水泥或者沥青，但是在古代这里曾经是四川进入关中的要道。

终南山的传说中，这个山谷的某一座山据说是神元始天尊所住的玄都玉京七宝山。汉文帝时期，朝廷在谷内利用自然山峰修建了一座祭天神坛——玄都坛，它同长安城北渭北塬上的天齐祠共同构成长安都城的建筑基线，两个地点与都城长安同处一条经线。唐朝时，这条山谷是长安城通往南方的交通要道，杨贵妃最喜欢吃的荔枝就是经由这里从南方运到长安的。

通往山谷的乡村土路边是挂着红灯笼的客棧和农家乐，木栅栏门里长满了树干漆黑叶子嫩绿的柿子树，马在树下悠闲地吃草，抬头就是淡蓝色的南山，要是不怕麻烦我甚至想牵来一匹马骑着进山。

顺着河流，山路蜿蜒向上，路过一座干枯的水库，我赶上一位正在上山的山民。他的家在山谷深处的七里坪，那里有几户人家，他刚从山下买生活物资回来。在这条被花香和流水声弥漫的山路上再看不到人迹，于是我们同行。

山民告诉我向东翻过这个山谷是抱龙峪，那里有至相寺，是佛教华



严宗的祖庭。当山路和河流一起转过一个弯以后，两边出现了一些山民的房子。它们都是土墙，周围长满了柿子树，路边似乎还有一些被废弃的屋子。

河边上大约有十几户人家，都住着老人，青年人都住在山下的平原上，只有老人舍不得这山，他们在这里耐心地等待着死神。再走一身汗的路程，山谷变成一座城门的样子，河流离路面的距离高起来，河水变成了小瀑布。路边上有一座石头砌的小庙，里面住着龙王，不过现在只能看到神像的基座，几十年前神通广大的红卫兵不辞劳苦来到这里，将他的身体砸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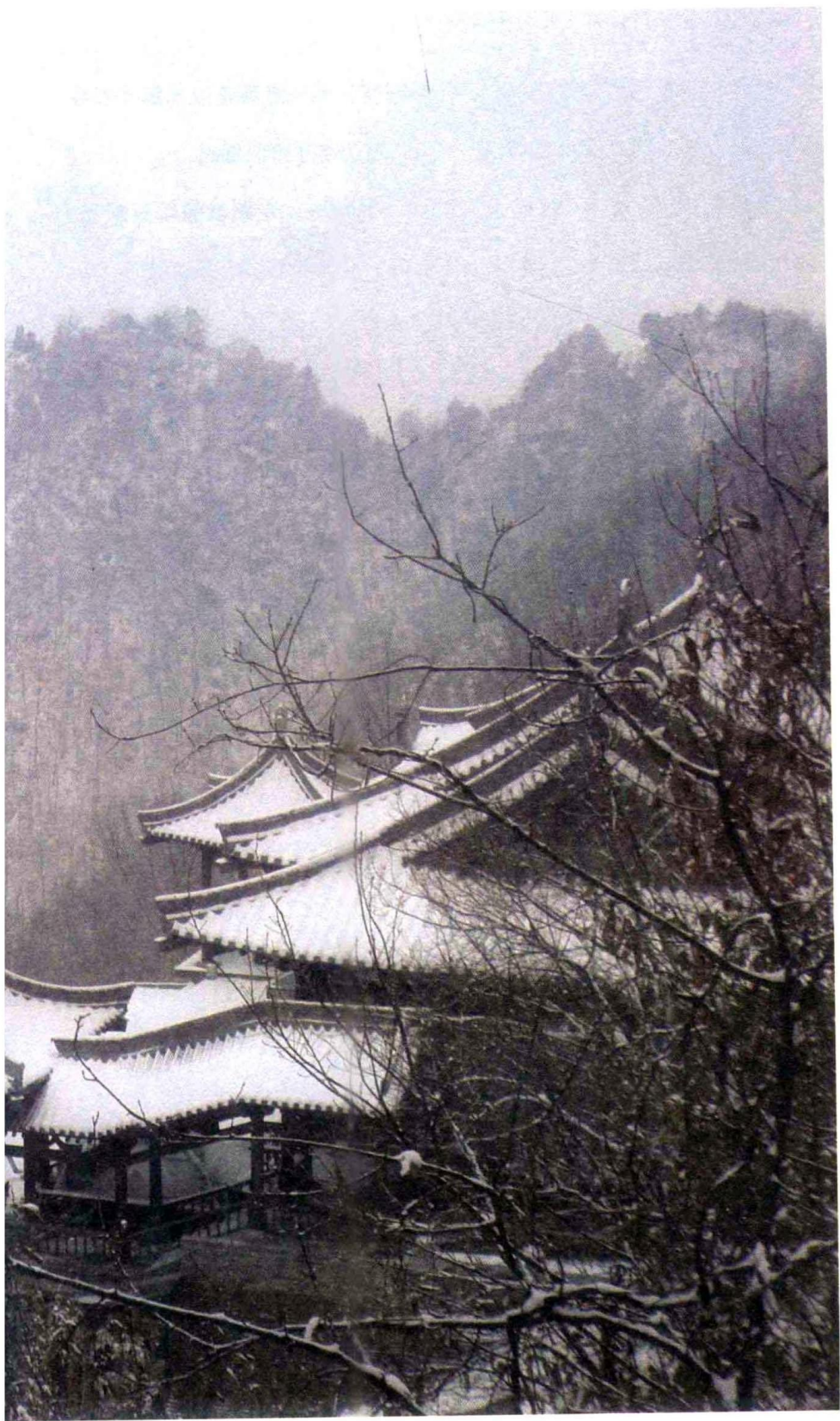
过一座石头桥，在又一个山谷里有一座突起的山峰，形状奇特，山民告诉我那山叫梳妆台。古代曾经有人看见一位狐仙坐在上面梳妆，天快亮的时候鸡叫声一起她就不见了。那座山峰下就是著名的金仙观，是玄都的主要部分。“诗圣”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赠给他的一位朋友元丹丘。元丹丘就在玄都坛下面隐居修道。

公元9世纪中叶，新罗人金可记背着沉重的书箱来大唐长安留学。当他取得“宾贡进士”后，不入仕途，而隐居在子午谷中，在那里他遇到了八仙中的钟离权。钟离权传授了内丹术给他，后来他成为传播韩国道教的第一人。多年以后金可记曾经回到新罗，将道教的种子带到了那里，道教在那里开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唐大中十二年（858年），金可记羽化在金仙观山谷内，现在这里是韩国道教祖庭。

在金仙观旁边的路口我与山民道别。我继续往前，山径只有一脚宽，路下也是山泉。正午时分蓝色的蝴蝶和白色的蝴蝶各自成群，数以







终南山深处的古刹（心一居士 摄）

百千万地聚集在泉边或是小径上，竖着翅膀，不注意看还以为那是长在地上的花或者蘑菇。我需要踩着脚提醒它们让路才可以通过。

河水和山路在山谷中间不厌其烦地绕来绕去，走路就像顺藤摸瓜。山路为藤，终点就是那个瓜，只要不放弃，藤无论有多长瓜最终能被我摸到。

在我走得开始微微出汗时，前面的路面上横出一条黑色障碍物，看起来是动的。我打了一个激灵，脑子里第一反应是：蛇！

这个意识让我的头发站了起来，虽然我就是属蛇的，但我最怕看见蛇。我离它有五步的距离，它个头不小，一条能开进车的路面被全占了，身子有我的胳膊粗，趴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停在路边心里念起地藏王菩萨的名号，我想菩萨一定会帮我，因为平时我一有时间就会念叨他的名字。

它突然掉头往回返，路边一人多高的草发出沙沙的声响，我全身的血液回到了原来的部位。我继续上路，它跑出好远，路边的草还在沙沙作响。一会儿草尖摇曳得越来越远，终于它走远了，我继续乞求菩萨不要让我再与它相逢。

从遇大蛇的地方继续往前，我看见路边上有几间山民的土坯房，两间房的门口坐着两位老人，墙上挂着破旧的木牌子写着：七里坪小学。学校在很早以前已经搬到山外的平原上去了。

我在老太太那里买了一支手杖，山路两边的草太深了，有了它我在走山路时就不用担心踩到蛇了。我从另一位老人那里打听到山谷深处六





山路 (田措施 摄)

年前有一位道长在那里隐居。在手杖的陪伴下我继续上路。

前面又有几家山民的房子，路从院子中间穿过，狗趴在地上对我视而不见。山路接下来基本上是夹在大石头之间，路离河流越来越远。有些地方路下面变成了陡峭的山崖，而且越来越窄，我的脚踩在上面显得稍微有点肥。草经常将路遮没了，用手杖拨开才能继续行走。山路一会儿又回到河谷里，我终于看到山民说的石头桥，不过它很小，我直接跳到了河对岸。

山路开始分岔，向东的小径将我引向一条几乎不能被发现的狭小的山沟。

这条山沟太窄了，如果没有一条河流，这里几乎可以被忽略，况且还被灌木和乔木遮掩着。山径就隐没在草和密林里，路依旧在山泉边忽上忽下，路径高的地方水流回声很大，山谷很深。路边的草丛中木棉花开着，有淡淡的清香。

蝴蝶忽聚忽散，山谷两边的白云像水一样流过上空，每一层都能看得清楚。在这样一条隐秘的山道上我独自一人享受着山风和丰富的静谧。

走过了一段几乎要撞在一起的山谷后，山势开阔起来，一座盆地一样的山谷出现了。泉水在有的地方散开，我踩着泉水中排列的石头过河才意识到这条路曾经有人走过。山路将我带入一片巨大的板栗树林，一座茅屋在山坡上露出半个顶，有条路通到那里。路边上有三个相连的水池，茅屋的院门是用藤条绑起来的三根木头，门口放着一块巨石；茅屋的屋门正对着山门，屋旁有一棵椿树，一只鸟巢建在上面。

这里没有其他声音，只有泉水、鸟语和山风。

空气里似乎有花香，我将手杖插在篱笆墙边，走到茅屋前放下背包。茅屋上面盖着草，房檐下的木牌上用毛笔写着：终南子午全真庵。门口的墙是用茅草做成的，墙上挂着草编的斗笠。

一位道士走出来，他没有说话只是微微一笑，我感觉如沐春风。他是我在山中见过的最瘦的隐士，不过他的目光却像婴儿那样清亮。

他的手势和表情表示欢迎我进入茅屋。屋子太小了。一进去是很狭小的厨房，他从瓦缸里盛了满满一碗面粉出来开始和面做饭。再进去是一面大炕，我脱下鞋子坐到了炕上。屋子里有一架小蚊帐的地方是道士的卧榻，后墙上开了两扇小窗户，从窗户望出去是我走过的山谷。我在角落发现了唯一的家具，一只破旧的木箱子。后墙的木板上面写着：“松枝带茅烧，野菜连根下。”

用这句话来为这种茅庵生活做注脚再恰当不过。

在破了洞的席子边，我发现一本用硬质书皮做成的笔记本，其中有一些句子，我将它们摘抄在我随身带的本子上：

闲人相访有何妨，唯恐闲人话短长。真乐真闲无议论，至微至妙绝商量。  
是非欲说气神散，名利谗言道德忘。不若澄心常默默，自然彼此得清静。

《居庵》

能无为兮无不为，能无知兮无不知。知此道兮谁不为，为此道兮谁复知？  
风萧萧兮木叶飞，声嗷嗷兮雁南归。

嗟人世兮日月催，老欲死兮犹贪痴。伤人世兮魂欲飞，嗟人世兮心欲摧。



难可了兮人间非，指青山兮当早归。青山夜兮明月飞，青山晓兮明月归。

饥餐霞兮渴饮溪，与世隔兮人不知。无乎知兮无乎为，此心灭兮那复为。  
天庭忽有双华飞，登三官兮游紫微。

### 《归山操》

这是金代道士马丹阳的两首诗，他是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道号丹阳子。

据说他很小的时候即能作诗，名为《乘云驾鹤诗》。大人很奇怪一个小孩子为何有这样的想法。他二十岁时考中进士，之后被分配在一个县里主管六曹（兵、刑、工、吏、户、礼），但他却对做官没有多少兴趣，他的理想是抱元守一炼气修道。据说每次喝醉酒他会自言自语“醉中却有那人扶”。

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他遇到了全真道祖师王重阳。王重阳对他说：“不远千里，来扶醉人。”马丹阳恍然大悟，与妻子孙不二同拜王重阳为师，抛下巨大家业在昆仑山中修道。

在那之前，王重阳在终南山下的户县甘河镇遇到了他的师父吕洞宾，吕洞宾教授他修炼口诀。那一年的中秋，他又一次在渭河北岸遇到吕洞宾，在那里吕洞宾“留秘语五篇，令读毕焚之”，又指着东方的天空让他看，这时他看见远处有七朵金莲结子。

后来王重阳离家在终南山下挖了一处四米深的洞穴，取名“活死人墓”，并住进去潜心修持。三年功成，他埋掉墓穴。之后又结茅庵，专修四年，后又烧掉茅庵，前往山东。临行前他对人说：“余往东海捉马去。”



马丹阳是他在山东收的第一位徒弟，他一共收弟子七名，史称“全真七子”。王重阳仙逝以后，马丹阳庐墓三年，后来又回到昆仑山，建“契遇”庵，在那里继续修道。一天在山中漫游时，他忽然看见虚妙真人，而其余在场的人却看不见。

马丹阳继承全真道，自创遇仙派，广收门徒，弟子众多。平日，马丹阳传真布道，咏歌谈笑，欣然自适。一天，他突然对弟子们说：“今日当有非常之喜。”不一会儿，竟阖然仙逝。

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朝廷赠封马丹阳为“抱一无为真人”。

马丹阳当年住过的重阳宫在距离这里山下几十公里的户县。在那里我曾经遇见一位道士，我向他询问修行生活，他说他每天日出时静坐呼吸日之精，月上树梢时呼吸月之华，以达到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入道。

一会儿道士也坐上炕，我开始了对他的访问。我提问，他用笔在纸上作答，他先写道：全真庵中无事人，尊贫重道闲居处。客至夜宿心无碍，随闲随处得逍遥。

我连忙道谢，打算在这里住一宿，第二天再下山。

问：师父止语为何？说与不说又有何区别？

答：止语闲人不相干，一心静悟太上经。多言数穷不若无，会得各种妙自知。

问：如何修炼？

答：每天吃饭，睡觉，鸟鸣而起，鸟息而睡，闲来坐坐，有空闲走，无事自安。

问：你遵循的经典是哪些？

答：以《道德经》为专修，依丹阳祖师诗言论为行持。全真道最初祖创立时，祖师所行是最直截了当行持《道德经》的方法。

重阳祖师《立教十五论》已经完全说明，大道要说仅此而已，关键在行持。

禅宗为佛门宗派，余皆教下，实际上若依佛观之无顿渐，一切皆顿法，这是《坛经》所言，道门亦如是。

龙门派邱祖所立（后人说的）当时无此分别，都依重阳祖师所教而行，重阳祖师羽化后将其正法眼留至丹阳祖师，并言“丹阳已得道”为授记，因此要真正了解全真正脉，当依丹阳祖师诗词最明了。

直截了当最上一乘丹法当追随全真道当初“全真七子”所承载，再往后则有许多掺杂，各抒己见。我等后学当依照最初祖师心法方见正脉，若随后来，难识真伪，着力大而无功。

“终南子午全真庵”即依重阳祖师《立教十五论》教化而来，亦是慢慢踪迹祖师行过之路，即太上云：“人之所教，我亦教之。”贵在行，不在说。

问：得道的标准是什么？

答：愚未得道，也不知道，只知道日日如是而已。

问：我看到一些大的道观里很多师父们整天活跃于社会中，为人安家、看风水，这些也是修行之一吗？

答：古仙师有言：“历劫度人”，道有体、用，体即全真初祖们所行持之道，

用即你所说等等，是为世间众生而显用。

问：听说终南山中有道士练气过着“顶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饮松风”的生活，每天只吃一颗松子或一根松针，你知道他们在哪吗？

答：“天下修道，终南为冠”。终南自古是仙乡，现在亦复如是，世外高真隐士大有人在，至于在哪里，有缘自会遇见。

问：佛教修到一定层次时讲究“闭关”，道教的“闭关”有何不同？

答：“闭关”亦是常事，平常日用即是“闭关”，没区别，是你分别。“闭关”全真道叫“坐钵”或“坐环”，或“居环墙”，自有道理。

问：为何古代有那么多人证道，到了近代却很少？

答：祖师悲心关怀众生，只因我们妄心求取，难得稳受教化。“历劫度人”是仙道自然之理，现世劫难正切，因此至诚者自可得遇得闻。

问：听说终南山五百多位出山修行人每月八十元供养都由香港一位大居士造册发放，是这样吗？

答：那是佛教，道教未听说。

问：你生活来源从哪里来？

答：损有余而补不足，常携竹杖逍遥游。无则街道长展乎，余则有施随难处。（或印经）清苦是大乐，末法时期，各有所好，各有缘生。

问：你住山不觉孤独吗？比如每逢佳节，山下繁华世界，一人住山独坐对清影，日子不难熬吗？

（我提问时道士神思悠远，望向门外的青山很久，落笔回答）答：“临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全真庵主人姓侯，家在漕溪，生于海南，长在珠海，来终南山以前他是海南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小时候他对人生就有很多迷惑，无法解答。他曾经学习气功，后来放弃了。他说那些是妄心妄念妄能，不是究竟。

1989年他在华山玉泉院出家，在那里他跟着师父度过了十多年的道观生活，后来到了这里。他带我去看过他最初来到这里时住过的茅屋。那是个四面走风的屋子，不同于旷野，它只是有个透风的屋顶而已，是山民以前遗弃的。后来他自己动手建造了现在这个茅屋，顶上覆着茅草，茅草上压着木头，木头用树藤绑在了房子的檩条上，茅草下面用塑料布做防水处理，厨房的房檐是用芦苇秆编成的，足够透气，但是冬天的时候山风也会来光顾。

他在这里住了两年，也止语两年。他计划在这里止语十年。

他说在华山东峰对面的王道岭有道士在住山洞，可以去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与他们相遇。我问他的师父是谁，他告诉我道从来都是有师承的，道门中独特的传承，世人不可能知道。如果你真心求道师父会来找你，至诚感通，关键在于你有一颗什么样的心。

我们结束纸上对话，抬头时已经到了吃饭时间。

侯道长去烧饭，他建议我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茅屋旁的鸟巢。那个鸟巢建在树枝的最中央，这棵树不是很粗，山上的风很大，鸟巢在风中随着树摇摆，看着让人担忧。

饭做好了，我们坐在树墩上开始享用面条。面条做得很专业，调料



侯道长的茅庵





隱士的道糧（道般 攝）



里没有盐，我找到盐罐，里面一点也没有剩下。庆幸的是有一盘炒莴笋，那是侯道长刚从地里采来的，我胃口极好。侯道长重新给我煮了一把挂面，很难为情我最后吃剩了一些，我想是我太贪婪了。

吃完饭，侯道长带我看鸟巢，他说这只喜鹊为了搭窝花了半年时间还未搭上一根树枝，所有枝都试过，就是搭不上，可能因为这个椿树旁枝太少而树枝又非常光滑，如果是在其他地方那是很容易的事。它为何不选择别的树去搭，我想这是这只喜鹊与道士之间的秘密。

到去年过了年后，第一根树枝终于搭上了，不到十五天鸟巢大体完工，搭庵修道也一样。

巢搭好了，也有小鸟了，在地震前的前一周，它突然又开始搭巢加固。他带我去看这只喜鹊搬的树枝，顺着他的手我看去，在那个巢下面又搭了三根拇指粗的树枝，这些树枝比喜鹊的身体重两倍不止，想象不出喜鹊是如何做到的。侯道长说，人不如鸟，人若有此专一之心，何事不办？

下午侯道长在庵中打坐。院子里有砍刀，我从门外拉来几根树枝，学习砍柴。我的身边是那块挡在门口的大石头，砍过柴道士告诉我，这块石头叫“无心石”。他说，这是地震前一周移下来的，结果很平坦的地，三个人移到门口怎么也移不动了。后来下山去了，地震后回来看见本来计划将石头移到的那个位置裂开了一道缝，如果移到那个位置，石头就掉下去了，石头有心无心？他带我去看了前两天 6.5 级余震震出的裂缝。

下午我随侯道长去菜地拔草。草和菜一样茂盛，菜地边上是三个水池，饮水就从这里取。这三个水池上下错落，最上面的水池，有溪水从草丛中渗过来，水质清澈、能透视池底，水池周围没有杂草也没有虫子；第二个水池低一些，从第一个水池溢出的水直接流进第二个水池。第二个水池中有一些蝌蚪，第三个水池里更多，我问道士这水池有何奥秘。他拿来一把锄头在第一个水池里开始搅动，水旋转起来，过了一刻浑浊的水逐渐变清澈，恢复如初。

侯道士说，这三眼泉水就像人身上（神）、中（气）、下（精）三丹田。

太阳像一只大鸟一样收起光芒四射的翅膀，夜色进入山谷，侯道长开始在院子里走动。他挥舞着手，抬脚，舒展手臂，像要飞翔，又像在散步或舞蹈。他的动作很优雅，我想他是在打一套古老的拳法。

夜色彻底落下来，人似乎掉进墨汁里了。茅屋里没有点灯，我坐在黑暗中听着夜鸟的歌声，侯道长在一边打坐，他的喉咙不断发出咕噜咕噜的吞咽口水的声音。我听着这些声音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满山的鸟鸣声中起床，心想侯道长应该不依赖钟表看时间，鸟声会告诉他时间。

我一直好奇他的蚊帐那么狭小，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睡觉的，回想了一下昨天夜里我恍然大悟，原来每天晚上他是在打坐中度过的。

早饭是在砂锅中煮出来的玉米板栗红薯粥，炉子通向火炕，柴火的烟进入炕里都变成了热量。

虽然我一直排斥喝粥，但这餐粥被我喝得干干净净，就差去舔干净

留在碗里的残米了。

吃完饭，我参观了挂在门背后的蓑衣和超大的斗笠。披上蓑衣、戴上斗笠，我变成了一个山寨版的隐士。

侯道长说这附近还有一位道士也在止语，我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去，满目青山，除了清风过处，林海如潮，什么也看不到。他建议我不要去打扰为好。我连忙点头，然后准备向他道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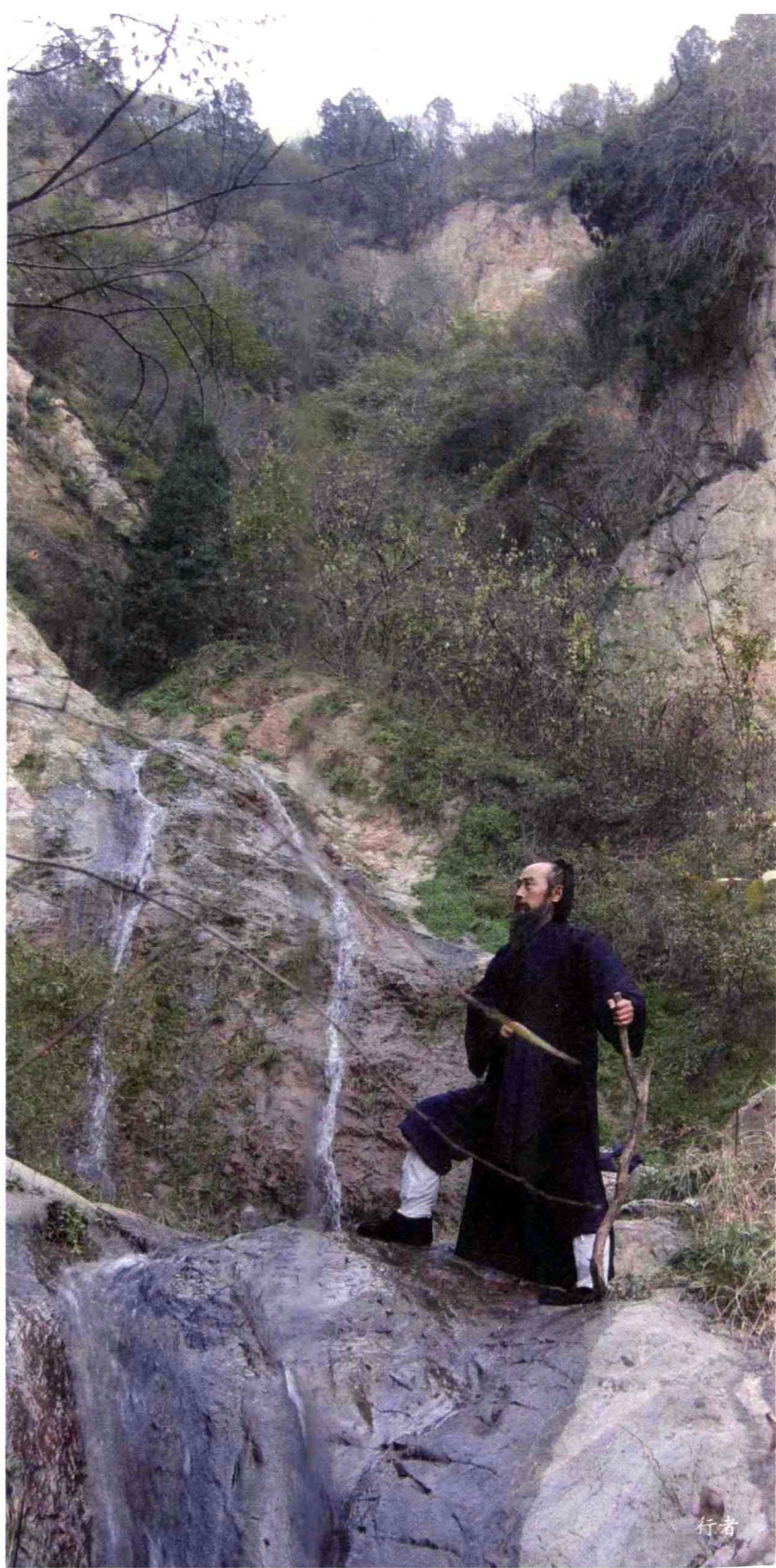
侯道长说是日所见所闻皆非道，不必在意。如婴儿，看见什么不加意识分别，即是真。

临走他送我一双芒鞋，叮嘱我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脚下会生起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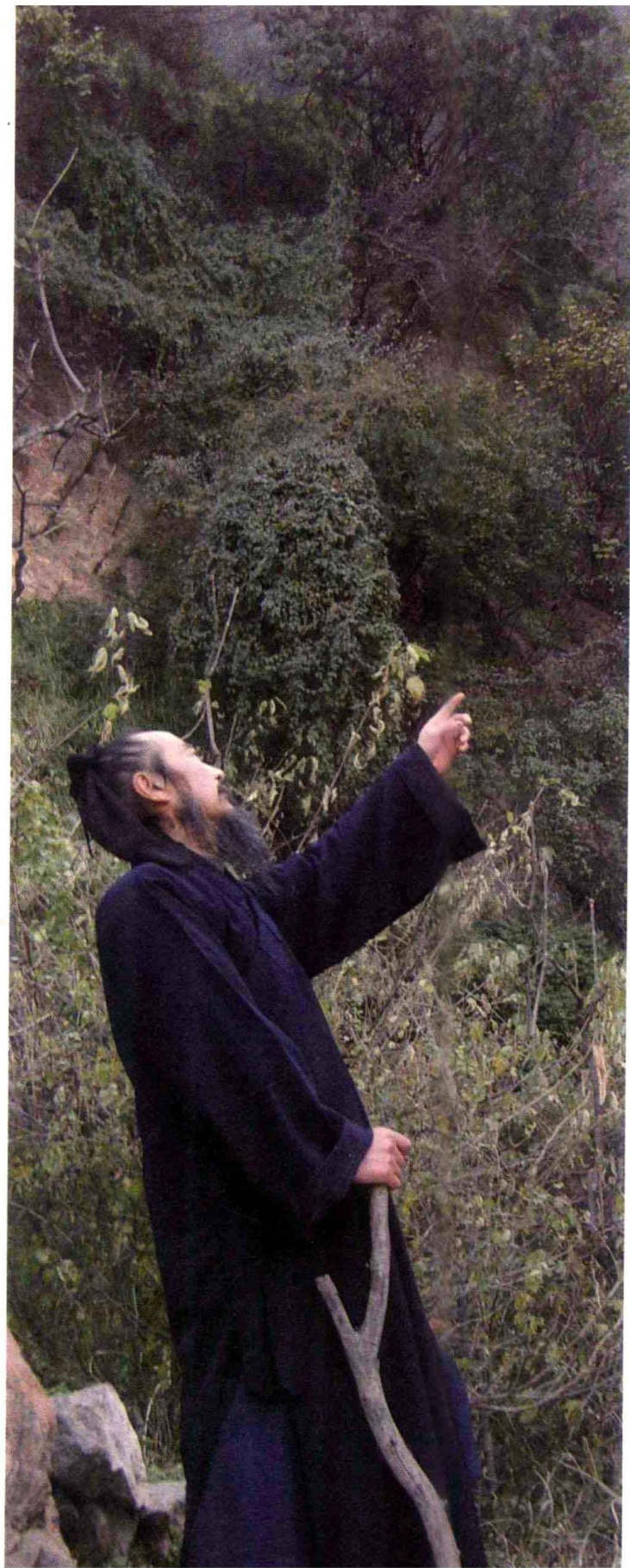
下山的路走起来很轻松，我像滚石一样从山谷深处飞快地到了山口。对面一丛树中似乎有茅屋，应该有人隐居，但是没有人语，也没有炊烟。我从没有听他们说在那里会有人隐居。那个地方在山谷的对面，灌木太密了，山谷很窄，河渠又很深，水落下去发出空空的声音。我在草丛和灌木中找了大约一个小时，没有发现动物或者人踩出的路径，只能回到发现茅屋的那一段小径上，擦着汗叹了口气。

重新回到小径分岔的石桥边，我原路返回，这时是上午九点多。我与一群背包客偶遇，路太窄，我站在路边的大石头上给他们让路。

路过七里坪卖手杖的地方，一位山民招呼我歇歇脚，我看中了他所卖的众多手杖中的一支。这支手杖是天然的龙头拐杖，但是那另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也极力向我推销，尽管我一再解释我只能使用一支，最后







她还是成功地推销出了她的那一支。于是我有了两条手杖，这回变成四条腿走山路了，我想起赵本山最经典的那个小品——《卖拐》。

按照进山的路我继续原路返回，在进入山谷不远的山顶上我看见一些房子，它们在一千六百米以上的山尖上，那里是小五台。

蹚过河中排列起来的石头，我开始爬小五台。这里的山上几乎全部生长着柏树，我在树荫下休息了三次才爬到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那里有两户山民的房子，篱笆墙涂上了泥巴，上面加了木头、瓦和油毡。穿过山民没有围墙的院子，我开始爬一段不可思议的路，这条路完全被淹没在灌木丛下，我只能像猫一样伸长了腰爬着经过，休息了三次，终于将这条路丢在了身后。

抬头时我看到了山顶上的房子，山顶地方很小，宽不过十米，上面建了大约十间房子。它们的建筑构造不统一，有的土木结构，有的砖瓦结构，看不出属于哪个宗教的风格。在一座土房子前面我发现一口用石头盖着的井，那是水窖，是山顶唯一的水源。

山顶上没有一个人，撒下的阳光反倒给人一种荒芜的感觉，站在山顶上看得见山下的河谷和平原，村庄、公路、水塘变成了平面的地图。远处山峦起伏，被天染成了透明的淡蓝色。

我转过一个修建得非常紧凑的小院子，木门没有上锁，上面用毛笔写着：宁搅三江水，不乱一颗心；门楣上写着：菩提禅院。

我回身朝这条山岭上的另一个建筑群登去，一只白猫出现在我的面

前，它站在路上看了我一眼，接着就站在那里发呆，并没有给我让路的意思。我绕开它走过去，随即它朝通往山下的路走去。

这个山顶上最高的建筑群在几块巨大的石头之间，有一个石头牌楼，上面字迹斑驳，但依稀看得出是“南天门”几个字。绕过一块巨大的石头就到了小五台南峰禅寺，禅院大约有十多间屋子，风格混乱，有的年代久远，还有新建的砖瓦房。

当我卸下背囊时，一位和尚从屋子里走出来。他招呼我进屋喝茶，我们攀谈起来，他的方言让我感觉异常亲切。师父不在，他与师叔一起住在山上。

他法号贵学，很乐意为我讲述他求道十五年的经历，出家以前他曾是位受人欢迎的戏曲演员。到了应该结婚的年龄，他前后三次被命运戏弄，每次结婚的时候总有离奇的原因使对方离开他。接着疾病也来找他，在床上连续躺了九天，气息若有若无，家人无奈给他准备好了棺材并且挖好了坟墓。那时候他的家境比较富裕，丧事被准备得很好。

在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的时候，同村的一个青年人因骑摩托车出车祸死了。因为他还没有死，就将棺材和坟墓都送给那个死去的青年，之后他神奇地恢复了健康。

那时候，观音菩萨出现在他的梦中，指点他这一生应该去过一种修行的生活，而且他的母亲也是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带着家人给的一万多块钱，辞别八十多岁的老母，出家求道。

他走过很多地方寻找师父，在终南山南麓和青海度过了十年修行生



山风



活，但仍然没有找到机缘。不过菩提的种子开始发芽，一年以后他在西安市宗教局拿到相关手续，参加了在扶风大明寺举行的三坛大戒。

当时参加受戒的有七百多人，但最终受戒的只有两百多人。很多人因为业障现前，在受戒前突然晕倒，之后好了，再回到戒坛又昏倒。贵学和尚说，那是因为他们的宿世业障没有消除，怨亲债主阻挠破坏。

在佛教思想体系里有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果造有罪业，他的怨亲债主会累生累世追随报复。当一个人在过去生中造有业障之后，要学佛法或入佛门会比常人艰难千万倍，就是因为有这些债主的跟随。

在受戒期间他已经不记得挨过多少香板。念经时要连续几天几夜不能睡觉，师父的香板随时有可能落下来。香板厚有三寸，四棱，分一般的木头和松木等不同质地，打在身上效果也不同。一般木头的打上有声音，檀木香板打在身上没有声响但却钻心地疼，如果你前趴后仰、东倒西歪，或者头低一点都可能被打香板。监香有八种香板，监香师父、班首师父和维那师父都可以打香板，你心里有什么事情，他都能看出来，他会用香板来与你说话。

受戒之后他来到这里跟随师父住山。他现在住的五间砖房的所有原料都是亲自从山下背上来的。他每次背五十公斤砖或者水泥，从山下到山上最初需要休息十三次，后来他只要休息三次就能将东西背上山。这些活他干了整整两年。他的实际年龄是四十多岁，但看上去更苍老一些。

以前吃水，他要每天下山去挑。我向山下看去，如果扔一块石头大概都需要几分钟才能落到山下。现在是干旱季节，水窖里的水干了，他又得到山下去挑水。

贵学师父告诉我他现在在修的是忍辱和无分别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修行生活以这两种修持为主。

说到无分别心他说，秦岭他翻越几次了。一次他步行去商洛，一天在山中没碰到人，走到天快黑时坐在路边休息，发现有被那些背包客丢在路边的一块干馒头，上面沾满了粪便，他将它吃掉了。

在我喝了他烧的满满一壶开水后，从山下上来一对夫妇。他们很生气，说爬了这么高的山结果那边都没一个人影，找不到水喝。贵学师父请他们进庙里喝茶，他们的气消了一大半。已经到该吃午饭的时候了，贵学师父邀请我们一起在山上吃饭，他说他平时也不会做饭，凑合着吃，那位刚消完气的女人愿意来做。

一会儿，这个山顶小庙里就忙活起来，炊烟升得很高。那对夫妻在做饭，女人在擀面条，男人炒菜，他抱怨油壶里的油太少了，不够痛快。

饭做好了，贵学师父去请他的师叔吃饭，他们似乎小声争论着什么。贵学师父说，我们要行菩萨道，我们的一切都来自十方，出家人不能只盯着“那个”。

贵学的师叔不愿意与我们一起吃饭，他说他已经吃过一袋方便面了，不用再吃饭了。

他的腿有伤，行动不便。贵学说他好几次下山去都将腿摔伤了，直到现在还没有好。

于是我们四个人坐在寺院几米见方的小院子开始吃面，为大家做饭的女人说正午太阳太毒屋子里烟出不去，这顿饭是她用眼泪换来的，我

们称她菩萨。

吃完饭，贵学带我登上寺院的屋顶上去参观，那里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屋子就建在石头下面，那块石头是这个山岭的最高处，我爬上去不敢站起来，往下一看头会发晕，有往下跳的欲望。

在石头顶上有一个大脚印，比我的脚大出两倍，脚指头都看得很清楚。贵学师父告诉我这是佛脚印，在终南山中有三座山顶上有佛的脚印，除了这里另一个在目光能够遥望的南五台淡蓝色的山峰上，还有一个脚印在西边的青华山。贵学师父说，佛从这里一步跨到了远处的南五台山顶。在下雨天，特别是天阴的时候，这个脚印就会发出光亮。

看完佛脚印，那对夫妇继续游山，我将背包里的茶叶留下两袋在寺院里，并将龙头手杖留下，辞别贵学师父下山。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我在山道上遇见了之前那只在山道上遇见过的白猫，它正在上山，它看了我一眼。我与它用目光打了招呼，然后继续下山。

在山脚下的小山神庙下有一户山民，门口坐着几位要上山的人，他们背着竹背篓在休息，我坐在一位拿拐杖的老人旁边与他攀谈。

他看起来有七八十岁了，气色很好。

他说以前他住在观音山，那里是圆照法师隐居的地方，他是圆照法师圆寂前最后一位弟子，前几年他才从山谷深处搬到这山顶上，菩提禅院就是他的居处。

他说他住在这里还有人跑来找他，师父的弟子很多。多年以前，他



空谷传音

和他的哥哥都得了一种怪病无法医治，后来他找到圆照法师，在上山的路上师父就将法传给了他。他笑着说你可能不会相信，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师父，说完他又呵呵笑了。

圆照法师是终南山近年来最有传奇色彩的一位修行者，她十六岁就出家了。在七十多年的修行过程中，弟子众多。1993年6月九十三岁的比丘尼圆照法师表情突然十分激动，她对前来看望他的弟子做完最后的开示后说“我将心留给众生”，之后就圆寂了。

四天之后，弟子们在寺内的大青石板上架柴茶毗。大火烧了整整一天一夜，弟子们得到了一百多颗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舍利及一颗呈黑褐色的巨大心脏坚固子。

老居士同行的伙伴提醒他该上山了，他们同行三人，一位年纪不大，约是他的弟子，另一位女孩似乎是雇来专门给他们背东西的。我在暮色中与他们告别。

## 第四章 箬瓢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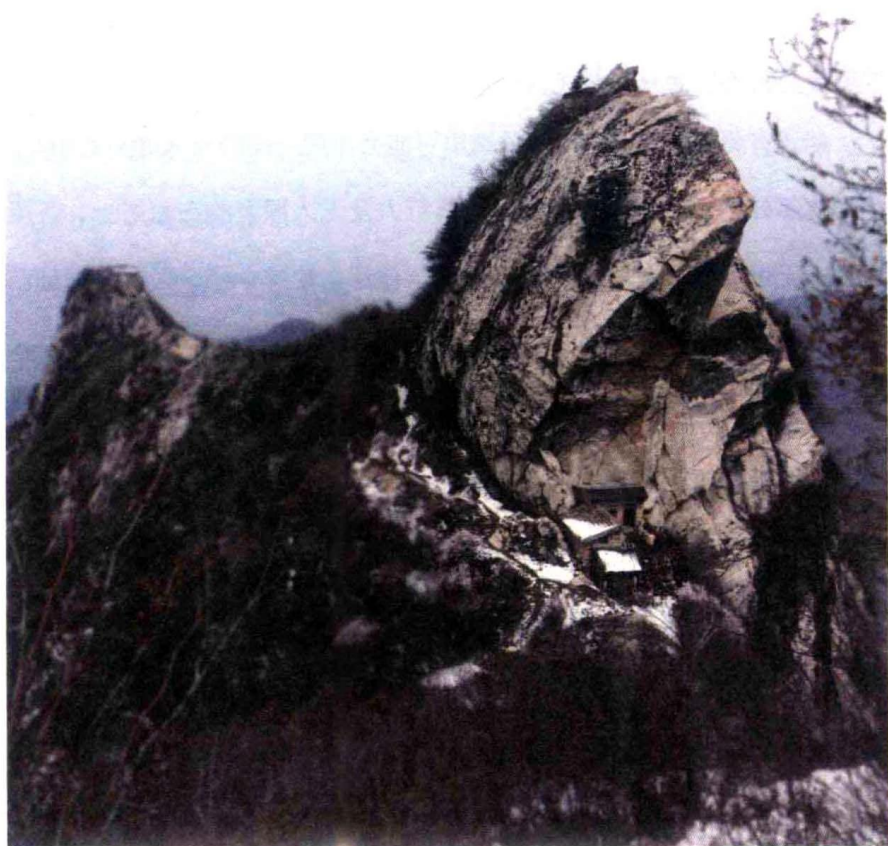
(圣德法师 摄)

从平原上眺望嘉五台，像一朵正在绽放的花朵。像华山一样，嘉五台由巨大的花岗岩组成，大约形成于四十多亿年前。唐朝的时候，华严宗的五祖宗密在山顶上修行，开始他住在一个山崖的山洞里，后来修建了兴庆寺。在主峰的下面是破山寺，清朝的时候五世达赖曾在那里住过，后来印光、虚云、本昌、高鹤年也曾去到那里并做过短暂的停留。民国时破山寺的打禅七能长住三四十位修行人，后来在“文革”中被毁坏了，几十年前能忍比丘尼住在那里重修道场，她圆寂后身体完好，现在被塑了金身供朝山者膜拜。

嘉五台的另一座山叫雪瓦山，它和嘉五台的主要山峰并列，像两条正在向着南方飞腾的巨龙。过了兴庆寺是龙背和龙脊，兴庆寺建在龙背上，龙脊宽不足一尺。过了龙脊是龙口，它们连着南方的观音山。观音山的形状像一颗龙珠，在那里有观音洞，是嘉五台最隐秘的地方。

嘉五台的东面是太兴山，那里有千佛洞和百神洞，当年虚云老和尚在嘉五台后山时，定中看到对面太兴山有无数辟支佛。它的南边是佛爷掌，那里曾经是迦叶佛的古道场，那里有传说中的伏藏谷。

一天门是个地名，这里的茅篷是无量殿，罗贵禅师住在那里。第一次上嘉五台时，我从无量殿门前走过，没有进去，因为它看起来像个古老的村庙。一天门是进入嘉五台的第一个门户，木门口放着几块巨大的



在雪瓦山远眺嘉五台



石头。我走进去，罗贵师正在干活，我在院子刚搭成的凉棚里坐下，罗贵师看起来五六十岁，他在这里住了八年左右。

很快，门口凉棚里卖凉皮的女老板端茶水进来了，她是罗贵师的皈依弟子，这位居士以农村人的质朴不停地为我们添茶，而且守在一边，几乎忘记了照看自己的生意。

罗贵师说他才将这个凉棚弄好，树上绑着防晒网，下面放着桌子，可以坐八个人喝茶，这样下山的人就有了乘凉的地方。

他还有更多的想法，几年后这里可能会出现一座修行人的养老中心，为身体不好的、不再适合住山的老修行人及无人照看的在家居士，甚至社会上无助的老人建一个中心。这几年他都在忙这个了，现在土地证已经跑下来了，为此他学会了与各种角色的政府官员打交道。

但他更为以后的事情担忧，他想将这里建设成一个没有商业色彩的地方，但是却要为将来的物业和工作人员费用支出犯愁。有很多人都想来这里投资实现他的理想，但是他拒绝商业行为。

关于住山，罗贵师说修行人住山不是为那个住山的形式，住山不为镀金，住山与住大寺院实际上没有多大区别，关键是你怎么看。其实在哪里都是修行，住这里是因缘的结果，这个关系就如同禅宗那个著名的公案：风吹幡动，究竟是风动？幡动？还是心动？

罗贵师讲了一个故事。

几年以前，从遥远的东北来了一位居士，因为他在北京听人说在终南山的嘉五台深处见过三位隐僧，他们分别是一百七十岁、二百四十岁和四百多岁。于是他匆匆地买好了开往西安的大车票，在出发前，有一

一位陌生人找到这位居士劝他放弃计划，他没有理会。在发车前，他本来要乘坐的那辆车在路上脱了轨，他改乘另一车次风尘仆仆地赶到西安。一路打听到终南山，按照指点他在净业寺找到了一位僧人，从僧人那里他证实了在那里的确有隐僧。接着他来到了这座通往嘉五台的茅篷，在罗贵师这里放下行李后进了山，在山中他只看到变幻的白云和风。

在寻访的过程中，他与几位住山的师父一起享用了一顿野生蘑菇炖菜大餐。结果他是轻度中毒，另外与他一起吃过蘑菇的三位师父则很不走运，中毒较深，住院治疗了很久，花去了几万元，那些钱是罗贵师父从居士中募集来的。

据说那顿蘑菇大餐极其好吃，他们采了满满一大桶。他们一般很少聚在一起的，不知道怎样的因缘就坐到了一起，而且非常开心地享用了它们——那些蘑菇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心怀不轨的样子。住山的人认得毒蘑菇的。在他们享用前，曾有住在上面凉水泉的大道师父提醒他们不要食用。有人说大道师父也吃了，不过他有神通。

关于终南山的隐僧，民国时高鹤年居士在其《名山游访记》中曾写道：

至明道师茅篷。师住此已二十余载，余问再进深谷还有人否，答无他人。据闻内有隐僧。有时而现，须长过膝，不知几百年矣。时闻木鱼声，我屡屡觅访，无缘得见。

罗贵师几年以前在雪瓦山顶大石上打坐时，曾看见山对面的悬崖上坐着一位长胡子的老僧，后来去对面寻访了好几次都找不到踪迹。那里

只有个仅容一只鸟停留的小平台，上有一棵巨大的松树，像华盖一样长在绝壁上，绝壁下的云雾像波涛一样汹涌，周围看不到炊烟，更没有人的踪迹。

多年前有人在嘉五台后山对面的大宝山上看到嘉五台后山有宝塔林立，华美异常。但住山的人都知道后山并没有佛塔。

民国时期，虚云老和尚住在后山狮子茅篷，看见终南山有十万菩萨，嘉五台西面有佛面山，山形酷似人面仰卧，据说有七佛住在那里。

2006年的夏天，这座茅篷突然异香浮动，香气好几天不散，周围很远都能闻得见，特别是大殿和院子。这个香气被来朝山的几位居士传播得很远。

对于这类见闻，我曾请教一位山中的隐士。这位住山多年的隐士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何况凡人有凡人的层次，圣人有圣人的境界。如果你对一只蚂蚁说有大象，蚂蚁根本不相信，因为它看不见。如果一个人心念情净就会目无所碍，看一切都是通透的，一切有像无像，一切有色无色，都能看得见。

正午的时候，住在山上的演理师从山下归来，路过无量殿进来歇息，于是罗贵师、演理师和我围坐喝茶，茶点是从山民那买来的栗子。演理师在这山中住了十多年，他的茅篷在山谷深处，从那里能看得见岱顶的茅篷。

门外摆摊的那位居士为我和演理师端来两大碗凉皮，虽然很饱，但我经不住这碗罩着野菜的凉皮的诱惑。演理师却拒绝吃任何东西，他最近闹肚子，索性什么都不吃，省了麻烦，他要将病空起来。他说当你将

身体和病不放在心里时，它们就拿你没招了。这种功夫我学不来。

当我自碗中抬起头的时候，演理师已经上山了。我辞别罗贵师，去追赶演理师，想与他一起结伴上山。

他走得很快，我一路飞奔，在石头铺就的山路上追出很远，终于在山谷转弯处的河边追上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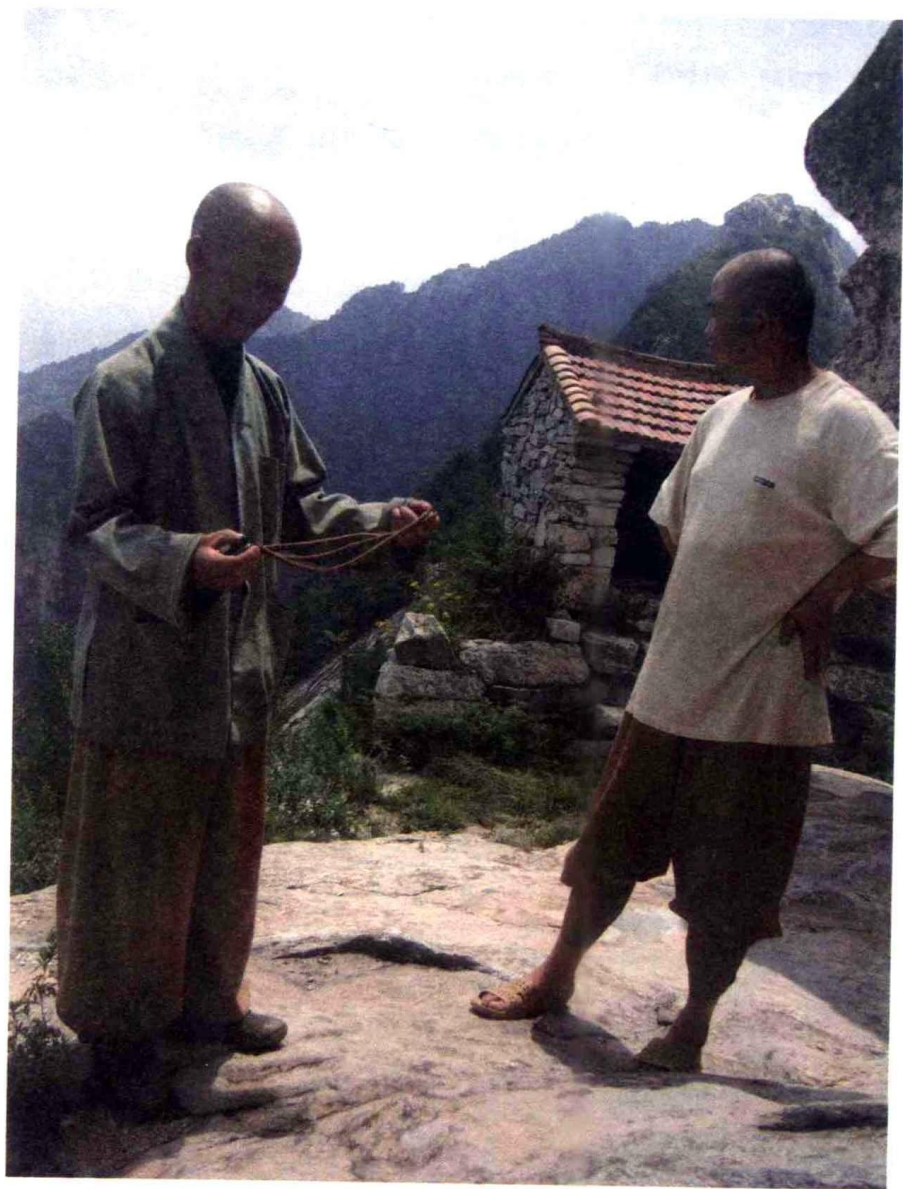
一天门山谷的深处是凉水泉，因一股山泉而得名。这眼泉水日夜流淌在演理师的茅篷大殿旁，夏天泉水里凉气浮动。山路从茅篷的院子经过，从凉水泉旁边的后门延伸出去。

这个茅篷由两层山房和三间大殿组成。大殿的隔壁是大道的茅篷。

这座茅篷以前是一座村庙，之前演理师住在这座山对面的伏藏谷，村民们盖了这座庙请他来照看。每年某一天这里会定期举办庙会，到时山外来的村民会将院子的两层楼住满。现在它空着，上面没有门窗，是木头楼板，年代比较久远。

演理师睡觉的地方用木板和布帘做了一面墙，没有门，我不知道冬天当这个山谷里落满雪的时候他是如何度过的。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五年了，如果有一天山民不让他在这里住他就再去别的地方。十多年以前当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一个夜晚，他一个人走在学校的操场上，看到原本有两棵大树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寺院的山门，山门上挂着大灯笼，四周无人，灯笼在夜风中晃动。但操场上只有两棵巨大的古树，听说原来那里曾经是一座古寺，那两棵树就是以前寺院里的。

十多年前接触到佛法出家后，他去了藏地的五明佛学院学习了五年，



相逢无语望青山

在那里他不得不开始吃肉。藏地只有牛羊肉和奶酪，蔬菜在遥远的大城市，买一棵要走很远的路。那里的蔬菜和粮食比肉贵，而且蔬菜很快就被冻成冰块了。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他离开了，去到终南山以北的五台山，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在藏地他燃掉了自己左手的食指供佛，他说看别人燃他也就燃了，燃的时候也没怎么疼，似乎疼得已经麻木了。佛法太好了，别人为了自己的信仰可以舍弃生命，他可能做不到舍掉这条命，舍弃一根指头又算什么，色身只不过是假象而已。

他是一个爱笑的和尚，笑声比话多，叙述不时被笑声打断。他的声音清脆而有质感，笑声与院子里的泉水声一起回荡在空气中。

天快黑的时候他煮了面条端上来，这碗面条量太大了，吃得我感觉气都不顺畅了。

吃完饭，我们在大殿的台阶上趺坐，我占了他的棕蒲团，演理师就在小凳子上趺坐。天空出了星星，夜风落在大殿上，树叶如潮水起伏。演理师披上了他从藏地带回的藏红色大袍，我围上被子。演理师说他平时晚上就坐在台阶上和衣而眠。

冬天的夜晚坐在这里，几十里以外有人说话也听得很清楚。

我就修行观想的次第请教演理师。演理师开示：修行前期要有很多造作，这些犹如行路需要手杖，等路走完了就要弃掉，这是一个次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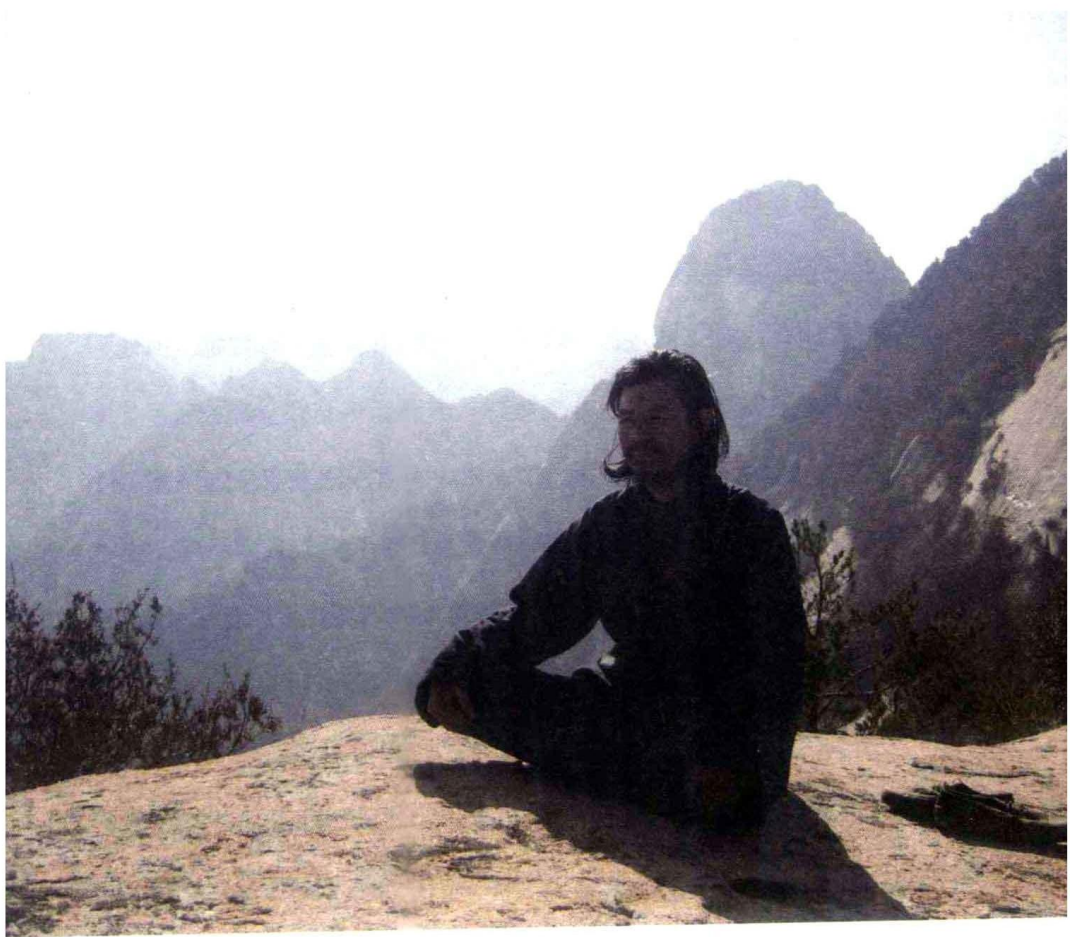
所有业力都是妄想先行，先有意识后有物质，比如现代科学证明树叶先有一个叶子的轮廓在虚空中形成，之后叶子才长成那个形状。那个叶子的形状其实是之前就产生了的那个幻相。

现代的物质这么发达，为何人却觉得压抑难受？因为围绕人类的都









是非自然的物质，都不是自然生长的。比如屋子，古人只用木头和石头，现在却全是人工合成的材料建成。

关于生死，人到底有没有轮回。他说追寻生命的第一个瞬间，你的这个生命总有过去，生命轮回的道理正如昨天、今天、明天，没有前一个哪来后一个。从这个里面体悟生命的轮回，道理很简单。

人们面对死亡总有无形的恐惧，其实死没有什么可怕的。小孩子都怕打针，其实打针没有那么可怕，你要小孩子不要怕，那不可能，这都是心理在作怪。死亡犹如一间黑暗屋子，如果你熟悉它的内部，那么就不怕了。生死的道理就是这样，我们要克服自己对死亡的恐惧。

在这个山谷，能看见的东西太多了，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但他不愿意多说。

冬天大雪封山，山里见不到一个人影，大雪围困着寒冷的茅篷。住山人与自己的影子为伴，听着自己的呼吸声打坐。窗外雪落下来，山中更加空灵，让一切东西迷失了方向。但夜晚却能真切地听见有人来敲门，或有人在说笑。

多年前他住五华洞，同样是大雪封山，他在洞内打坐，听见门外有响动，脚步声由远及近。他心里打了个妄念，想这样的雪天，动物也要避风雪，如果它进这山洞，自己在这打坐不方便；洞旁的路边还有一个小洞，如果它能找见，那里是可以避一避的。正这么想的时候，外面的那个生物似乎能通人的心念，脚步就移到路边的小洞边去了。第二天风住雪停，门前雪地上有脚印，大如盘子，看得出是两条腿的动物，脚步间距有一米多，在这么高的山梁上不知道是什么动物。

当年在太兴山伏藏谷住山时常听到击鼓声，时远时近，听很多在那里住过山的人说，一到腊月能听到天鼓鸣响。

演理师讲了一个故事：当年妙善和尚住茅篷时突然想吃面条，这时候来了一女子送面条供养他。修行人习惯用斋食前念供养咒，施食给那些无家可归的灵魂，这时那个女人突然就跑了，而那些面条全部变成了虫子。

一位禅师住在终南山的一个茅屋里，夜晚经常有陌生人来做客。虚云老和尚赠送了一把香板给这位修行人并传授了秘法给他，他将香板藏在席子下。夜晚有人来访，这位禅师就依照叮嘱问：你是皈依过三宝吗？那个人立即变成一条大蟒蛇，禅师用香板打过去。香板飞进蟒蛇的肚子，发出光芒在蟒蛇的肚子里旋转，蟒蛇死在山谷里，禅师从蛇腹中找到那个香板，清洗之后发现已被毒染成了黑色。现在那个香板在云居山。

智者大师说了，在修行境界中这些魔的底细、这些魔的来历要追到迦叶佛时期，据说当时有佛弟子不守戒律，被惩罚后发恶愿，要在后世佛弟子修行时变相来破坏他们的修行。

山中的精灵经常容易亲近修行人，它们依靠吸取修行人的阳气来修炼自己。它们开始可以帮人办事，时间长了就现出人形，与人对话。

在山中常住，经常有走火入魔、执著于境界无法解脱的修行人，多年前这个茅篷曾经有一位沙弥经常一个人在屋子里有说有笑，自言自语。后来行路，突然癫狂，最后不得不下山医治。

山中的境界很大，人在打坐中内心潜在的习性和污浊会被境界引发，对修行人构成障碍，这是禅病之一。没有定力和恒心的人会被带入境界，

迷乱心智，最后癫狂。

夜色在眼前淡下去，天亮起来，讲了一夜故事，演理师困了，趴在台阶下放满经书的书桌上打盹。我开始裹着被子昏睡，睡前看表已经快四点了，天色将明。

早上我在鸟鸣声中醒来，演理师已经起来做早饭了。他指着屋檐下大约三尺的一个檐缝给我看，那里有一条大蟒蛇，是他和邻居大道师父共同的邻居。大蟒蛇一直在屋梁上，有一次在隔壁大道师父的屋梁上露出胳膊粗的一点尾巴，演理师推测说它可能有一丈多长。一次他在屋檐下读书，它就在书桌上面的檐隙里吹气，那个声音很大，好像一个受了委屈的人在喘息，但它始终不肯以全身示人。

在僧寮的床上，他放着一只背包。他平时几乎不睡床的，一天他发现那个空包突然非常鼓，而且还发出吱吱的鸣唱，一条小蛇已将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我在演理师茅篷里吃过早饭后去隔壁的大道师父茅篷。他正在吃饭，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上一次我从他的茅篷里穿过上山，曾在他那里停留。在前山，除了平安茅篷八十多岁的比丘尼常花尼师以外，他是住山时间比较长的，住了二十多年。“文革”后住山的那些老修行人很多都已经离开人世了，“文革”后上山的一些师父很多去了南方的大寺院，成为出家人的代表。在气功流行的年代，大道师父在民间以特异功能和气功为人治病而广为人知。

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位居士，六十多岁了，孑然一身，他还没有等到合适的缘分受戒。他的老家在山下不远的小镇上，小的时候他就喜欢亲近道士、和尚，更早的时候他在山下的悟真寺学习佛法，后来住兴教寺和太兴山。1982年上了大顶跟兴庆寺主持继诚和尚住山。

因为不是受戒的出家人，所以继诚和尚圆寂之后，他下了岱顶来到这里。这座山上的很多茅篷他都住过，他熟悉这里的一切情况。

在其他住山人那里都传说大道师父有神通，我请教他关于神通的事，他说那都是谣传。

他住在这山谷，多年来夜里从不睡觉。他说晚上能看到的事物太多了，山外的事情、山里的事情及天象都能一一显示。

他对目前社会的发展和状态看法很悲观，他说人们只知道目前享受得很好，而不知道危险就在眼前，人不向善，不慈悲，圣人没有办法解救。

这几年在山里看的灾祸越来越多，情况很糟糕，这是众生不向善引发的感应。

他说的这个危险是人因为道德沦丧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和自然灾害，人类的生存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危险了。这种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是人类自己招致的，它远比地震、火山爆发、暴风、洪水、干旱、病毒更危险。

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物质极大丰富，歌舞升平。现在的危机在哪里呢？你看看世界上哪个人不争利？要争利，他的动机和目标就肯定会损人利己；人人都损人利己，这个世界怎么能和谐呢？这些并不是自然发动的灾害而是人心感应的：人心善良，风调雨顺，没有一样不好；人心



不善，感得的所有一切物质都变坏了。

对于地裂、滑坡，大道师父说一般人不知道那背后的事情，那是地中的阴浊之气出土，人心不善会感应邪恶现世。

吃过饭，大道师父愿意带我上山走一走。凉水泉在山谷里，四面环山；登上山梁看下去，山峰环绕，像一朵莲花。在远处能看见演理师和大道师父的茅篷坐落在莲花中。

山梁上第一个高处是龙尾跃起的地方，从那里下去二里是二龙洞，住着一位禅师。往上是小梯子，这一段路三面峭壁，台阶高三十多米，两旁有铁链可以扶。登完小梯子进入一个石头垒起来的小门洞，门洞上去是一块巨石，石头下有三间土木建筑的地藏殿，上面供地藏菩萨和十殿阎王。殿前有一个几米见方的院子，三面悬崖，路从巨石下通过。

我与大道师父坐在地藏殿的台阶上休息，山风吹干我们脸上的汗水。印超师父正在篱笆搭成的斋堂生火做饭。地藏菩萨端坐在大殿里，这个地方风光太好了，遗憾的是菩萨头顶的房顶透着阳光，菩萨也许需要一顶遮雨的帽子。如果下大雨，大殿里会下起小雨，大殿里除了菩萨像和十位阎王像，看不到其他。

印超法师是南方人，出家十多年，他曾经拜过佛教的四大名山，是行香礼拜，走三步磕一个头。

他是个性子很急的人，说话语速很快。印超师父的小斋堂看起来是前不久才造起来的，墙是用树枝编制的篱笆涂上泥巴做成的。印超师父晚上在那里是怎样睡觉的？我没有看到其他可以睡觉的地方，这里除了三



间大殿和屋檐下的小斋堂，没有其他的建筑。

印超师父太热情了，忙招呼我喝水，小斋堂搭在地藏殿屋檐下，勉强可以避雨。正午的时候太阳很毒，斋堂里炊烟出不去，呛得他一脸眼泪。他正在炒米饭，还做了一盆南瓜汤。

饭做好后，我们坐在地藏殿的台阶上说着山下远处的风景开吃，米饭很好吃，南瓜汤也非常美味。印超师每喝一口汤就毫不吝啬地赞美自己的厨艺及这个南瓜汤的味道。

因为海拔太高，山上缺水。山顶上没有高大的树木，院子是不足十平米的平地，水是雨水攒起来的，烧柴需得下山去砍。

稍事休息后我们继续上行。地藏殿往上是破山石护国寺，建在几块大石头中间。在山门口的悬崖边一块大石裂出一条缝隙，一条小路正好通过，传说这条路是关圣大帝用刀劈出的。

护国寺的山门依巨石而建，门前不足三尺以外就是悬崖；院内有一块巨石，巨石将寺院分成前后院。前院一间僧寮，后院三间僧寮和两间斋堂，三间大殿，寺内碑记上记载着建寺的时间是唐贞观元年（627年）。

后院山崖上有一条开凿在石壁上的小路通往喇嘛洞，明朝末期，五世达赖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大道说前些年曾有一位尼师准备在那里长住，但只住了一夜就下山了。那个夜晚洞内进来一人与她说话，将她吓走了。那个洞在悬崖峭壁上，关上门任何人都进不去。

民国时期高鹤年居士曾经在这里打禅七过年，并在《名山游访记》中记载：“是时各茅篷有道士四五十人，其中学禅者多聚集破山寺，专学

参禅。”虚云老和尚来山时这里住本昌上人。据大道讲，民国时这里有两栋木楼，住着几十位修行人，建筑都在“文革”中被毁掉了。后来从蓝田来的能忍师四处化缘重建了这座寺院。现在由从普陀山行脚来的一法师常住。

上次走到地藏殿时天色已晚，印超师送我半块他种的南瓜让我带上作为礼物来破山石护国寺投宿。

那个夜晚一法师父将我的行囊安排在后院喇嘛洞口的僧寮里，我们在院子的蒲团上趺坐。夜空中的星星如莲花盛开，光华耀眼，清静纯洁。我想晚上就在这星空下入睡，但风的确很大，夜很凉。

一法师去年冬天来到这里，那个百年不遇的寒冬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度过的，反正活过来了，日子一天一天过。他以前生活在南方，山上风特别大，没有来得及找人盘火炕，山上少柴生火。我不忍再问。

院子东面的墙倒了，现在还没有立起来；后院大殿的山墙也倒塌了，大殿的地基是唐朝的，已经开始往外垮塌；地基下就是上山唯一的路，路下是悬崖。他叹息，不知哪一天会垮塌下去，那样会砸死人的，也不知道哪个路人会正巧碰上。他说他现在感觉自己没有能力来修复这里，也不会化缘。如果在南方像这样的古寺早就修复好了。但在这里不行，修庙要看因缘。他期望能在他手上修好，如果因缘不足就照看好这里，等待有人来接管。

他已经计划好将大石头下碎裂的石头清开，这需要找一台碎石机，雇佣一些工人，然后就地取材，用碎石头砌院子的东墙，然后再将后院的大殿拆掉重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整个工程预计需要七万元左右。

这是个不小的数字。

他想趁自己在这里的时候将它建设得好一些再交给后面的人，只要有合适的人来接这个地方他就会离开再去别的地方。

我的行李放在对面后院的僧寮里，晚上我将一个人睡在那里。

一法师坐在我对面，我看见他背后的那个屋子里突然出现灯一样的红光，闪了三次。那个房间并没有光源，光从哪里发出来的？屋子后面是悬崖，崖下是大山谷；对面的山很遥远，没有人迹。

早上我起床后从悬崖上的小路走过去参观了喇嘛洞，一法师在门外大石下的崖边打坐，他的前面是云海，山谷不见了，变成了海，云浪变幻，对面的山也沉到云下去了。太阳东来，似乎发出滚动的声响，我站在一法师身后照了一张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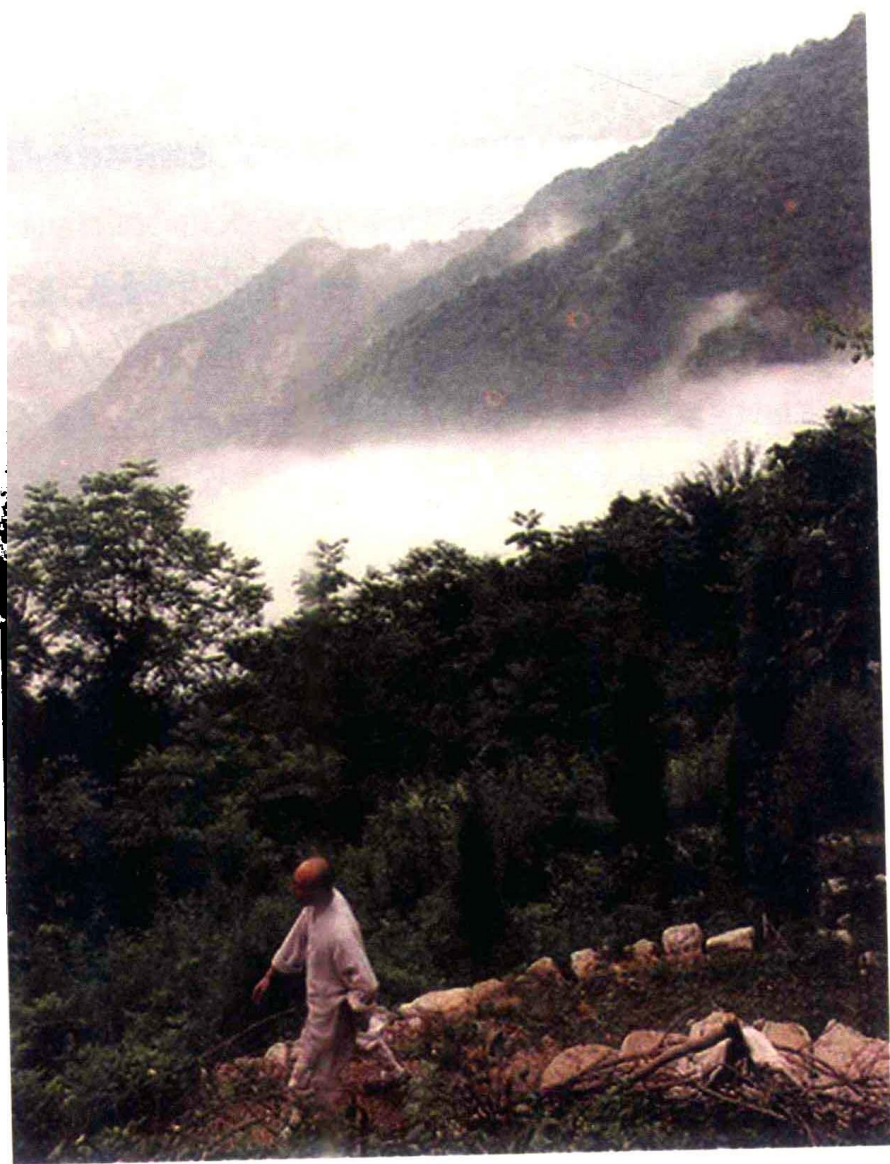
打完坐，一法师开始做早饭，小米粥煮干野菜。

吃完饭我为已经倒塌的大殿山墙和将要垮塌的地基拍了照片，希望下山后能呼吁居士化些缘，为修建寺院出一点微薄之力。

一法师教我动中禅，他将手臂交叉起来，神情安适，在狭小的院子来回走动。那宽松的衣袂在风中舞动着，像要凌风飞行。

他说当你很放松的走动时，只要感觉你在走动就行了，慢慢体验就会知道动的乐趣。你心里只有脚步在动，风在脚下时，脚步就轻快起来。身体也轻便、舒适，没有其他，慢慢体会，禅其实就在当下这一刻放松的走动中。

清晨的阳光从寺院东侧没有围墙的院子里照进来，琉璃一样的光影中，一法师在一方，我在另一方，我们沉默着低头各自走着自己的路，



苍茫云海间 (赵莱 摄)

擦肩而过，如此往复。

中午的时候，印超师从地藏殿上来问候昨夜睡眠如何，没做停留便下去了。

那已经是一周以前的事情了，现在护国寺大门挂着锁。我们上了破山石上方的石顶，大道要去看望他的师父继诚和尚，他的灵塔建在山顶的灌木之中，向下看去，护国寺的院子里有人影，大道师父说那应该是一法师，奇怪的是他将自己反锁在寺内，我想他也许是不希望被打扰。

在继诚灵塔之上是嘉五台的岱顶兴庆寺，这里曾经有五进大殿，继诚灵塔目前所在的位置是以前的山门，现在的路从下边大梯子的石头台阶上爬上去了。

兴庆寺是唐开元年间五华祖师宗密来到这里用神通建造的，当时据说琉璃瓦堆在雪瓦山顶上，从对面扔到这里的大顶上。砖头是用羊队驮上来的。

“文革”的时候，红卫兵们不怕山高险峻爬到这里来，千年古寺不敌他们的拳脚，他们走后大台之上没有立着的东西。

大约三十年前，继诚从北京来到这里，开始恢复这个道场。据说他住山的时候，很多地方官员都成了护法，这个地方每年举办法会时从山下的城市和乡村前来的人群，用拖拉机拉来粮食背上山，这个狭长的山顶上据说当时住了一万多香客。

如今山门下还有一个长满青苔的门洞，那是当年进入大殿地下一层

的通道，现在已经废弃了。

十多年以前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曾经来到这里，那时继诚老和尚也还住在此地，当时的路穿过寺院再从大殿后面的大石头下面出去了。那里有一个土木结构的小骑楼，从那里出了兴庆寺，前面是神仙场和龙脊。

后来来到这里的慧坚师父将后山的门用柴垛堵上了，在山崖的东面用水泥板重新修了一条栈道。

现在兴庆寺的山门孤独地立着，院子左右都是悬崖——这倒省去了围墙。

正午时分，大道敲开了兴庆寺的大门，这里唯一的常住师父慕贤来开门。

大殿的佛像后是一个侧门，从那里可以进入到兴庆寺的后院。寺院的木质阁楼能住不少僧人，后殿的门锁着。这时正是慕贤师父的午斋时间，我和大道都没有饿意。我们坐着，一边喝着他用雨水煮的铁观音，一边欣赏他吃饭。他趺坐在棕蒲团上吃得太香甜了。他吃着面条，就着碧绿的蔬菜，清脆的咀嚼声像是优美的伴奏，这样一个简单的午餐被他吃得生起了风声。他说你看我在这里吃得很简单，但是很甜美，并不会缺乏营养，我的菜都是自己种的。我在这里很自在，需要的很少，每个月只需要一点点粮食，不用多余的东西，我的心上也没有事情。我住在这里就是吃饭、打坐、念经、睡觉。这些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现在种了吃不完的菜，每天快要全部围绕吃饭过活了。住山围绕吃

饭要花去很多时间，粮食要背上山，做饭要花去大量的时间。

住山要有对治人的方法和对非人的办法。一天深夜，有一伙人敲门进来，在寺院里行为不端，叫嚣着要烧寺院。这时寺里本来就他一人，他说你们随便。出家人无所畏惧。

对于非人，他倒没有碰见过，他认为一切魔障都是自己起心动念招来的，先做到自清其意，对于无始轮回以前的宿亲怨主，如果来找麻烦那也是任其自然，怕也没有用。人总是怕失去这具皮囊，如果你的道德好，护法天龙会保护你；如果连他们都不护持你，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自己容易放逸。在大丛林有人约束，但在山上自己管自己就容易放逸，因为早上老起不来，睡得太舒服了。他脸上光鲜，看起来大约三十多岁。

十多年前，他离家后到了扬州高旻寺修行，几年后又从那里去了藏地的五明佛学院。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教育最好的佛学院，在那里他正好赶上了一位大成就者往生，就看到了那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天降舍利。开始的时候舍利如雨，不过他没赶上，后来只捡到了八颗舍利，之后到了这里。

在五明佛学院他学习了因明。因明帮你深刻认识一切，任何一种事物都应该以正量来衡量。在此过程当中，驳斥非理、谬论、邪见，也即以正理来判断所知，用现代的语言也可以说是逻辑推理学。

色法在，心法在，有境有心，有心有境，诸法有自性，诸法无自性都是标月指，最终指向根本自性。悟道由此开始。



他说一切都有因缘，出家人今天住这里，明天可能就在别的地方。虽然目前这个地方很破败，但是他不会刻意地去修建，对于修行来说住在任何地方都一样。修建道场是祖师慈悲，寺院的修建是表法，对于自己来说他只想将更多的时间用在修行上，修庙如果因缘成熟了自然会有人来修，这个不能求得。

这些年来，他不断地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平时不会与家人联系。其实做父母的对子女要求很少，他们只希望你好。

现在他觉得也不错，如果自己不出家，父母年龄大了还得为自己花钱结婚、买房子，然后带孩子。现在他过得就很好，至少不再拖累他们了。当他们或许忘记自己还有这个儿子的时候会意外地收到儿子的信息。

父母亲人，他们迟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而他只是早一点离开他们。

他对我说如果你要出离世俗，要尽早，当然你现在已经成家了这个就不说了。

假如你出家，不出一年半你的爱人会重新找到合适的人过下去。他们不会因为你而使生活停下来。

当然如果你要离开，最好找一个陌生的地方，不要被他们知道，在那里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听过一句话吗？

人生一场梦，人死梦一场。梦中身富贵，梦醒在穷乡。日日在做梦，不觉梦黄粱。梦中若不觉，枉做梦一场。

这里风很大，尽管太阳还在头顶。以前的寺院屋顶都覆铁瓦，如今这些铁瓦堆在院子一角。慕贤师父带我参观大殿后面、以前上山的必经之路，在大殿的一角，是一个木门，从这里望出去。是对面雪瓦山青色的山影和龙头的巨石，比尔·波特曾为继诚和尚和身后的山留过一张合影。时间已经过去十六年了，我为继诚和尚的弟子大道师父在这个角度上也留了一张。

想不到大殿后面的地势很宽阔，虽然是个斜坡，但因为有两块巨石，这个地方就成为坐禅最理想的道场。

五年前，在慕贤师父还没有来到这里的时候，慧坚禅师住在这里。据说他曾在这里入定，定中看到七个太阳绕着这个大台。

巨石上有斑驳的石刻，应该是唐宋时代的道人们留的手迹。从巨石下通过骑楼出山门是通往龙脊的路，现在已经长满了草。

回到后院喝足茶水，大道师父与我们辞别回他山谷深处的茅篷去了。我坐下来继续喝茶。太阳偏西的时候我辞别慕贤师父往龙口去。出了大殿的门，从兴庆寺没有围墙的侧门走下去，那有一条悬空的栈道，路从龙脊上上去，再从龙头向西绕下去。

嘉五台是一条巨大的石龙，龙口的茅篷建造得不可思议，它就在这条龙张开的嘴巴下，一块巨大的石壁向空中伸出去几十米，两间黄泥屋子就簇拥在狭窄的石壁下，茅篷的山墙下是飞云变幻的深渊。

茅篷门口的木栅栏外种着几株忘忧草。

我想这里的主人是喜欢读书的，他也许曾经对《诗经》有很深的感情。

我走近木栅栏门念了一声佛号，主人从屋里走出来，施礼开门，让我进屋。

茅篷主人法号义净，三十多岁，面色清新，似乎保养得很好。在这么高的山上他是我见到的最具书生气质的修道人。

茅篷只有一床、一佛龕、一小桌、一架书，没有多余的空间。斋堂比这个空间更小。我在这里没有看见囤积雨水的窖，师父说他每次下山背水，一次背三十公斤够用一个月，从这里下去到河边背水一个来回需要三个多小时。

他拿出两袋方便面让我吃，他说他每天就吃一顿饭，从来都是随便对付，吃什么都无所谓，能保证身体最基本的需要就行了，况且吃多了会昏沉。他不愿意将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些事情上。他说，后山狮子茅篷本虚法师的弟子很会包饺子，他们经常做好吃的，你幸运的话过去能吃到。

当年过昏沉关，他用了两年。那两年他每天晚上睡在一根圆木上，稍有昏沉，身体一动就会翻下来，清醒过来继续打坐，后来渐渐度过。破相（一切相）之后睡与醒没有区别，睡中周围任何事情都历历可见。过了昏沉关，人会日渐精神，即神满不思睡，浑身清干之后没有睡眠，睡的只是身体，心不昏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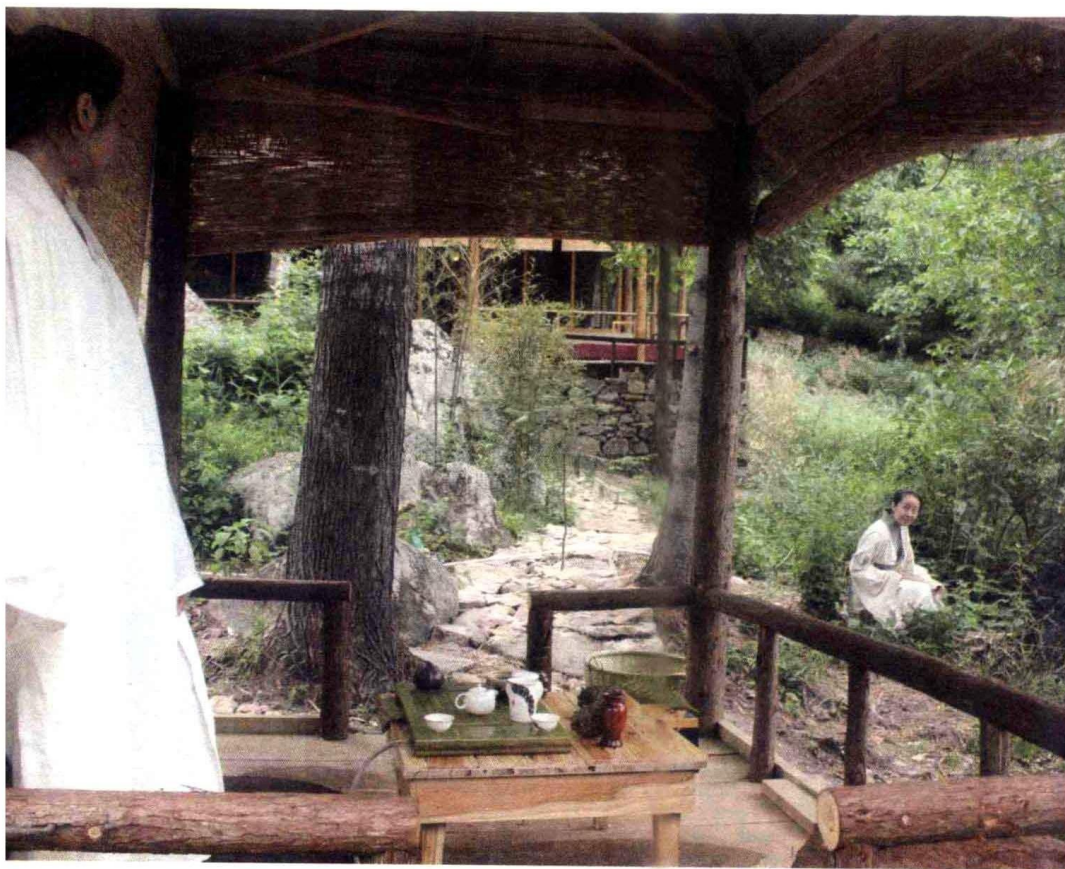
佛法中对于睡眠有十二种细分，昏沉与睡眠是深浅之分，昏沉在是非之间，粗昏沉如浮光掠影，细昏沉如看电影。

在床顶的蚊帐上我看见笼里有一只小白鼠，义净说它被别人抓住了，他要过来让它在这里“挂单”，等过一段时间让它吃得好些打算放生。













曾经有个寺院，老鼠越来越多，僧人们的食物、粮食被它们消耗掉不少，情况越来越严重，执事僧不得已下令“遣单”。寺院里都有伽蓝护法，于是照办。第二天，寺院里的老鼠排着队浩浩荡荡从寺院山门往外跑，结果在山门口遇到另一位大禅师。这位禅师有神通，他以他心通问老鼠，你们这是往哪里去？老鼠中的长老哭诉，因吃粮食太多被遣单。这位禅师说，你们既然出生在寺院那说明你们有吃佛家饭的福报，你们是常住怎么说遣就遣，况且你们又没有犯戒，我去说个人情。最终它们又回到寺院常住。

义净师父说这只老鼠是个有福报的小家伙，能在这里“挂单”说明它前世有这个福报。我们要随顺因缘。

十多年前他在高旻寺出家，那里曾经是近代中国禅宗高僧最多的寺院，现在仍以道风著称于云门。后来他在江西云居山虚云老和尚的道场住过，三年前在五台山打禅七，受慧通老和尚指点他来终南山住茅篷。慧通禅师是目前中国健在的为数不多的禅宗泰斗，他当年曾经受过虚云和来果老和尚的教诲。

老和尚说终南山境界很大，但是境界大的地方道力也大。关于住山的境界，义净师父说民国时有虚云老和尚的弟子一行老和尚住茅篷。一夜老和尚正在打坐，屋里进来四个抬着轿子的青衣人，说弥勒佛派来接他去西方极乐世界。老和尚心想自己修禅怎么会去弥勒佛的西天世界，感觉蹊跷，抓起引磬打了出去就什么也没有了。几天以后一位山下的居士上山说奇怪，他家的马生了一匹青蹄的死骡子，这个骡子生下来的时候竟然带着一个引磬。

前些年卧龙寺的师父讲，一位住终南山的僧人有一天打坐时发现他的门前有很多闲人，男女老少，看起来就像山下的山民。开始他没有在意，后来又看到他们，他心里动了个念头，想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念头一起，那些人突然就一拥而进，扒僧人的衣服，吸食僧人的精气，后来他连续七天施食才送走了他们。

曾经有一位师父结庐住在青峰山的东峰，他看门前有两棵树不顺眼，就找山民将它们砍了，结果后来在修行时见到了恶境界，举止癫狂，被山下卧龙寺的师父送至疗养院治疗。

十多年前有卧龙寺西堂师父应太兴山超明老和尚弟子的邀请住山，这位师父之前曾在南华寺做班首。冬天山上大雪纷飞，天气寒冷，摩诃慈恩寺地势高寒，夜晚守着火盆还是冷得睡不着，于是他拥着被子在床上打坐。都说“八百狮子吼秦岭，三千纳子住终南”，终南山罗汉那么多，他想知道罗汉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在哪里。正这么想的时候感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拖着自己出了茅篷，茅篷外的树木山川就像坐在火车里旅行那样在眼前掠过，感觉是在贴着地走，但速度却是像飞，一会儿到了一个山洞。这个山洞是在地上直着下去的，很久才落到了洞底。一位老僧坐在面前，老僧青衣短发，低眉敛目对他说，我在这里很久了，你现不适合住山，赶快下山去吧。他问怎么回去，老僧说还是我送你一程，说完又像来时一样他又被一股很强的力量送回到自己的茅篷，进了屋子之后他看见自己还坐在床上打坐。

第二天他就匆匆下山了。下山后我在卧龙寺找到了义净师父说的这位僧人，他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他几乎忘了，那次经历之后他开始



空谷深閉門

相信终南山神圣不可思议。那位罗汉还与他说了一些话，但那是不能与人说的，这十多年了他没有再上山，或许将来因缘成熟了会再去。临行前这位师父嘱咐我不要透露他的法号，以免有好事者来打扰清修。

义净师说魔与修行的次第是相应的，有怎样的层次遇怎样的境界，境界越大说明道力在进。曾经有僧说希望天魔波旬下界障碍自己，那是妄想，他还没修到那个层次，魔王才懒得来，只派他的魔子魔孙来就足够了。

对于住山，义净师说这其实是件不容易的事。古代的修行者说：不破本参不住山，就是说你要住山专修先要开悟，开悟之后你才有资格住山，这样你才不会整天胡思乱想，不会被境界吓跑。一个念想一个生死，不被境界所转才能不被生死所转。

从龙口茅篷的门前向南方瞭望，最近的山是观音洞的山顶，往西是雪瓦山的最高处，那里是另一条龙的龙头，义净师讲民国时有天然比丘尼住在对面的山洞里。她后来就在山上的山洞里坐化了，并成就了肉身不坏（大约在1919年左右），人们称她为天然尊者。“文革”中红卫兵上山将她的肉身推下山崖，后来有人在山崖下找到了。

当时这位僧人的弟子将要行脚到南方，下山前她对弟子说，再回来时如果见到她的肉身不倒就封洞，弟子回来看见师父端坐圆寂，就将肉身封洞。现在人们又为她塑了泥身像，不过变成了男身。

唐朝的时候那里曾住着一位修行人，大雪封山前山上的粮食快吃完

了，弟子要下山去打禅七，师父叮嘱米只剩下两碗了，禅七打完不要停留，带些粮食上来。徒弟下山后打完七大雪就封山了，山下寺院里的师父留他住下，等来年开春雪融之后再上山。

第二年春天，冰雪融化，山路重新可以攀登的时候他才想起师父下山的嘱咐，但是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他想师父肯定已经饿死了，就号啕大哭起来。随后带了几个山民上山准备为师父处理后事，上山以后看见师父正在山路上扫雪迎接他。再看米缸，里面的米还没有吃完。

我登上观音洞的山顶拍了一张龙口茅篷的照片后开始往山谷里走，穿过似乎有人踩过的灌木丛爬上了通往雪瓦山的山路。

爬这个山路需要像猿一样轻柔才能上得去，路在山体的碎石间，落满了树叶，不知道多久没有人踩过。路的一面是深渊，有的地方拉着铁丝作为扶手，铁丝已经生锈了。山上有两块大石头，石头下面西侧有一个茅篷，它的顶上竟然奢侈地使着红色的瓦，茅篷门大开着，有生锈的引磬和已经破碎的铁锅。

院子里长满了柔软的兰花，转过茅篷有一条狭长的深谷。这深谷是两块巨石的缝隙，那里有个水池，石头洁净发白。巨石表面平坦，我想睡上去。平台下是一个山洞，里面供着天然尊者的塑像。

这个大平台下，三面是山谷，风从三面来，石头上不着一尘，竟然洁净甚过我的衣服，我坐上去，影子印在上面。对面青绿的山像透明的山水画，带着水汽丝丝浮动在眼前，我想将它拓在我的灵魂里带走。

一位老僧在我身边打坐，山洞内篝火红如梅花，周围春草、夏雨、

秋云、冬雪，树木在风中禅定，石头于枯草上敲木鱼。我在这里不知道坐了多久了，起身一时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四顾时，一切都变成了金色，一朵莲花样的云起伏在龙口茅篷后面，我调了几次焦距都没能将它装在相机里。于是开始节节从山道上返身退下来，走这样的山路才叫走路，一步一念，少一念就可能失足滚落。修道路却比这更凶险。

下了山，身上的汗被山风一吹，我觉得这身体被山风染透了颜色，现在是夏天，如果是秋天的话可能是火红的吧。

赭色的天山里的光阴像雕刻出来的，我抓紧时间找投宿的地方，考虑一遍还是兴庆寺有地方借宿。于是我重新回到那里，在夜幕中叩开了兴庆寺的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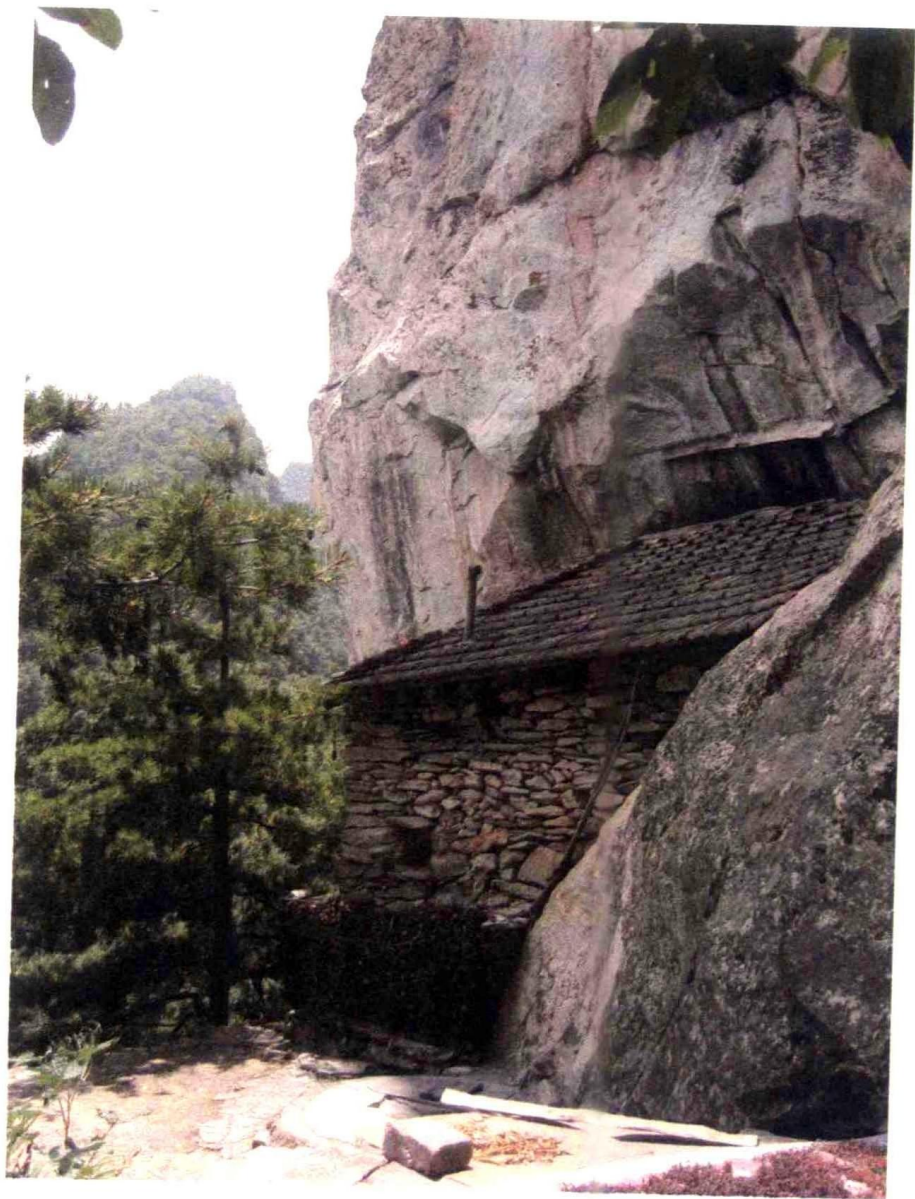
打坐之后我在慕贤师父给的蜡烛下诵完经倒头就睡，房梁上的老鼠许是很久没见过陌生人的吧，很兴奋，在上面跳了一夜的舞，而且还有伴唱。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谁也不能将我从床上拽起来。

第二天看完日出，我坐到斋堂里拉起了风箱，火塘里的火像雪地上的梅花，火星洋洋洒洒起飞起来，变成了雪花一样的白，一会儿落满了我的眉毛。

这里海拔一千八百多米，水很难烧开，吃饭是件不容易的事。慕贤师父执瓢下厨，不久我吃到了雪白的面条，里面还有他亲手种的碧绿的菜。

吃完饭我拿起他送的手杖，开始爬通往观音洞的山路。

观音洞在一个悬崖上，门则开在一个凌空突出的平台上，像一道裂



观音洞



缝，只能容一人通过；窗子开在朝南的山崖上，对面是青绿的山峦，白云有时挂上去作为窗纱，它们四时变幻着。

要到达这个地方如果不是有人带路，除非在空中飞行才能发现。

上次大雾天我站在洞前念佛号，很久没人来开门。有人似乎在里面摘菜，我走开了。

这次我为了检测自己的耐心，持续地念颂阿弥佛的名号，我想如果洞里的隐士不愿开门，那么他们也就是不给阿弥佛面子，这时门被打开了。

开门的比丘尼说你很幸运，一般人敲门咱们不理睬他就走了，你是例外。这时阳光从对面山顶上直射过来，洞顶上的石头像自然裂开，一线阳光进来，石壁金光闪亮。进了一人宽的红色洞门，是斋堂，再往前地势突然缩小，经过台阶下去是佛堂，那里有一扇石窗，阳光正照进来，佛龕一片光明。

洞中住着两位比丘尼。师父和徒弟，为我开门的是弟子，她们都拒绝说出自己的法号。年龄大一些的比丘尼说咱多年前也曾天下名山一路参访，遇到门不开的咱就是死等，这是诀窍，呵呵，如果你少等一会儿今天就进不了这个洞。有时咱们发现有人来，就关上门，咱们脸拉得老长实际上心里什么都没有。有人路过渴了要喝水，咱们不可能拒绝。

她说今天既然进来了就是因缘，你运气还真好，正好赶上吃饺子，马上就煮好了，咱们山人平时很少吃饺子的，你来了就是你该吃。这菜都是咱们自己种的，你好好尝尝。

你今天第一次进洞，咱们这洞也没有滴水。几年前大台上的师父听

说这洞是难得的福地，以前圭峰山的禅师曾经住过这里，就跑来看，结果本来干干爽爽的洞他一来就开始滴水，那个水不知道从哪里来。洞顶上滴水，洞中无法住，他一看吓跑了，结果他一走就好好的了。他是想与我们换他的大台。

住这个地方是因缘，咱们开始来到这个洞之前住在草堂寺上面形状像帽子的山下，在那里有位老师父护持，在那里住了很多年，很清净。以前住观音洞的师父在这里住不下去，她说这里太潮湿了，生了湿疹很严重，要与咱们换，咱们就来了。咱们来了——一看是不错的地方，没有觉得潮湿啊，住得很好。刚来的时候，咱们没有带什么东西，也不愿下山就吃些野菜，咱们住山就是要尽量地减少外缘。以前咱们吃的都是自己背上来的，现在几乎不下山，虽然一再拒绝外缘，但是总有人找来，有南方来的居士经常过来，带来必需品。

为什么要减少外缘？咱们出家就是要出离尘俗。在家人身上不是爱就是恨。当然将来到时候了还是要出山外去。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

一般住一个地方以三年为一个阶段，咱们已经在这里住了第二个三年了，前三年比较执著，现在如果说要走，咱们这顿饭不吃背上包就可以走。

小师父将饺子端上来在佛像前燃香、持咒、施食，饺子很肥美，看我年轻，她们给盛了一盆，一直吃到我想永远绝食，筷子才被允许放下。尽管只是这样一顿饺子斋饭，但还是成为我在山中印象最深刻的经历。

年长的比丘尼早年出家于五台山佛学院，高中时身体不好去了寺院，后来就出家了。她告诉我她的弟子曾先后两次出家，第一次被家人找回

去了，后来她终于悄悄地一个人来到了终南山。她们在终南山遇见了就一起修行，到现在已经共住了九年。

她的弟子是圆照法师的徒孙，她来到终南山不久圆照法师就往生了。圆照法师是一位了不起的修行者，她二十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升座讲《法华经》，那时候很多人大老远来准备抬她去讲经。每次当人们找到的时候，她已经在寺院的斋堂里系着围裙去做斋饭了。八十多岁的时候，圆照的相貌与之前发生了重大变化，显示出庄严相，像一位比丘的相貌。但是在她住世的时候知道她的人很少。

圆照法师是显密的大成就者。为何汉地与藏地修法不同，年长的比丘尼说众生根性不同，所以佛有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众生的这些“病症”。内地的人生性多疑，你让他信任何东西不怀疑一下就能种到根里，不行，所以内地修禅；藏地的人性直，认准的事情他不会打弯，所以修密法适合。

临别时这位修行者提醒我要常怀一颗清净的心，保护好自己心中最纯净的种子，使它们不受污染，将来自然会受用；永远要看到别人是完美的，众生都是佛。

在这个山谷底下还有一个隐秘的山洞，我听义净师父说那里很少有人去，那个地方叫大愚洞。洞里的那位师父一年难得下山几次，周围长满了草，与外界不相往来。我于是向年长的比丘尼问路，她哈哈大笑起来，说那个地方啊，就像孙猴子出生的那块大石头，那位师父住在大石头的肚子里。在山谷里行走，你以这个洞上面的石头做参照就找到了。洞门在我身后关上了，但是仍然传出那位年长的比丘尼爽朗的笑声！

从观音洞下面的山谷下去，路基本上是草上踩出来的。盛夏的草中，你得像游泳那样用手拨开淹没一切的草才能移动。在山谷的中心，我找到一眼从山崖下汇聚起来的泉水，泉水里有水管通往下方，在草丛中有一块菜地。我想我找的大愚洞该到了，但这样一个地方会有一块大石头吗？我一路想象着大愚洞的情形：山崖上有一块巨石，其中有一个洞，一位僧人在洞前打坐。

在靠近山崖的地方，大愚洞出现了，它是一块有三间屋子大小的巨石。巨石朝南有一个洞口，洞前有茅草棚，院子里种着番茄，养清师正在洞门口的石桌前静坐。他似乎知道我要来，已经准备好了茶具。

养清师几十年前出家，曾经住过云居山和山下的卧龙寺。他说国内的禅堂他几乎住遍了，前段时间刚从少林寺打禅七回来，以前他们在禅堂坐香连续坐十二个小时之后还可以跑十二支香。

早年他学习过气功。曾经亲近过著名气功大师张燕生、庞鹤鸣等，还在当时国内最大的气功学院教授气功。

关于气功，一般人用它疗病，它也的确可以为人治病。练气功的人不能去医院，到了那儿，病人哪里痛他就哪里疼。

对于气功你说它算不算一种神通？狗的嗅觉比人的灵算不算？

它们是开发了你自己无限功能的一点点潜力。

曾经有位师兄功夫用得不错，他可以不思而知，一切都是如此。比如他蒸馒头从不看时间，馒头熟了自然就知道了。这种情形是佛教唯识宗讲的现量境界，如同你刚睡觉起来眼睛张开，看见一切物体不用思考

分别你就知道它们的存在和名称。

这是因心清净而福至慧生。

为什么现在修行有成果的人相对少了？因为我们的心太散，从小受到的干扰太多了，那些习气很难去掉。修道就如同发力，你的力量太分散了，着力点不集中，力道就差远了。人的根性有差别，比如古时的人射鼓，一般人只能射穿一面，那些根性好的人一箭可以射穿七面鼓。佛家讲的破三关，我们一般人是一个一个破，有的人一口气可以破三关。

十年前养清师住在对面山下时候，与他为邻的是一位练气士。那位练气士有几位师弟，其中一位练成阳神出窍。当他的阳神回到家里时他的弟弟正在修自行车，那位练气士搞了恶作剧，将他弟弟的车轴给藏了起来。几天以后回到家，他问弟弟是否丢了东西，最后他从一个墙角下拿出了那根车轴。

前些年的时候有人来这山里寻百岁隐僧，没有找到。他认识的一位师兄也前后两次上山寻访过，一次他在后山遇到一位老僧，是从虚云老和尚那个年代来到这里的（约有一百七八十岁），这位师兄请教如何立话头？老僧说我住山这么多年了都立不住话头，更何况你？

养清师比较清瘦，个子很高，耳朵很长。这气质让我想起某个壁画上的菩萨。他语速很慢，听他讲话适合打瞌睡。

黄昏的时候阳光照在对面山上，满山金色闪耀，苍鹰在山崖上回旋，山谷里的颜色沉下来，变成黛色。养清师要煮面条留我吃饭，我匆匆道别，准备翻过山梁去后山的狮子茅篷挂单。

临行养清师要我背上一些他种的番茄路上吃，顺便送一些给狮子茅

篷的本虚禅师。

我从前山大愚洞背着番茄翻越山谷到达狮子茅篷，在那个山谷里徘徊了半天，山路绕来绕去，岔路很多，在每一个岔路口我都要停留辨认。太阳已经将这个山谷遗忘了，树林里很快黑下来，石头上生满苔藓，路很潮湿，而且都在大石头中间。这里洞穴太多了，个个都深不可测，又都冷风嗖嗖的，每路过一个洞口我都担心会爬出来一条大蛇。找到路的时候，我的汗水已经流干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几乎不是路，山岩的裂缝中被插上了石头作为梯子。往上攀登上了山岭，我看见太阳从对面山顶上斜过来的一点光，短暂休息后继续前行

终于看见后山对面的群峰，我走到一块适合眺望的大石头坐上去休息。一低头我连忙跪下来磕头请求宽恕，我的脚竟然踩在了写有“面然大士殿”的一块木板上。面然大士是瑜伽施食法门中鬼王的代表，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为自己的莽撞懊悔不已。

下了通往后山的山谷我欣喜起来，终于能拜见虚云老和尚修道的茅篷了。当年老和尚在下方的狮子岩下搭茅篷，这里下山取水太远，只能化积雪饮雨水；主食是洋芋，他每年种三百六十五窝洋芋，每天挖一窝，结多少就吃多少，随缘而食；他的床板只有三尺长，几乎不怎么睡觉。

在这里他看着对面岭上云来云去而虚空不动，以此自号“虚云”。

一年腊月，虚云老和尚洗完洋芋下锅后开始坐禅，准备等煮熟了再吃。茅篷外万山积雪，山风彻骨，他身心清静逐渐进入禅定。第二年正



狮子岩下的修行者



月初六，附近茅篷的戒尘、月霞及复成法师来给他拜年，到茅篷门前发现雪地上印满了老虎的蹄印迹，他们想老和尚一定被老虎给吃掉了，进门却看见老和尚仍在禅定中，叫几下没有反应就敲引磬为他开静，出定后大家问他用过斋没？老和尚说刚才煮的芋头应该熟了吧。揭锅一看，芋头已经发霉，原来已经过去二十多天了。

对于这段时光他曾经写了一首诗：

秦山雪里梦惊回，拨尽寒炉不见灰。

者片冰心谁领略，阳回春信自开梅。

虚云老和尚的舍利塔下有两座茅篷，一座是本虚禅师的，另一座是他的弟子圣德法师的。

我正好赶上吃晚饭，菜品比较丰盛，米饭，烧土豆，还有青翠的黄瓜，菜都是师父自己种的。

本虚禅师清瘦而矍铄，目光清澈淡定，他不喜欢聊天，更多的时候在阅读或者坐禅。听一位居士说本虚法师在这里之前破旧的茅篷中打坐时，从山上滚下来一块巨石砸破了后墙，然后在他贴身的地方停住，第二天清早他搬出了破损的茅篷，重建了狮子茅篷。

晚饭后下起了小雨，本虚法师带我参拜了虚云老和尚的舍利塔。舍利是从云居山请来的，本虚禅师发动居士、僧人集资建造了这座塔，它将永远与这满山的树一起站在这里，以后还会有更多人来这里参拜。

嘉五台后山的山峰是狮子山，山体像一只雄师蹲卧，茅篷后是狮子

岩，高十丈左右。虚云老和尚的狮子茅篷以前是依岩石搭建的，本虚师父来到这里的时候茅篷已经废弃，于是他们在原址上修建了现在的茅篷。在茅篷后面，本虚禅师指给我看当年老和尚茅篷在岩石上搭建留下的痕迹和被烟火熏黑的石壁。

半个世纪以前老和尚还住在这里，白云变幻，一切都变了模样，只有这山岩还是以前的岩石。不过那白云还是老朋友，它们现在是本虚禅师的邻居。

雨季的一天，我又一次来到狮子茅篷，我将这个山谷的路程想象得太简单了，当我手脚并用在雨中爬上狮子茅篷时天色已沉，我的鞋子被雨水打湿了，见到本虚禅师我长吐了一口气，他正在听半导体广播里直播的中国“神七”上天的报道。我在火塘边烤干了鞋子和裤腿，禅师的弟子用一个脸盆为我泡了满满一盆泡面，我将它吃得一点不剩。

这一次我终于可以从容地坐下来与他详谈，十三年前他刚来到这里时，一位喇嘛在此居住，他将这里留给本虚禅师就云游去了。那时的茅篷是虚云老和尚当年住过的，在虚云老和尚离开这里以后的半个世纪，这里几乎没断过修行人的身影。围墙是以前的，但屋顶已经由茅草换成了瓦。当时茅屋四面漏风，本虚禅师来到这里的第三年冬天，雪落了齐腰深，一天山谷里竟然爬上来一队人，其中一位年龄很大的老人一见他就哭起来。老人说自己患了一种不治之症，生命在什么时候结束已经被预言了，但一场梦将这一切改变了。

在梦里一位和尚为他摩顶治好了病，他很感激问起和尚的住处，和

尚说自己住在终南山狮子茅篷。几天以后身体果然恢复了健康，他向很多人打听狮子茅篷，后来终于打听在终南山里的确有狮子茅篷。今天他终于找到了，老人说梦中那位和尚就是本虚禅师。

看到这里这么艰苦，老人又一次哭了。后来他带领众人翻修了这个茅篷，并修缮了虚云老和尚的舍利塔。

这里海拔两千米，要是在平原上建这样一座塔一个月就够了。但这里要将砖头从山外车不能到达的地方开始背起，再要走六个小时的山路到达，从冬天到冬天，虚云老和尚的舍利塔用了三年的时间。雪地里背砖头上来，沿途要烤三次火；有的山民为背沙子摔掉了好几颗牙。一起背砖头的其中有一个小女孩，才十二岁，她很瘦但一次要背四十斤砖，背不动时会被她的父亲一路责骂。山民太贫困了！在山外，给钱也不一定有人来干这些活。

虚云老和尚舍利塔下有一间关寮。前来这座关房闭关的修行人从来没有断过，每当有人闭关他们就负责护关，每天做好饭送进去。本虚禅师说这个地方很能成就人，在这儿闭过关的人都说坐在那里感觉很清静。现在这个闭关寮住着猫居士一家。

当我进入关房的时候，从炕上的被子里钻出来两只大猫，很好奇地打量着我，神情孤傲。它们共有十个孩子。这半年没有人上来闭关，这里就成了它们的地盘，本虚禅师亲自为它们护关，中午的时候本虚禅师还为它们一家端去食物。

偶尔它们也会去大愚洞的养清师那里做客。它们去的时候养清师刚

收了核桃，师父说幸亏自己动作比松鼠快一步。他将树上的核桃敲得没剩下几个，松鼠跳到树上去采，东瞅瞅西瞅瞅，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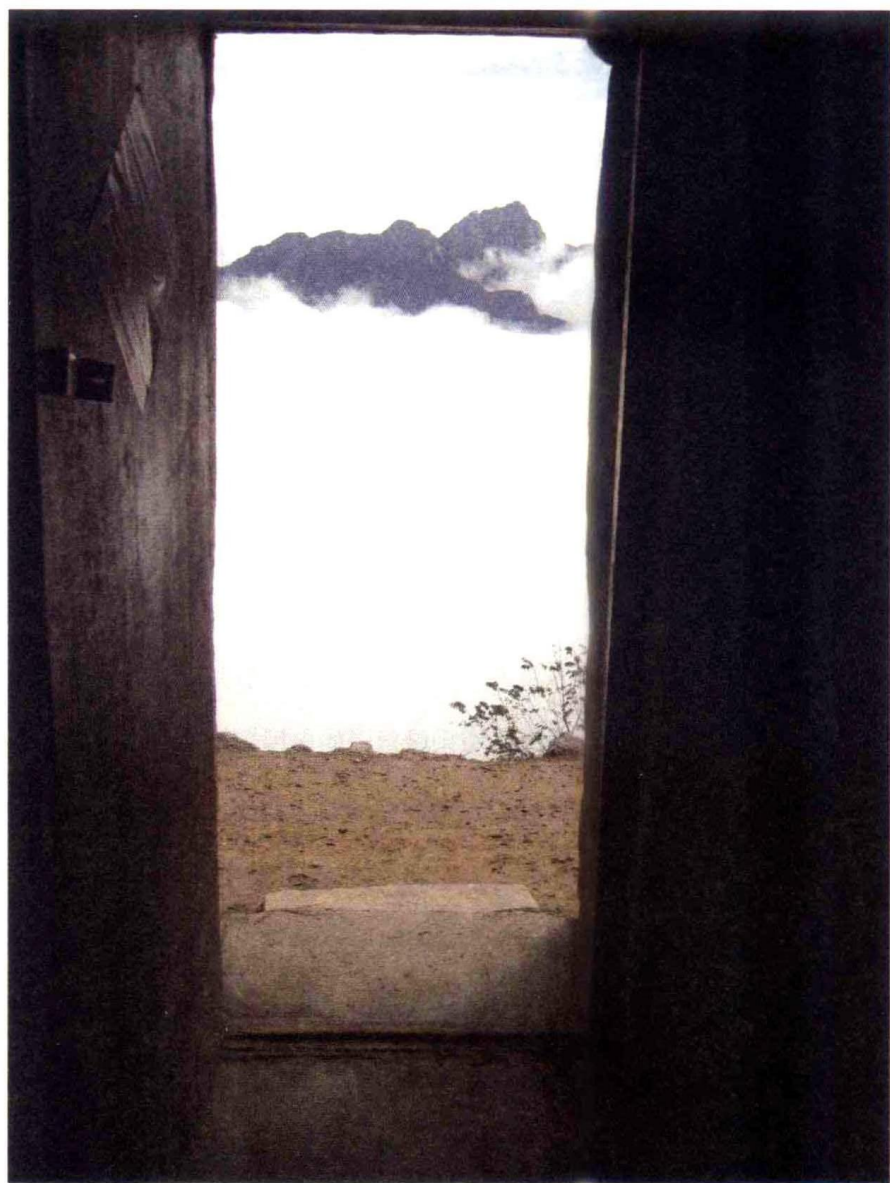
本虚禅师的弟子还收了一些山中的异类居士，它们冬天才来这里化缘，有喜鹊、鸽子、老鹰等。

松鼠居士的法号叫安心，它们有一群，常在大雪之后来乞食，一大清早就蹲在窗外敲玻璃，吃食的时候则排着队。老鹰即使在冬天也不会来这里伤害小动物。

院子里经常有一只黄狐狸来做客，有时它与果子狸在那里打架，它们就做观众。

动物也知道修炼，有时晚上能看到对面山崖有火球上下飞，估计是狐狸在吐丹修炼，白天的时候看不见，月光好的晚上它们吐丹吸收月精之华。

以前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终南山修行人的电视短片，十多年前一行人从南方来到终南山内，他们找到本虚禅师的时候他正在打饿七，已经打到第六天，即将圆满。山外的人想问一些关于山中的事情，本虚禅师被从茅篷中请出来，在那之前他已经打过一个饿七。饿七是七天不吃任何食物，只喝水。本虚禅师说，实际上人七天不吃饭当然饿不死，吃饭也是人的习气之一，实际上人只要念头清净，所需要维持生命的食物一点点就够了。在饿七的前三天想要吃东西的念头太强，将它压下去就好了；过了这三天，以后就没有吃东西的念头了，人也精神多了。心里再没有杂念，杂乱的念头升不起来，再往后身体感觉会很轻松。



白云锁不住

虽然七天不吃东西，但茅厕还是要上的，不过排出体外的却是留在身体里多年的杂物，比如小时候吃进肚里的不易消化的东西都给剔除出来了。人的身体也是不可思议的。

本虚禅师说以前佛爷掌住了一位道士，每天只吃二两黄精，已经有十多年不食五谷，多年只坐不卧，没有瞌睡。

坐禅有一种修法叫内视，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犹如浮尘，一刻不停，随着身体以外的事物流转起伏，因而心思散乱，因不究竟的事物而喜怒哀乐，迷失在贪爱、嗔恨中却看不清自身的实相，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当下这一刻对我们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可能活在过去，它已经消逝无踪；也不可能活在未来，因为它是永远难以把握的。

内视就是放松身心，放下心中一切事情而关注自己的身体内部，一意存想体内五脏，一个个如悬挂的古式钟磬，斑斓奇妙，最终可以了解自己身体内部的丝丝脉络，犹如看到别人。

本虚禅师曾经通过修习这种禅坐了解自己的身体。

一次经行中他突然看到自己，就像看到别人那样，惊异之下一切又都没有了。本虚禅师说这种现象是神识外溢，当一个人很放松，内心在异常宁静的状态下，精神就会像水满溢出。这种状态很多喜欢静坐的人也许都有经历，在非常平静的状态下，人可以忘掉一切，包括自己的这个身体，到那时候你觉得自己无边大，远方的风吹草动都能察觉到。

开悟后是出世间禅定。开始的时候他主要修的法门是参禅，后来也念佛，现在可以降伏烦恼——烦恼生不起来，对任何人都生不起厌倦和憎恶的情绪。修行到一定层次后，没有法门的分别，以禅为体，以净为

归，以定为用，重法如山，轻身如尘，方能见道。

十多年前有一位沙弥听说这山谷里有茅篷，想上来住。当时这个山谷也没有明显的路，他迷路了，就在山坡上坐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听到木鱼响，一路忽远忽近，引着他找到了狮子茅篷，当时山谷里住着的几位修行人没人用木鱼。

有一次茅篷里来了几位修行人。一般来了修行人早上要上殿，第二天早上三点多就听到有人上殿，钟磬齐鸣，有人诵经。起床后发现人们都在睡觉，而那些声音却都在茅篷周围响起来了。

经常听到有人说在山中遇见过隐僧，相貌看起来有三十多岁，问起住山多少年，回答是住了三十多年了。终南山宽四百多里，每个山谷都有隐居的人。还有一些常人到不了的山谷、山峰，在那里仍有隐修人。

几年前一位居士找到本虚禅师，要拜在他座下剃度出家。本虚师说出家要看因缘，他建议这位居士先在茅篷住几天，看看能否适应。一天这位居士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虚云老和尚为他写下几个字：历世炼心。本虚禅师说那是虚云老和尚点化他应该回到世俗中去修炼，后来那位居士下山去了。

十三年间，他收下了三位弟子，他们现在都出去云游了。有一天他们最终都会回到这里。

晚上我睡在寮房，床背后隔着一面墙就是虚云老和尚当年入定的茅篷遗址。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本虚禅师变成了虚云老和尚与另外三位高僧在一起坐禅。



在虚云老和尚来到这里的那些年，狮子茅篷对面山谷的香炉峰上有三棵落叶松，高耸笔直，犹如三根香插在香炉峰上，后来被人砍去了。

虚云老和尚离开之后的五十多年，这里走过很多修行者的身影，而本虚禅师是住在这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说也许不久之后他也该离开了，这一切都要看因缘。

下山的时候，我想起本虚禅师的山居诗便轻轻地吟起来：

有人来问法，无门自超宗。  
言说绝有天，处事趣玲珑。  
动契无为法，动静有为空。  
非空非有处，如网罩松风。  
时时并处处，现前起大用。  
木鸡才啼晓，画手解牛耕。  
非是道玄妙，圣哲趋大同。

妙莲法师的天宝茅篷在山谷的密林深处，我看到了屋檐上写着“止语”。

她住在这里已经多年了，有两间屋子，看起来有历史了，斋堂里很潮湿，茅篷的墙全部用石头砌成。

我晚上将要住的屋子有一通大火炕，因为屋子漏雨比较严重，火炕那一半都潮湿了，用破被单遮了起来，多少能减少些漏下来的雨。

木鱼声穿透雨声传到我的耳中，在夜里，我听着这木鱼声睡去。

第二天清晨推开门，雨水在屋檐上挂起了清亮晶莹的线。山谷里一片混沌，大雾中一切都不存在了，好似虚空，昨天的一切都变去了。

早餐是新蒸的馒头，我吃到了师父亲手种的菜，很奢侈，菜是用油炒过的，这使我有些不安。

雨停之后我准备下山，妙莲尼师手上捻着佛珠从屋子里慌忙出来，用手语制止。见我执意下山，她拿来把雨伞要我带上，我一再拒绝可伞还是被塞到手上。

依依辞别，走出很远，烟雨中妙莲尼师还站在院子的高处，保持合十的姿势。

一个多月后，我又一次站到了天宝茅篷的院子里，妙莲师已经止语圆满。她说当她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在山谷下面找到一个山洞，里面全是鹿或者野羊的粪便，睡上去当时很感激，觉得那是极乐国，很清静。后来找到这个废弃的茅篷，修了修，便住了进去，刚来的时候水都没有，要下河谷里去挑，冬天化雪水吃，后来水越来越旺，吃不完，就引一条让它流到河谷里去，另一条被引到院子里来，潺潺的溪水就从院子流过。

妙莲尼师说只要你放下一切，这个山上的树叶子都够吃了，而且一辈子都吃不完。真正放下一切的时候，饭你也吃不完，水你也喝不完。修道的人是不会饿死的。

来到终南山以前，她曾经在河北建了好几个大寺院，建成之后就请其他修行人来住，自己则来到这里。经常有居士从遥远的河北寻到这里来供养她，为她做饭、护关。将来她打算在这个茅篷的边上建造一座大



山雾（心一居士 摄）

殿为以后的修行人提供方便。

听上面狮子茅篷的本虚师父说，常能听到这个山谷里时远时近的木鱼声，妙莲师说她也经常听到，有时是木鱼声、有时是上殿的法器声，声音就在她住的茅篷旁。

经常在半夜三点左右，当的一声磬响就起来做早课。这山谷里没有其他人，那个声音真不可思议。

有时晚上打坐能听到有人喊她，有时是男声，有时是女声，这些都不必理会，只管一心修行就行了。打坐念佛经常可以一天一夜，常常是晚上睡一个小时，然后一直念佛到第二天。

妙莲师说你看，这水一刻不停，古代的祖师看着这水就能开悟，它们都是无常，刹那不住。就是一棵草，你看它四季枯荣变化，也是无常。看看这些你还有何放不下的，你心里要挂着东西就不要谈修行。

我们站在院子的溪水边，这水清澈得可以照见自己的表情。两千多年前，渔夫唱着一首歌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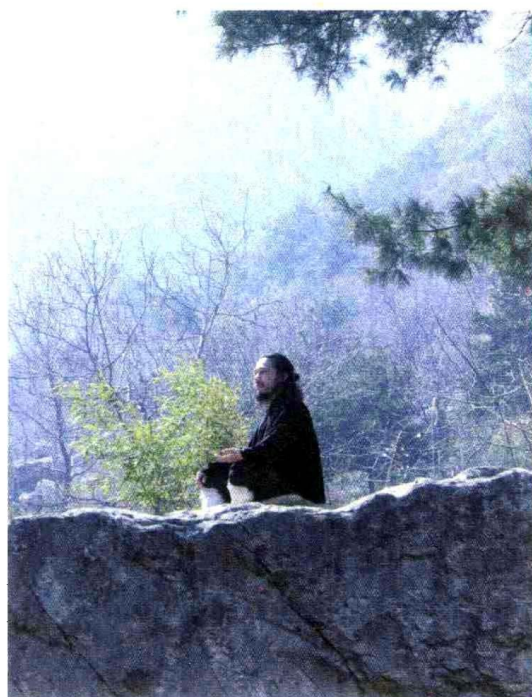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这水能洗涤我心上一切凡尘。

这时山谷里的雾升起来，终南山的雨似乎变成了绿色，当我披着金黄的蓑衣在这绿色的山岚雾霭中漂泊时，早已忘记归期。

## 第五章 松风



在偌大的终南山里，大峪河边隐士众多。我走过擂鼓石，沿着雨季的大河往上游一路回溯，虽然是连绵大雨，但河谷里的水却是碧绿的。这碧绿的水让我想起一位住在沔河边的隐士的句子：

碧水出山门，奔流入红尘。

此去人间路，可否保洁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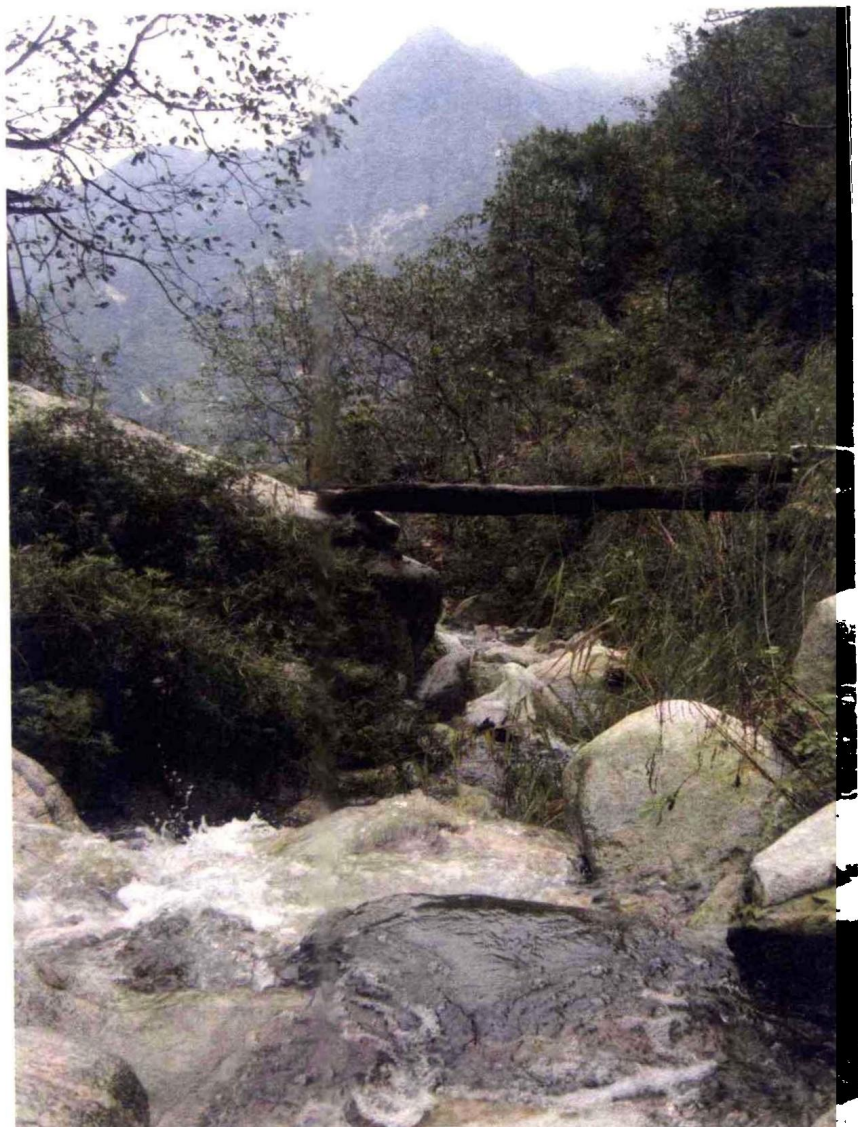
他写碧水的忧伤，碧绿的水纯洁无瑕，流出山谷就面临着被污染的命运。

在河边我与一位年轻的行者相逢，他戴着度数很高的眼镜，消瘦而儒雅，头发和胡子都很长，青衫似乎多年没洗了，变成了灰色，芒鞋竹杖，行囊沉重。我想他应该是位出家不久的沙弥。

他说，一位隐士委托他为人头山下住山洞的一位禅师送道粮。在我回头的时候看见了他的另一位同伴，也戴着高度近视眼镜。虽然他们现在远离红尘了，可是上学的经历却还是给他们留下了这一辈子的纪念。

他们住在擂鼓石上面的文殊洞。辞别他们后，我准备将来找到那里去。

山中的雨都卧在云里面，它们随意地飞、飘到哪里就下一阵雨，无



通往终南山深处的桥



事就飞过千山去，像李白一样洒脱不羁。

离开狮子茅篷的时候，我将伞遗忘在了那里。在雨中行走几个小时，太渴望有一堆火给我温暖。

黄昏的时候我向一位山民问路，按照指点爬上了一个山谷。这山谷堆满了石头，在巨大的石头中间散落着树木，在树木下散落着泥屋。山谷中山民很少，大部分是修道人的茅篷。

山谷中间流出一泓山泉，雪白的芦苇满山遍野，站在这样的黄昏里，我觉得自己很苍老。

在一个潮湿的柴垛后我遇见一位山民，他说这个山谷是修行人的家，山谷里住着四五位道士、一位道姑，还有五六位和尚、一位居士。

在他的院子上面我看到一个茅篷，这位修行人正在做晚饭。放下行囊我坐到火塘前照看柴火——顺便也可以解决晚饭。

他说他懒得做饭，上午在别的地方吃过。提来泉水洗菜之后，我坐到面条前面。柴太潮湿了，为了等待这一碗面我已经咽了很多口水。

这位僧人看起来属于那种心宽体胖的人，说起话来慢极了，听他说话就像干渴的人徒手挖井，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他的这个茅篷比较宽敞，用土坯隔成了三间房。他说这茅篷看起来有，但也可以说无。他在这里住了三年，之前在太白山住了很多年，那里也是他出生的地方。刚来的时候，他找到山民的房子借住，后来这个房子的东家愿意让出家人来住，于是他就将它收拾了一番。后来房东的弟弟要将它卖掉娶媳妇，已经催几次了。他随时都有可能走。

这个山谷里的山民的房子大都卖了，一些修道人有善缘了，有人护

持给点钱凑合买下来，以便有比较固定的住处，用心办道。即使自己将来不住也可以让给后来的修行人住。

他说，因为除了茅屋，那些山洞并不是每个修行人都能找到的。现在一间茅屋需要几千块钱才能买到，出家人住在深山，哪有那么多钱去买房子，那不是又像城里人一样了嘛。

吃完晚饭，洗脚上炕，夜里只有风声吹响在屋顶上，不远处山泉奔流如兽吼。

我们盘腿趺坐，秉烛夜话。

僧人拿出他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称谓：爸爸、儿子、女婿、孙子、爷爷、哥哥、弟弟、表哥、表弟、叔叔、侄子、舅舅、外甥、师父、徒弟、领导、下属……他说这些都是你。

一个人可以很简单，但又要在这个世界中扮演数不清的角色。就如演戏，很多人在生活这场大戏剧中太入戏，进入角色却不能自拔。

很多人都知道人生是加法和减法的过程，从小到大一直是加法，要文凭、要工作、要钞票、要房子、要车子、要结婚、要生子，还要孙子，但接下来就得往下减。实际上我们像个笨孩子抓住了却放不下，给心上放那么多东西，直到咽下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时才不得不撒手。很多人就是拿得起放不下，而出家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彻底地放下。

这个茅篷在有与无之间，这个世间的一切也都在有与无之间。有一句话讲，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要那么多挂碍干吗？

住山人最终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归真，归真就是你的心最终往哪里

去。

他见过一些住山人，住山很好，功夫也得力，后来下山去建寺院，是非就来了，烦恼也跟着来了。因为你有所为就会生起想法，有想法要付出，在你做一件别人也能看得到的事情的时候，就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把握的，这时候就有是非了。当你得到之后却往往不知道将自己的心往哪里放。这种例子很多。

他没有兴趣办道场，他现在要做的是先待下来。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修行会用功的很容易入手，不会用功的一生到头还在起点上。

睡眠不知从何处开始的，后半夜我醒来才知道自己已经睡了很久了，山僧在打坐中睡去了。窗外流水声在空气中生起却又刹那消失，但听起来却从没有停歇。

清晨金色的阳光从合叶木窗里透进来，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新的一天开始了，鸟鸣将山谷的空间无限地放大了。我去泉边掬一把水洗脸，再挑一担回来用，僧人已经煮了小米苞谷粥，吃完饭我去拜访几位住在山谷上面的道士。

一条沿途摇曳着野菊花的山径将我带到了一座没有围墙的茅篷前，两位道士正在院里的柿子树下晾晒松子。

他们都是谭道长的弟子，谭道长下山去八仙庵了，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多年。

阳光下，我坐在院子里和这两位年轻的道士聊起来。

王道长来自山东崂山，前不久他刚从太白山的深处来到这里。他说在那里仍有很多道士，不过他们大多年龄已经很大了。在那里他种的土豆还没来得及挖，都留给别人了。

他在山谷的上方找到一块巨石，下面有一个两间屋子大的山洞，旁边有从大石头下流出来的山泉。我参观了他正在改造中的这个洞府，已经砌好了一个朝阳的小窗子，洞中潮湿，石头间还在渗水。谭道长带他们将洞中地面挖开了两道很深的水渠，作为下水道，打算在水渠上盖上石头，那样住上去就好多了。经过改造后这里会成为一个理想的居所。在这里没有建造好之前他就暂住在谭道长那里。

在王道长的屋里，我看见了挂在书橱上的洞箫。他经常登上对面的山顶去吹箫，在那里他有一位伙伴——一只白狐。据说白狐都是修行千年的，它们可以幻化成人形。那只白狐经常来与王道长做伴，他说它似乎一点也不怕人，他经常与它说话。而它来无影去无踪，没有固定的时间，时常会突然出现。

我调侃建议王道长可以将那位白狐发展为神仙眷侣，王道长羞涩地笑了，他说，谁不希望有神仙眷侣一起修行？

王道长的性格像一位古代的书生，安静而优雅。他请我吃他为冬天准备的一些松子，比山外市场里出售的那些好吃多了。我第一次吃生的松子，唇齿间满口生津。王道长说我与道有缘，山民们是不敢吃刚采的松子的，那个味道很苦。





凝神

山谷后有一座山峰高入云天，在朝阳洞看它形状像一条龙，龙头蜿蜒到朝阳洞前与山谷对面的太兴山对应。太兴山是另一条巨龙，龙头上有一座天然山峰，像一位仙人骑在龙头上，那座山叫人头山。人头是一块被搁在山顶上的方形的巨石。朝阳洞是两条龙聚会的地方。在它前面的那座龙头峰，王道长有一次去那里采药，找不到下山的路，那个山峰顶上很小，半亩地大，但是怎么走都没有路，四处都是悬崖，山顶上雾又太大太浓了，简直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他听到身边的大雾里有人说话，但山顶上就他一个人，找不到第二个人，最后他坐在山顶上等到雾散去后才下山。

王道长不喜欢说话，只对止语感兴趣，半天都听不到他说一句话。他总是不停地操劳着，收拾过冬的道粮：一堆晾晒的松子，一堆刚从树上采下来的松果。

陶渊明有把无弦琴，常常坐在溪边弹奏，只有知音能听懂。谭道长的另一位弟子黄道长有一架古筝。淡蓝的山顶上有个山洞，洞前常常有鹿或者狐狸的蹄印，那是一个被世人遗忘了的地方。

黄道长就住在那里，早上的时候太阳从对面升起来，岩石变成了金色；晚上月亮在头顶的山冈上，月光像宣纸一样铺展在山上。他常常携筝坐在泉边的岩石上，拨弦给明月听，从道祖老子的著作里他选了两个字，用“若水”作了自己的道号。

黄道长个子很高，老家在遥远的东北。他说自己出家是因为思想和习惯很自然地走上这样的道路。当他放下所有一切的时候，是这一生世



俗生活中最富有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一切都舍弃了。

出家以前他从没缺过钱，家里他最小，很多事都不用管，很多事都有依赖。他说这几十年他一直不醒悟，直到有一种病找到了他。当他想好玩的、吃好的、俗人想拥有的很多享受时，病就折磨他。

2006年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屋子里待了半个月。这半个月当中，前三天他一口水都没喝，东西也没有吃。人们都说七天不食则亡，后来他一顿吃两个水果，到第七天的时候他也害怕了，就把想到的都写下来留给亲人。他们给他的东西太多了，他无以为报，他的姐姐、妻子和孩子。后来当他的心渐渐放下来的时候，都无所谓了，那个时候感觉很好，很精神，很清醒。很多病都是人吃进去的。现在人都要把自己吃得肠肥脑满了才满足，古人是很多东西不能吃，而现在人没有忌讳，还在讨论天上、地下、海里有哪个东西没有吃过。

他本来想待一个月的，那种感觉太不可思议了。那段时间里他想到很多，他三十几年的人生都想到过。他感觉整个人都在改变。

后来的种种作为，假如是以前的他，也觉得很奇怪。他在福建学雕刻的时候，穿了一双北京老布鞋，有个人见到很喜欢，他就真买了十双全部送给了那个人。

当他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问自己真的能放下吗？

那时候他还没有想过要出家。

他从小就很喜欢远行，经常一个人背着包四处走。他在大理旅游的时候，在街头遇见了他的师父，师父背着一个包，上面写着“为你医百病”。这让他很好奇，因为他的很多事情都是因为病而起，他想自己

的病二十多年都没治好，这个道人有什么高深的医术呢？

师父在大理街头买银饰，他怕自己上当就一路跟着，师父走到哪儿他就跟到那里，他也不好与师父答话，后来他一走神的瞬间师父就不见了。这个街道两头五六十米都没有人，他更好奇了，放下东西向前追去，在一个电话亭门口他看见师父在那打电话，当时师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后来两个异乡人就在一起相处了七八天，虽然能与师父在一起很莫明其妙，但那种感觉胜过了父子。后来师父收他做弟子，指点他去重庆的老君洞出家修行。他跟师父一路走过很多地方，师父为人治病不要钱。他与人结缘，人家给五毛、一块，回来一数竟然经常都有五六十块，很奇怪出家人不想要钱还能得到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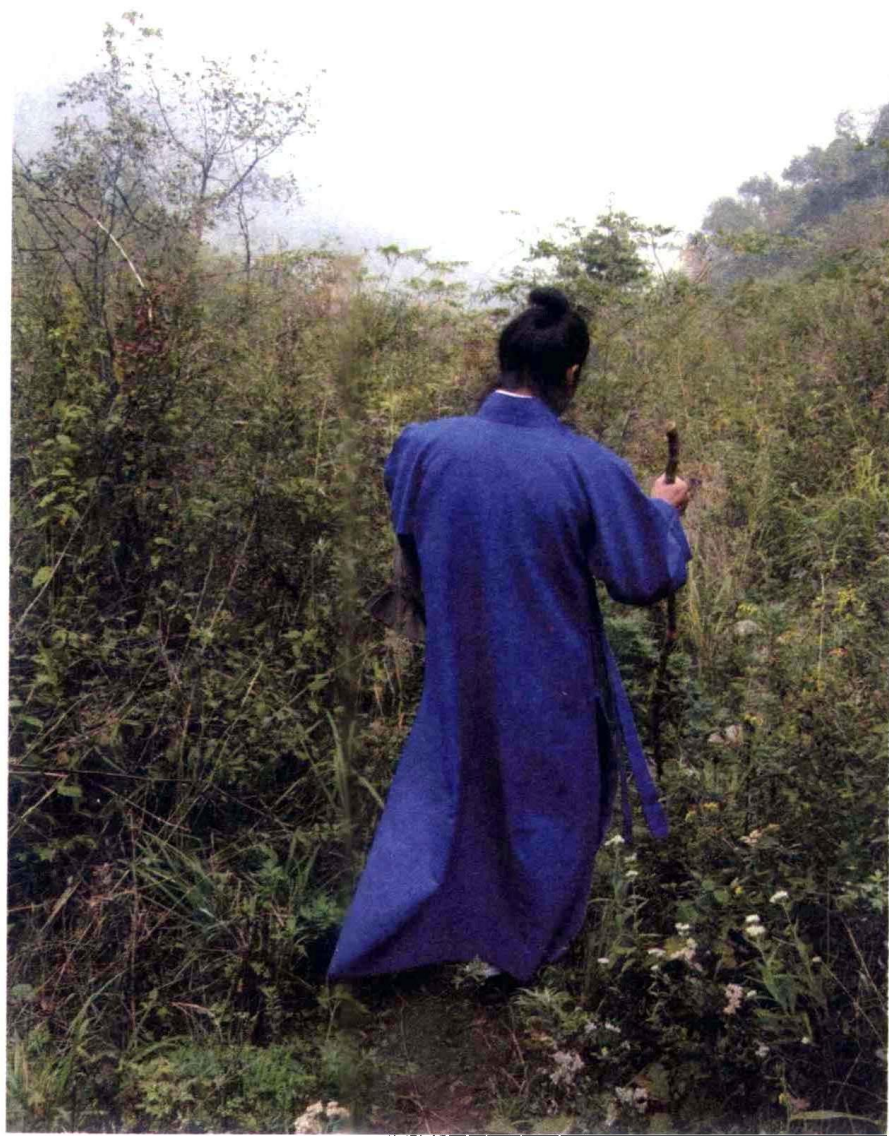
师父是云游的，从新疆到西藏，从西藏到云南，走过很多地方，从不停留。他年龄那么大，背几十斤重的东西走路还像风一样。

师父对他说先学做人，将来才会传一些东西给他。

很早以前出家学道，师父会先教弟子一些用来弘道的手段，但是有些人将手段、术、法用在不道德的事情上，后来师父先会教求道者怎样做一个合乎道德的人，然后才能谈其他的。

黄道长说，你知道，道不是一天就能被悟到的，道是隐的，像金子一样被深埋着。太阳一直在天上，有时候会被乌云遮住，但是太阳还在。

太平盛世，大家将道德丢在一边，在大难来临前才会想到它。这些是我们最好的良药，当人们意识到该吃药的时候病就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忽略了道（道德）危机就来了，但是我们不觉得，像渔网捕鱼，鱼不



黄道长

知道什么时就进了网，当知道的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

人在灾难面前才能醒悟，在大的灾难面前人才有真感情，知道反省。但是时间一长人又会犯糊涂。我们总不知道为何灾难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只是我们不能认识它。只有少数的智者才能看清楚这一切。我们现在的人连自己都认识不清，更不用说通天地，我们将古老的智慧丢弃很久了。

所以一部分人用出家这种形式在人群的边缘观察着，这样可以相对清楚地看到大部分人的问题和危机。看到身边的一些人，就会知道更多的人；看到身边的一切，就知道整个世界。

我们的心就像一位君王，自人出生后一天天长，慢慢地“强盗”来了，你看的越多，想要得到的东西就越多，这时候你的器官都把持不住，眼睛啊手脚都不听话了。欲望变成了国王、诸侯不再听命了，这时候你这个国家等于已经被强盗占领了。强盗做主的时候就要收复失地，恢复本来的清净。修真悟道就是这样的道理。小孩子清净，各种形态的生命都能看到，有色无色，有形无形。慢慢长大了，有思维了，会讲话了，起心动念，有了虚妄，灵性却失掉了。

修真不是修其他的，不管你做什么，闲下来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的心休息休息，哪怕五分钟、十分钟。那一刻你坐下来，什么都抛下，你这个人就会慢慢获得智慧。大多数人一直到死都没有让自己的心休息过，所以要上收心猿，下拴意马。《大学》里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它是一步一步来的，修道就意味着你要放弃一切，如果心整天挂着钱财，牵肠挂肚想着妻子儿女，修道是不现实的。那是假的。

只有道心胜过一切，身心才能清静，只有将道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才能认识它。

修真悟道，道是无施的。道要是可以送人的话，作为老百姓你可以将它献给国家，作为父亲你可以将它传给儿子，这都是人的私欲。正因为道是无施的，它才是不可以言传的。想成道就必须大公无私，有一点私心都没道可言，说出来的只是理。就比如这个是台阶，台阶只是个名词，等你走上台阶你才能知道它是什么。

有智慧的人求缺，满招损，他永远不到那个极致。比如月亮，初一到十五变圆，十六之后就开始变缺，一切都是生灭，升起落下，阴阳均衡。在恰当的位置才能保证不得不失。

黄道长说，对于修道我知道自己要付出很多很多的艰辛，道是自然的，很多东西是自然而然地得来的。回头看看我的路就像八仙中的张果老倒骑驴那样，其实没有什么倒骑驴，就是告诉世人没事的时候回头看看，想想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并不是要想过去美好的东西。

他说自己没有读过太多书，这些都是自然存在的，想说话的时候它们自然就被讲出来，并不是学来的。

晾晒完松子，我们开始生火做饭。我肚子早饿了，黄道长拿出他蒸的菊花馒头，说这个也许是他这里唯一的特产。他将黄色的野菊花采来，挑了雏菊将它们揉在面粉里蒸成馒头。吃着这些馒头有淡淡的清甜。

河水在屋子后面，我劈柴，黄道长生火，正午的烟火在屋子里不肯出去，它们将黄道长裹在中间，只留一个影子，像是给他穿了一件宽大

的淡蓝色道袍。

一会儿附近的山民狄施主来了。狄施主是谭道长的邻居，他的哥哥多年前出家为僧，他天生喜欢与修行人往来，早年当过兵，现在在山外做保安。他认为像我这样的山外来客应该尝尝他们的洋芋糍粑。在他的怂恿下，王道长蒸了满满一锅小土豆，然后在院子的石臼里将土豆捣成浆，之后和上面粉揉成面饼切成小方块蒸熟，撒上青野菜。

我们将小桌子放在院子边的泉水旁，每人盛满一碗洋芋糍粑。吃完之后，我感觉像醉酒一样，在午后的秋阳里很想睡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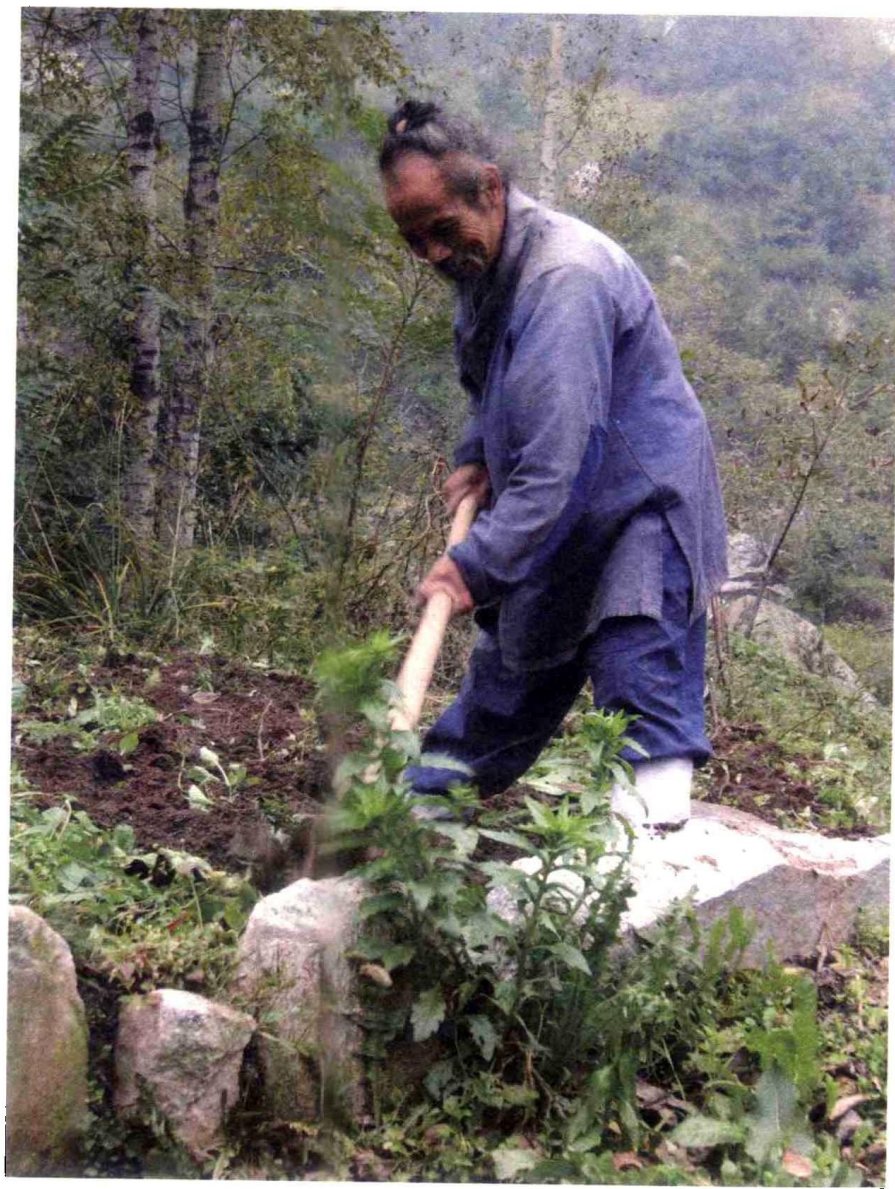
狄施主说离这不远有个莲花洞，他愿意带我去看看，莲花洞曾经是民国著名高僧印光老和尚出家的地方，黄道长和王道长都没去过那里，我们决定第二天一早翻山一起去。

第二天清晨，当我在流水声中醒来的时候，狄施主、黄道长及王道长已经准备好了路上吃的馒头和松子。我们背上行囊，用了三个小时翻过两座山岭去往莲花洞，莲花下的泉水依然清冽，洞里住着一位老居士，还有一位僧人照看香火。

等我们从莲花洞返回，谭道长已经回到茅篷。

看见谭道长的时候，他正在地里挖土豆，双手长满了茧。如果不是盘起的发髻，初次见面我以为他是山中的山民。我问他在山中是如何修行的，他说什么也没有修，只是在山中种地养活自己，随缘度日。

我问道长，住在这山里感觉清净吗？道长说，真正的清净要在你心里找。最美的山水也在自己心里而不在身外。住山也不是住山，只随缘



挖土豆的谭道长



度日而已。如果真要说住山的理由,那是因为它相对僻静,适合自己而已。

谭道长的道袍穿了四十年了,而之前这件道袍在八仙庵的黄道长身上已穿了二十多年。这件道袍袖子的颜色深浅不一,在谭道长穿着的四十多年中,衣袖缩短后又被缝上一节又一节,他的衣服从来不换洗。黄道长说师父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洗澡了,这二十多年他终年只穿这件道袍。我坐在他身边只闻得到草木的清香,道人是没有尘垢的。我问穿这么单薄的衣服难道不冷吗?

他说,像山里的野兽一样,你说哪里会冷。

谭道长二十多年来不睡床,只在地上铺张席子。席子很小,一米见方,猜不出他如何睡眠;他的被子从不晾晒,但一直没有发霉或受潮。

朝阳洞在山谷上面的山崖下,每天太阳可以从早上晒到黄昏,再浓湿的雾从来不会靠近这个地方。谭道长的菜地边上,野猪将山谷的土每天晚上翻一遍,但从靠近他的菜地。

我从黄道长那里听来谭道长的故事:早年的时候全国除四害,谭道长曾经打死过两万只老鼠。有一次他打死一只特别大的老鼠,后来那只老鼠常在梦里找他的麻烦。之后他的眼睛失明了,那一年里他两次梦见两位道人催他出家,后来他出家修道,眼睛就奇迹般好了。

十三年前,他反复做同一个梦,见到一处洞府,那个洞就是他后来找到的朝阳洞。

看我对住山和隐居感兴趣，谭道长说我们可以随便聊聊，不过他的湖南方言让我听起来很是吃力。他说道无所不在，中国的汉字中就体现着道。“道”字这上面的一点一撇代表阴阳，一横代表福祉，福祉生自然（自即自身），自然含日月，走字代表能量的运行。

国字的演变。“口”（最早的国字），宇宙初期，天、地、人之间没有斗争，天地和谐，后天的心也没有动，口内是空的，清净的；伏羲画卦分出阴阳，口中含一点是后来演化的国字，表示阴阳并出；口内一个或字（國）是战国时期的国字，这一时期干戈四起，戈为干戈，戈里面一个口（或）代表大国里面又有小国，口（小国）下面的一字，代表纷争统一。建国后“國”字简化成“国”，代表化干戈为玉帛。

他说为什么现在的自然灾害那么多，所有灾难都是自己招来的。《太上感应篇》讲：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天、地、人三皇（共五万四千年）加上现代人类社会共六万年。天地之初，人与野兽共同生活在天地间，后来人却要吃野兽，天地开始不和谐。轩辕黄帝时万法出现，丝、文字、医药、农业等，蓑衣也是那个时代产生的。黄帝时代因为人们已经开始吃野兽，那些被吃掉的野兽转生成人与黄帝交战，仇恨没办法消除，最后黄帝请九天玄女下界帮忙才平息了战乱。

汉朝开国时，全国瘟疫横生，汉高祖向一位隐士问道，高人指点说人百无禁忌哪有不招致灾难的？古代生活中的忌讳很多，讲戌时不能远行、不能操作。戌为地母，比如每个月都有一天为戌日，这一天诸事不宜。而我们现在人则毫无忌讳，地下的煤都快挖空了。地球也是个生命体，

它的生态平衡被破坏了，怎么会不招致灾难？

修道的顺序是先修人。人道难修，仙道难成，做人做得完美，接近圣人了，就离仙不远了。一个人无欲无求，清静才能生智慧，有所求就会迷失心智。你求神保佑，你的心就被迷乱了。人只要做善事神不会不保佑的。比如一个人大公无私，一心只为别人，他有困难大家自然也会来帮助他，还用得着自己去求吗？世上的事大多是求而不可得。

晚饭前山谷深处茅庐的主人也下来了，他和黄道长谈着流水抚琴、梅妻鹤子的话题。黄道长说多年来住山，他就喜欢听这山谷里的水声，能听懂水在弹什么比自己会弹什么曲子有趣多了。我在一边也听着流水的声音，它们演奏的大概是一曲《高山流水》。

狄施主则与王道长一起捣土豆和核桃，山中难得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他们准备再做一顿土豆糍粑。

据说狄施主会很多符咒，但是符咒也不是万能的。他还有很多的怪论，说蛇是很有灵性的，每到秋天蛇都要进山找灵芝草，它们嘴里没有灵芝草进不了山洞冬眠。这个说法太诡异，我没办法去考证它的真实性。

他说会观星的人看天上的星空太精彩了，就像看电视，那些星星因时间的不同而产生位置变化，从而摆出诸如一字长蛇阵、北斗玄光阵、八卦阵、罗汉阵、云龙阵等六十多种兵法里的阵法。

山中观星，天河出现在东山三百多丈的方位，一般夜晚三点到四点出现，天河东可以看到中国的天象，天河西边则是西方的天象。



狄施主不愿意有人来找他算卦，他说为别人预测祸福要惊动神灵，通神通天地是用来济世救人的，不是用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的。他只想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赚钱，他有的是力气，有一身好功夫也懂草药。

我到过的很多山中的茅庐都有自己的名字，而南山散人的茅庐却没有名字，散人说你随便叫它什么都可以。

南山散人隐居的山谷四面环山，一条小溪从院墙下流过，我在一排长满了巨大松树的篱笆前停下来。篱笆内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水池，每汪池中都倒映着白云和太阳；篱笆内的小路尽头是一座苫了茅草的门楼，版筑的土墙上都覆着茅草。

茅庐上的草里鸟雀在散步，院子里种着几株竹子，在这里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没有电灯，没有阿弥陀佛，只有松风、流水、草木、白云。

当我跨进篱笆门的那一刻，一位年轻的女子正坐在阳光下读书，尽管我轻轻地向她问好，还是让她受惊了。茅庐的主人从屋子的光阴里走出来，表情生动，笑声爽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喝茶。

屋檐下有一桌，围满了树桩做成的凳子。

茅庐主人说这个山谷很早以前山民已经送给他了，现在他正带领居士们建茅篷，过几年终南山被旅游开发之后更多的修行人需要重新寻找居处，那时候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山谷里修道。



南山散人的草庐

问：做这么多事情建这个茅庐你是怎样做到的？

答：不为自己，任何事情都好办。这个地方我带不走，将来还是众人的。就像音乐的最高层次是音符，每个音符出来以后与下一个音符之间的空隙，虚实相合而成妙音，这个虚实就是阴阳，阴阳即道。这阴阳无非还是道的状态，那么道以外是什么？谁一直在搞一个道呢？

问：有很多事情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现在的科学很发达，我们在享受科学带来的实惠的同时也在饱受科学带来的威胁。如今疾病、自然危机、水资源危机、气候变暖、核危机、感情危机、克隆人、道德危机，等等，人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如此多的自然惩罚，而这一切都是人们过分迷信科学、滥用科学而导致。

答：科学的发展像一辆失控的马车，我们明明已经知道它的危险但你能让它停下来吗？谁能让它慢下来都是问题，虽然我们知道如今科学有这么多副作用，但是我们都在享受它的福利，你让它停下来或者回到以前，更多人还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状况你说我们是有为还是无为？

问：是让大家认识到科学过度发展是对人性的摧残，使人重回古老的传统道德体系并在其中享受人性的愉悦呢，还是在没有穷尽的物质里糜烂？当然这些都是庸人自扰的问题。

答：科学的发展本质没有错与对，心净则国土净。

若是真修行人不见世间过，自清其意，诸恶莫做。你若挑剔社会，矛盾永远存在，这些都是心以外的现象。心清净了，外在的环境也会转化，你



将有限的生命浪费到这些心以外的现象上能抓得完吗？

我们能做什么一切都很自然，只需要放下纯净或不纯净的念头。

问者急切，答者从容。我再要问却一时忘记了语言。

林间岚，松中风，青苔无言，松针落地，云升九霄，屋檐下一位居士在煮茶，旁边是潺潺流水，我们喝茶的咕噜咕噜声也在山谷中回响。

我翻看散人的笔记，上面是他随手写下的文字：

一日一道士问，道是什么？举起手掌翻了个个，道士施礼。

和尚问：什么是佛法？在他的头上敲了一下，问疼吗？答当然，又伸手抚了一下，和尚若有所悟。

一天，一禅师见墙上古筝已尘埃满落，问弹筝否？

素筝尘满弦，无常自奏，谁人知？

有人问：如何见性？

余问：你听见什么？

答：鸟声、水声、风声。

一日有山外来客问：像你这样隐居山林对社会有何贡献？

答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有人问：你这样修行多年有何建树？

答：没建树。

问：没建树为何住山？

答：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开心干活。

有人问：有何悟？

抬头指向一朵白云，漫不经心自语道：要到哪里去了？

问：有佛有众生吗？

答：无佛无众生。

喝完茶，我又品尝了一些散人酿的菊花酒。我们在树林中坐下来看着蓝天闲话。散人说他刚来这里的时候没有茅庐就住在树上，后来住在山洞里，之后才有了建造这个茅庐的因缘。

在我打算下山的时候，散人在树林间折了几根松针送给我，他说这是山的馈赠。我放在嘴里嚼起来，这些松针苦涩却甘甜，清凉入脾，也许这就像住山，只有住的时间久了才知道其中的滋味。散人问你现在听到了什么？我说鸟叫而已，如果我以妄心听它是在歌唱。

我问你闲来写诗吗？

散人说我们现在不就是在写诗吗？

鸟写诗，流水弹筝，松风吟歌，云做一个霓裳羽衣舞的梦。



隱士和他的草廬

我想用镜头将这里的风景装着带走，可是照片是平面的，永远只能照到它的一个影子；我想在这水声鸟语和清风里睡一觉，以后不管在哪里都将这些风景收藏在心底。我又怀疑自己是否真到过这样一个地方，这个流水入梦、鸟雀与人共眠的地方。

## 第六章 封神榜上的山河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总与隐士有着隐秘的关系，在轩辕黄帝向隐居在渭河上游的广成子问道大约一千五百年之后，另一位隐士在终南山下隐居，那时候秦帝国还没有出现，终南山的名字也还没有被秦岭所替代。三千多年前的终南山的范围几乎与昆仑山重合，它包括了中华民族起源中那些最伟大的人物（如伏羲、女娲和中国古老神话传说最核心的部分）。

三千多年前，华夏大地的主宰是帝辛（商朝人称呼自己的君王为帝，而国君的名字叫辛）。商朝君王的名字一直是以天干命名的，他们不光把握着天下同时还兼任祭司，以便使人们相信殷商的江山是受神护佑的。“商纣王”是周朝人对他的一种蔑视性的称呼，因为纣王辛在晚年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宠幸妲己，造酒池肉林，滥用酷刑，并且杀死了自己的叔叔比干，囚禁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贤人，如西伯侯姬昌和箕子等。在被囚禁期间，姬昌，也就是日后著名的周文王在伏羲的基础上对中华文明最核心的《易经》进行了整理和发展；箕子是纣王的叔父，他在商朝的都城被攻破后获救。作为中华第一哲人，他带着一部分商朝的遗民远走朝鲜并被当地人推荐为国王，建立东方君子国。

虽然西伯侯是在散宜生、姜子牙等人的帮助下回到了周的首都西岐，但是西伯侯和姜子牙的相遇，酝酿并演绎了一个流传千年的经典。

姜子牙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在过着流浪漂泊的生活。早期，他曾入昆仑山修道，离开商朝首都朝歌后又在渤海隐居了四十年。商朝



山嵐



一千五百多个诸侯国中，西伯侯领导的西岐被认为是最有潜力替天行道解救天下的诸侯国。周的祖先古公，名亶父，早期带领他的部落居住在渭河北边的高原上，并在那里建立古豳国，他是农业始祖后稷的第十二代孙。后来因为不愿意与狄发生战争，于是带领部落沿着泾河迁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北），建筑城邑，设立官吏，改革戎狄风俗，开垦荒地，发展农业，使周族逐渐强盛起来。

《封神榜》上说姜子牙是受师父元始天尊的托付才下山的，任务就是助周伐纣，并且在这一场人神大战中封三百六十五位正神。

姜子牙在距离西岐十多公里以外的磻溪隐居，西伯侯有时会去那一带游览。与其他的垂钓者不同，姜子牙钓鱼有几个特点，他只选择一块特定的石头跪在那里背对着水面将鱼竿扛在肩膀上，鱼钩离水面三尺而且还是直的。对于别人的疑问，姜子牙的解释是“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愿者上钩。

有一天，他的直钩竟然钓到一条鱼，在鱼的肚子里有一本兵书。当天晚上西伯侯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高人对他说会有一位贤人来辅佐他。西伯侯立即着人前去寻找，后来听说磻溪边有位用直钩钓鱼的异人，他直接就找过去了。姜子牙向西伯侯讲述了自己的抱负，而西伯侯也正在为讨伐纣王搜罗人才，所以就对他说我的先祖太公早就寄希望于你了，后来的人们因此称姜子牙为太公望。西伯侯授予他极高的职位，并在他的帮助下消灭了商朝。一百三十九岁的时候，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隐士留下遗蜕在渭河边上，回到神仙的世界中去了，儒、道、法、兵、纵横诸家都认他为宗师。直到今天，中国民间认为几乎所有行业的神都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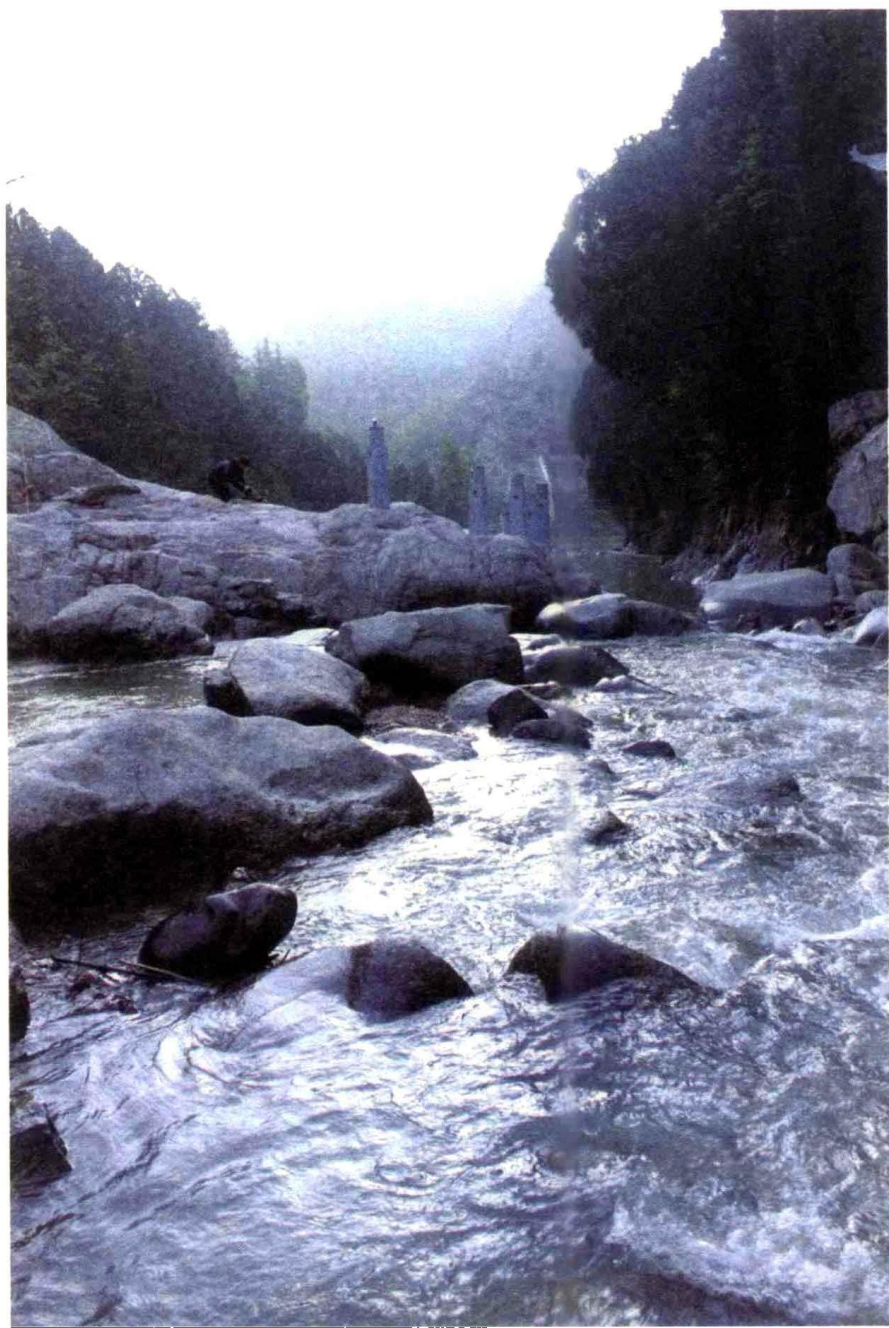
封的。

在中国的版图上，被文王的辇车压过的西周大地上，苦菜一茬又一茬地在历史的夹缝中生长着，这些野菜不仅养活了周还营养了秦帝国，养活了后来中国历史上最辉煌和强盛的王朝。

磻溪现在叫钓鱼台风景区，在宝鸡市虢镇，从太白山西面的青峰山里流淌出来的磻溪水在二十里外汇入渭河，我和摄影家郭风计划先到宝鸡寻访一位民间的隐士，之后再去磻溪拜访姜太公。

在孙居士位于渭河边的家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留下来的经书，以及很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古老的修行体系。在堆积如山的书垛里，孙居士拿出一本册子，那是姜子牙留下来的打醋坛法和打神鞭法，以及《封神榜》里的截教和阐教的经书。面对这么强大的信息，我的脑子半天反应不过来。以我的常识实在不能接受这么多传说中的秘籍现在竟然真实地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使我有理由相信在三千年前应该有更多源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后来慢慢地汇入了道家文化的河流，但是它们有些仍然像暗河一样在民间继续流淌着，以恰当的方式滋润着中国的主流文化。

在孙居士那里，中国传统文化像五行和五味。他说酸、甜、苦、辣、咸，你不可能只吃一种调料。在这些调料里，盐代表着君子，它具有隐士的精神，任何菜都需要盐的调和，但是最后却尝不出盐味。中国的文化是交融之后才形成流派的，在老子、孔子和释迦牟尼佛之前他都曾经学习和吸收过其他文化，他有十多位老师，有道家、佛家显宗和密宗的师父，以及其他古老的文化体系的传承。他从一大堆书籍里找出几本送



钓鱼台

给我，其中有《张三丰谈玄录》、《性命圭指》、《性命法诀明指·翕聚祖炁》等。在一些资料里，我第一次看见佛教和道教的密切关系，自宋元以后道教全真派提倡性命双修。性命双修的代表人物从吕洞宾之后有陈抟、全真七子、火龙真人、张三丰，以及他的传人伍冲虚。伍冲虚的弟子柳华阳由儒参禅，后来皈依道教，他主张清静修持，仙佛一家。不谈阴阳男女，强调修丹只用先天，重视“一点真阳”之先天祖窍的炼养。

柳华阳的弟子是一位佛教高僧了空法师，他传法于千峰老人赵壁尘。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实修体系一直在传承着，从来没有断掉。在民间一直以来就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默默地继承着中华民族最隐秘的传统，但即使他站在你面前你也不一定能认出他来。在金庸的小说里，南帝身边有几位高人，从表面看去他们是渔夫、樵夫、农夫和普通的读书人，但内里乾坤，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孙居士的老师是四川一位隐士，在一些民间的隐士那里保存着几万卷中国古老的书籍。为了收集这些古籍，十多年来他跑遍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乡村。孙居士说如果我们不是要上山去的话可以背两口袋书回去。

也许是读金庸小说留下的后遗症，我们对剑仙派很好奇，孙居士说剑仙是练肺精以杀人。剑仙派在青城山和汉中有传人，但他们基本上不会给你机会找见其踪迹。

告别孙居士，我们站在黄昏的街道边拦了一辆公共汽车，这个城市没有多少现代都市的气息，反倒像一个乡村，人们脸上看不到焦虑，每个人的灵魂似乎都在另一个时空。

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叫磻溪宫的小旅馆，这里距离磻溪还有二十公里，在北面五里以外是丘处机曾经隐居的地方。八百多年前，丘处机在给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守陵三年之后来到磻溪，他隐居的目的是要降心化性。总是喜欢热闹和群居，排除安身所需要的最简单的条件，隐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降伏来自内心的孤独。在这里他写了一首诗：

酷爱无人境，高飞出鸟笼。吟诗闲度日，观化静临风。杖策南山北，酣歌西坂东。红尘多少事，不到白云中。

在磻溪隐居的六年中，他每天在磻溪河边背人过河。道教典籍里记载，他“不设箪瓢，日中一食，乞讨于磻溪。夜间卧不沾席，一蓑一笠，寒暑不变，人称‘蓑笠先生’”。

离开磻溪之后丘处机继续往西隐居龙门洞，在那里生活了七年之后，应成吉思汗邀请带领弟子行程万里穿越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到达阿富汗的大雪山。那时候成吉思汗的大军已经占领了欧亚大陆，他向丘处机请教怎样可以长生不老。丘处机告诉他没有不死，但是可以长生，长生的秘诀是清心寡欲不滥杀。成吉思汗很认可这位修行者的意见，改变了在战争中大规模屠城的做法。在此之前他曾经计划着在占领中原及中国南方的大片土地之后，杀掉那里的人并且将农田变成牧场。得到成吉思汗的支持和推崇之后，丘处机释放沦为奴隶的汉族和女真人三万多人，并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

清晨六点多的时候，我们穿越一片开满油菜花的田地和村庄，站在姜太公钓鱼台风景区的大门口，磻溪被一堵墙遮住了，只能看见后面的青山。风景区售票的地方连一只猫都看不见，我站在清晨的阳光下，听着磻溪的涛声，不觉进入了乌有之乡。突然出现的几个人打断了我的神游，他们似乎很感兴趣：我们背着笨重的行囊来得这么早为什么？交谈之后，其中的一位说自己就是这个风景区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他带我们从一个可以不买票的侧门进去了，那是领导车辆的特别通道。

几乎与我的想象一样，磻溪是一个幽静的地方，除了涛声和波光剩下的就是宁静。如果是秋天，水面上升腾着云雾，鸟的鸣声使气流回旋成微风，我会甘愿住下来，在这里做个清道夫。

找到姜太公当年垂钓的那块石头，我终于扔掉了行囊。不能成为一个像太公那样的隐士，但在这里我可以做的是借着这山水照见自己。石头上有两个一寸深的、被膝盖磨出的痕迹，据说是当年姜太公留下来的。我在那里坐下之后，感觉周围没有山、没有水，也没有自己。

在太公钓鱼石下据说有一个泉眼通往东海，有一年庙里的旗子被风吹进溪水，有人在东海边上拣到了。钓鱼石附近的山崖上有一些摩崖石刻，上面写着：苍崖如有迹、大钓本无钩。

这是一条被赋予太多寓意的溪流，虽然它的水面不是很开阔，甚至不能被称为河流，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滋润无数中国人的心灵。流水开阔的地方屹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它被取名叫“孕璞遗璞”。据说这块约有几百吨的巨石是从姜子牙钓到的一条鱼肚子里找到的，清朝的时候有人在上面刻了四个字，遂成为它的名字。“璞”是未雕琢含玉的石头；“璞”

是将要成器的玉石。姜太公在磻溪钓鱼得璜，被周文王聘为国师辅佐周武王统一天下，但是在民间还有多少不愿意被找见或者没有被寻找到的隐士，有的石头虽然怀着美玉但是它们并没有以此为美，所以永远没有人知道。

那块巨大的石头边有三间庙，里面供奉着姜太公的塑像，我走进去拜访这位三千多前的隐士。看庙人是个地道的关中人，他忘我地在一张报纸上练习书法，我向他打听这附近的一些情况，他说这个庙门前的四棵侧柏树已经有一千三百年了，它们代表日、月、星、辰。这座庙有三间，与道教的三清有密切的关联。这个山谷上面的一个绝壁上有当年那位垂钓者住过的静室，他曾经在那个很小的洞穴中住了十多年。附近还有一些庙，在磻溪的上游政府修了一座水库，从那里坐船进去是当年丘处机住过的洞穴。山谷里有三国时代的栈道，前一段时间夜里下暴雨，磻溪的水涨起来，从门缝里流进来，庙里变成了河流。他看这座庙已经十多年了，不愿意再回家去了。

这位看庙者说在姜太公离开这里之后，关于怎样直钩能钓到鱼成为了一门学问，人们作出了很多合理或不合理的解释。以前这条溪里有鱼，在姜太公钓到像文王那样的鲲鹏之后的几千年里，人们纷纷来到这里模仿这位隐士。那一段时间这条河的名字叫“伐鱼河”，后来这条河为了表示无奈只好再次改名叫“乏鱼河”，因为模仿者太多，这里的鱼被钓光了。

“直钩钓鱼”的隐喻是有人做隐士但是愿意被找见，这样的相遇默契而美妙。我们既是鱼又是垂钓者，在鱼的眼里垂钓者是一条“鱼”，



因为它只看到了钓钩上的食物；在垂钓者眼里鱼只是鱼，除非他的心里没有得失。

讲完这些他说，与读书、睡觉和练习书法比起来他很不喜欢与人交谈。离开的时候我想知道他的名字，得到的回答是“山野村夫”，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透明的风从山谷里吹过来，磻溪岸边柏树的种子簌簌落下来，敲打着衣领；绿水荡漾，天下到处都是贪婪的渔翁，没有哪一条河像这条溪水那样想念鱼和一位垂钓者。

一位终南山的隐士，经过多年行走和研究，说世界上有三大文化名山，它们分别是喜马拉雅山、终南山和阿尔卑斯山，它们隆起成为地球的最高处，就像额头一样它们代表着神圣和智慧。世界的宗教和人类文明都发源在这三座山脉的周围，直到今日在这三座大山里都能找到修行者们的足迹，而在终南山隐居修行成为最显著的特征。

不管与学者们的意见有多大的冲突，更多的道教徒都愿意将终南山与昆仑山联系在一起，它们几乎是神仙的代名词。终南山的更大范围包括了昆仑山，在地质学上它们是两列独立的山脉，但是在文化上它们是一座山。比起道教传说中的“海外三山”来说，终南山和昆仑山的历史更早，中国早期神话中的西王母居住的地方就在昆仑山。

从终南山的最东端——河南省的陕县以东，横贯陕西、甘肃、新疆、青海，这一片广袤的群山是中国的道教修行者和佛教修行者及儒家的隐士、基督教徒们公认的圣山。一些道教的修行者在修行到一定阶段后，



行者 (宋艳刚 摄)

会选择住在昆仑山的石洞里。在海拔五千米左右的西王母瑶池，至今仍有修行者在岩洞里隐居修持。如果修行没有达到调动身体内的拙火，要住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山洞是不可想象的。但对于修行到一定层次的隐居者来说，寒冷不是问题。

一位道教徒认为，早期的昆仑山其实主要是指终南山的主峰太白山。那里海拔三千八百米、常年积雪，每年都有登山者在那里失踪或者留下尸骸。《封神榜》一书中写到姜子牙受师父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派遣下山助周伐纣替天行道，完成封神大业。元始天尊门下有十二弟子，称为“昆仑十二仙”，有南极仙翁、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清虚道德真君、太乙真人、玉鼎真人、赤精子、黄龙真人、广成子、惧留孙、慈航道人、道行天尊。在佛教中慈航道人、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分别是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在一些佛教和道教的庙里他们被供奉在一起。太白山的修行者们都认为道、佛、儒三家本是一体，这种三教一家的思想流传了几千年。具体的演义都能在《封神榜》中找到，而这部书的作者被认为是明朝的一位道士陆西星，也有人认为作者是许仲琳，但不管怎样都可以确定作者真正掌握了上古文化的传承脉络。

一位隐居太白山三十多年的修行者那里保存有通天教的经典，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些经典的出现年代，但至少可以推断道教没有发展成体系之前，应该有很多其他形式的上古文化存在，它们最后都汇入了道、儒、佛这三条洪大的河流。

《封神榜》的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太白山，现在山上仍有拔仙台、万仙阵。万仙阵由重约数十吨的石头组成，有时候晴天进了万仙阵也会

天气突变，狂风怒吼，并有喊杀声，风厉能削人皮肉。有不少人进了阵中迷失方向，不到一天就会变成干硬的标本。在我们上山前几天，一位游客在山上迷失了方向，那里随时都会下雪。那位游客在大雪中走了三天，庆幸的是他最后找到了有人的地方，并得到了救助。

曾经有一些专业的登山者一开始并没有将太白山放在眼里，有征服过喜马拉雅山的登山者在登太白山之前被当地人告诫，但是他们没有听从劝告，最后他们被这座山征服了，成为牺牲在太白山诸多登山者中的一位。

太白山延绵数百里，跨越周至、眉县、太白山几个县。太白山往西连接龙门洞、傥佶山和昆仑雪山，往东不到二十里是古楼观，沿着山脉继续往东是华山和嵩山，往南是武当山，这个区域是古代的道家最早的活动区域。

传说上古时有两条龙日夜打斗，太白金星将它们降伏，并用山将它们镇住，这两条龙分别是北边的黄河和南边的长江。

山上有五个天池常年积雪，雪水融化汇聚成河流，河水出峡谷被称为“黑河”。关于黑河最早的记载在《山海经》，黑河水在流出平原的地方被拦截并引入山下一百二十公里外的西安，供一千万人饮用。

太白山由两部分组成，东面的部分包括主峰被称为太白山，西面的部分群山被称为西太白，也叫青峰山。它还有个名字叫武功山，不过这个名字已经没有人知道了。早期的时候，西太白在武功县境内，“武功县”的名字就是因为这座山而得名。明朝王圻、王思义父子编撰的《三才图会》记载，晋朝有一对武氏夫妇修道，夫在武公山，妇在西昌武岗



太白山 (郭风 摄)

山。后来两人同日飞升，因此武公山称为武功山，西昌武岗山称为武姥山。在西太白归属眉县管辖之后，再没有多少人知道武功县名称的由来了，《三才图会》还记载：

西太白山上有葛仙炼丹池，雷崖洞可容数百人，再上有数十洞恍惚有人居其中，可望而不可即盖为葛仙处。

道教《三十六洞天记》将太白山列为十一洞天。在太白山主峰上的大爷海旁边的山崖上有个洞，据说那里就是道教的十一洞天，有人曾经爬进去过，很快就被冰雪和要命的寒气吓退。

历史上太白山的山神曾经有好几位，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抱节守志，正如孔子说的那样：“朝闻道，夕死可矣。”中国的古人们从来都将死亡看成是对道与自我操守的升华和注解。我想象着太白山的山神们，他们彼此在一起一定是知己，他们长卧在烟霞里微笑地看着红尘的幻灭，如同在看浮游在水中做梦。

最早的太白山山神是太白金星，夜晚抬头遥望天空，西边最明亮的那一颗就是太白金星。太白金星的形象是一位鹤发飘然的老者，一身白衣就像他掌管的太白山一样，它的另一个名字是创造万物的太乙山。

商朝末年，华北平原一带的孤竹国国君有意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而叔齐认为他的哥哥伯夷身为长子理所应当成为孤竹国的继承人。为了让位给他的哥哥，在孤竹君死后叔齐悄悄地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来到西周境内隐居，伯夷也不愿即位，他也选择了与叔齐一样的隐居生活。周武

王伐纣时，他们两个人跪在即将出征的大军前劝说周武王退兵。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隐居在太白山东边几十里以外的首阳山，依靠采薇度日，最后饿死于首阳山。不过，伯夷叔齐并不孤独，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被元军囚禁期间，曾写过一首《和夷齐西山歌》：

彼美人兮，西山之薇矣。

北方之人兮，为吾是非矣。

异域长绝兮，不复归矣。

殷商灭亡后，纣王的叔父箕子从孤竹国带走数以万计的臣民奔赴朝鲜半岛，并建立东方君子国，同时也把伯夷、叔齐的故事带到那里。日本德川家族根据孔子评论伯夷、叔齐所说的“求仁得仁”建祠“得仁堂”，将伯夷、叔齐的木雕像安置在堂内供奉。

唐朝诗人李白一生中曾多次登临太白山，因为其母夜梦太白金星而受孕，所以他也被奉为太白山神。李白在《古风之五》中描述了一位道士，称他为绿发翁。这位绿发翁披着五彩云霞，长卧在绿松之下或白雪之间，神情缥缈，肃然无言。李白长跪在道士面前，请他传授仙诀。绿发翁传授完丹丘真诀，忽如电光，一闪而灭。

明末清初，太白山下的眉县人李柏为躲避清朝统治者的征询，隐居太白山三十八年，自称白山逸人，晚号太白山人。

李柏在他的诗中记载了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在扬州连续烧杀抢掠的“扬州十日”。满人人主中原，圣贤之道不可能行于世，为了守道



他只能选择隐居。对于清朝的统治者来说，汉族的读书人比他们面对的明朝军队更难对付，他们遇到的不合作者比历史上其他朝代更替时遇到的要多很多。在当时的关中一带，与李柏一样的大儒还有李二曲和李因笃，他们一起被称为“关中三李”。

明朝灭亡时，李柏十四岁，偶读《小学》，见古人嘉言懿行，立即焚烧案头科举书籍，发誓效仿。他以渊明为师，在书斋前栽柳五棵，并题诗道：

茅屋果然如斗大，  
诗风酒月度年华，  
客来陋巷不知处，  
五柳柴门第一家。

他一生都在太白山中度过，曾三次躲避乡试，有时躲在野寺内，有时藏在枯井中。母亲去世，他守孝三年；之后脱掉冠服隐居太白山。与清朝的前任统治者不同，康熙皇帝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更强烈一些。李柏隐居太白后，不断有关于他的消息从关中传出，并传到康熙皇帝的耳朵里，于是一道又一道的征诏从京城送达关中。但这些并没有打扰到李柏在太白山广袤的群山里继续隐居，恼怒的皇帝下令封山三十年，断绝纸笔和粮食，或许他以为没有纸和笔这位爱写诗的隐士大概会结束隐居。人们在太白山的河边经常捡到一些槲叶，上面的诗句是用血书写的，后来这些诗句被收集起来结集成册。李柏在《槲叶集自叙》中称：

山中乏纸，采幽岩之肥绿，挹心血之余沥，积久盈筐，遂为集名。

《南游草序》又说：

目击明末盗贼焚劫遗迹，满目伤心不能无言，或晓拾一句，或暮构一篇，墨以泪和，字以愁结，因成小草。

卧明月，嚼冰雪，抱残守缺，是李柏的一生。《太白山雪月》云：

我爱月下雪，我爱雪上月。月光荡雪花，乾坤胥白彻。高士怀素心，宁与雪月别。一滴饮贪泉，雪残月亦缺。

太白山的石头像雪一样洁白，流水碧绿像苌弘<sup>①</sup>的血一样清澈，只有清澈的太白山雪水才适合李柏梳洗，我想象着他常卧在太白山的河流边，顺手掬起一潭碧水，照见满山的白云和天上的一轮明月。

有人将终南山称为隐士的天堂。关于终南山最高峰太白山最早的隐居者的记载是春秋战国时的鬼谷子，姓王名诩，号鬼谷子，人称“王禅老祖”，是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关于他的身份和称谓排起来能写满一张名片。

---

①苌弘（？—前492年），东周著名学者、政治家，通晓天文、历数，精通音律、乐理。孔子曾访乐于他。后被晋国赵氏逼杀，据传三年后，其血化为碧玉。——编者注





白云出岫（郭风 摄）

因为两名杰出的弟子苏秦和张仪，鬼谷子被尊为纵横家的鼻祖。战国时期他的弟子门人实际上把握了天下的格局，他的弟子中还有像孙臆、庞涓这样的军事家，还有人说商鞅也是他的弟子，同时他兼有阴阳家的祖宗衣钵，民间还传说鬼谷子是命理师的祖师爷。他著有《鬼谷子》一书，又叫做《捭阖策》，此书至今仍完整地保留在道家的经典《道藏》之中。

关于他的出生地，几千年来就像一个人参果谁都想咬一口。中国的很多地方都抢着跟他认老乡，有记载说他出生在河南，也有人考据说他出生在江西。《眉县志》又说：

鬼谷子，扶风人，自幼入太白山拜师学艺，后传道授艺于眉县汤峪。

在太白山北坡有个山洞，经过考据学者们确认那是鬼谷子曾经住过的。

汉朝时，道士谷春在太白山修道；汉成帝时，人们在太白山建神祠，奉祀谷春神。

东汉时在长安街头卖药的韩康，常年在太白山采药，因不二价而路人皆知。汉恒帝多次请他做官，最后他干脆躲进山里隐居再也没有出来过。

梁代陶弘景隐居太白山多年，采药炼丹。

唐代高道孙思邈，隐居太白山南坡十余年，他前后两次拒绝了隋唐两朝皇帝的征召。在他那里一切有生命的生灵，不分种族贵贱，都要解救。他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千金翼方》、《摄生论》、《福寿论》等，

被誉为“药王”。

唐朝诗人张籍在其诗中描写了一位号称“太白老人”的道士。这位道士头戴竹巾，腰围藤带，修黄符，种胡麻，住在灵泉围绕的茅屋中，院子里卧着黄犬，屋中的杵臼之声不断。他常和太白山洞府的仙家来往，壶中的灵药是人间没有听过的名字。

日观东峰幽客住，竹巾藤带亦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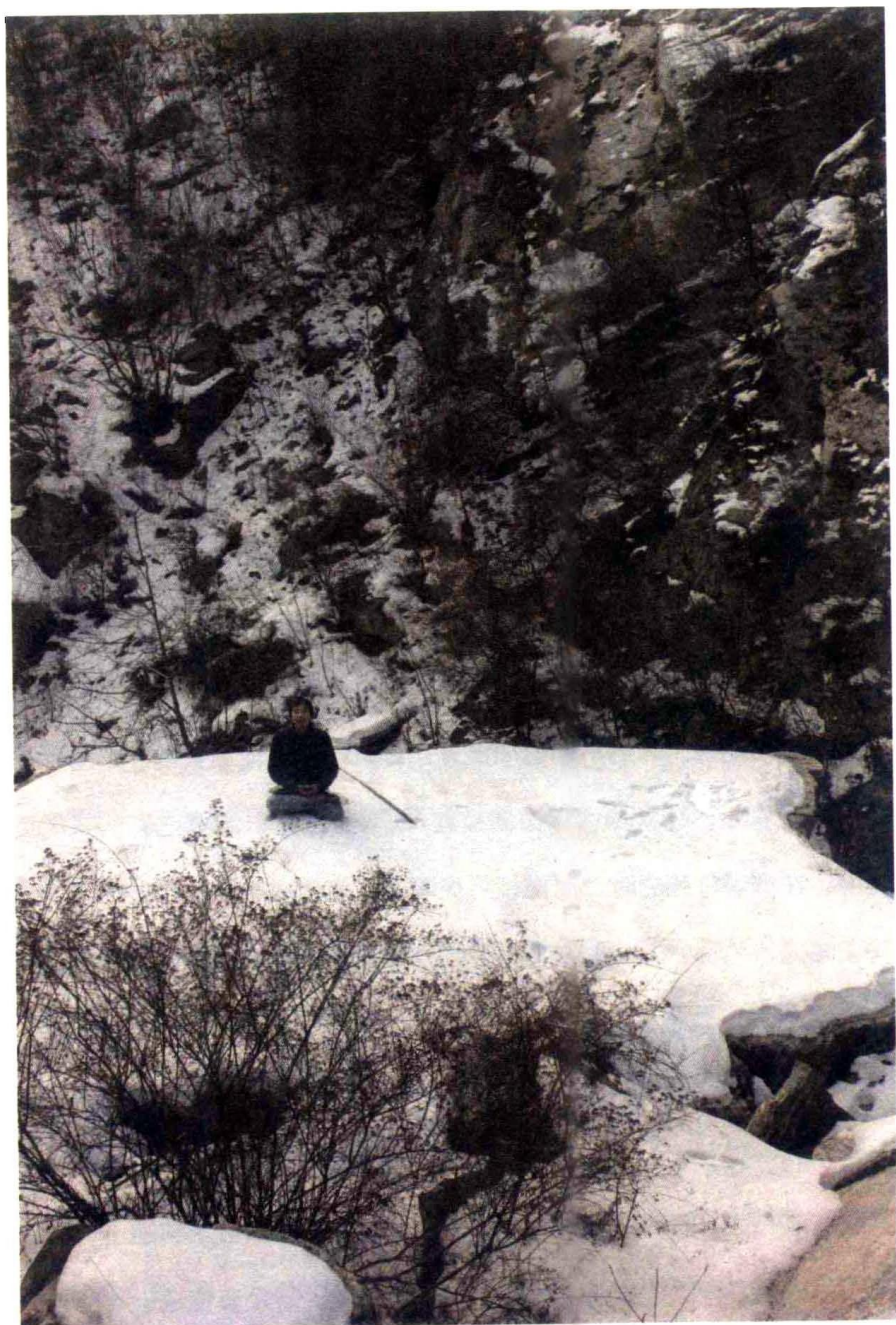
暗修黄策无人见，深种胡麻共犬行。

洞里仙家常独往，壶中灵药自为名。

春泉四面绕茅屋，日日唯闻杵臼声。

唐初，岑参写有两首关于太白山的诗，其中一首写了一位自西域来到太白山的胡僧。人们不知道胡僧有几百岁，只见他眉长数寸，用草和树叶做成衣服，经常捧读《楞伽经》。胡僧看见太白东峰上有两只老虎搏斗，在弱者将死之时，用僧杖将虎隔开，使两虎和解。西边的湫池中有条毒龙，为祸一方，胡僧将毒龙收入钵盂中，藏在床下。胡僧似乎是印度僧人，会捕蛇，住在太白山上。

《唐传奇》中记载，贞元年间，有位以壮健勇猛闻名于世的人，叫韦自东。一天，太白山道士来访，说在石洞炼丹时，有妖魔几次入洞，打翻道士的炼丹药炉，因此前来邀请韦自东除妖。韦自东和道士一同来到洞中，立即有巨虺和美女进洞，韦以剑击退。后来有位道士驾鹤来到洞口，说丹将炼成。韦自东将剑放下施礼时，驾鹤道士突然闯入，炼丹



适合坐禅的山石



药炉爆裂。

晚唐时胡音隐居太白山炼药修真，胡音号见素子，又称见素女子。她对道教养生学的基本经典《黄庭经》做了详尽的注解和诠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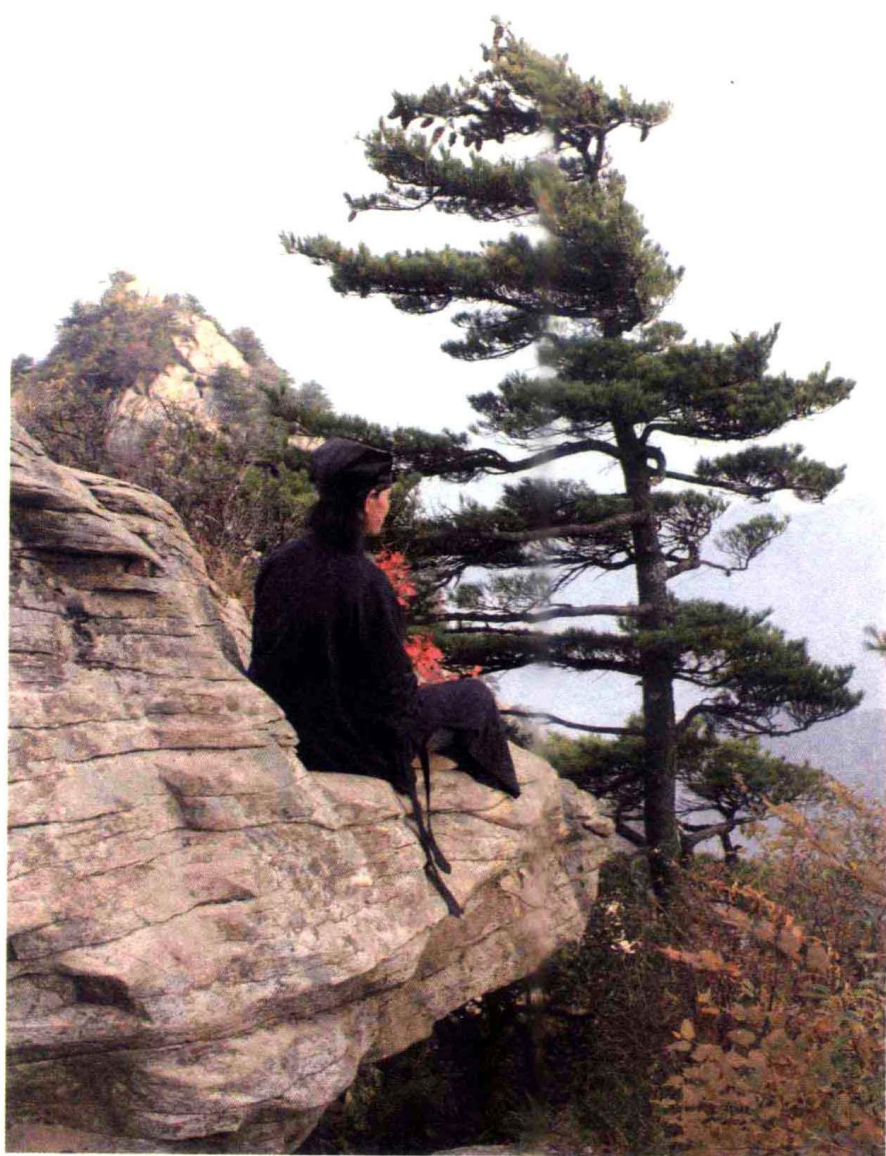
诗人卢纶在太白山西峰住宿时，遇到车尊师和祝尊师，这两位仙翁在石室和卢纶长谈，卢纶却不知道洞府的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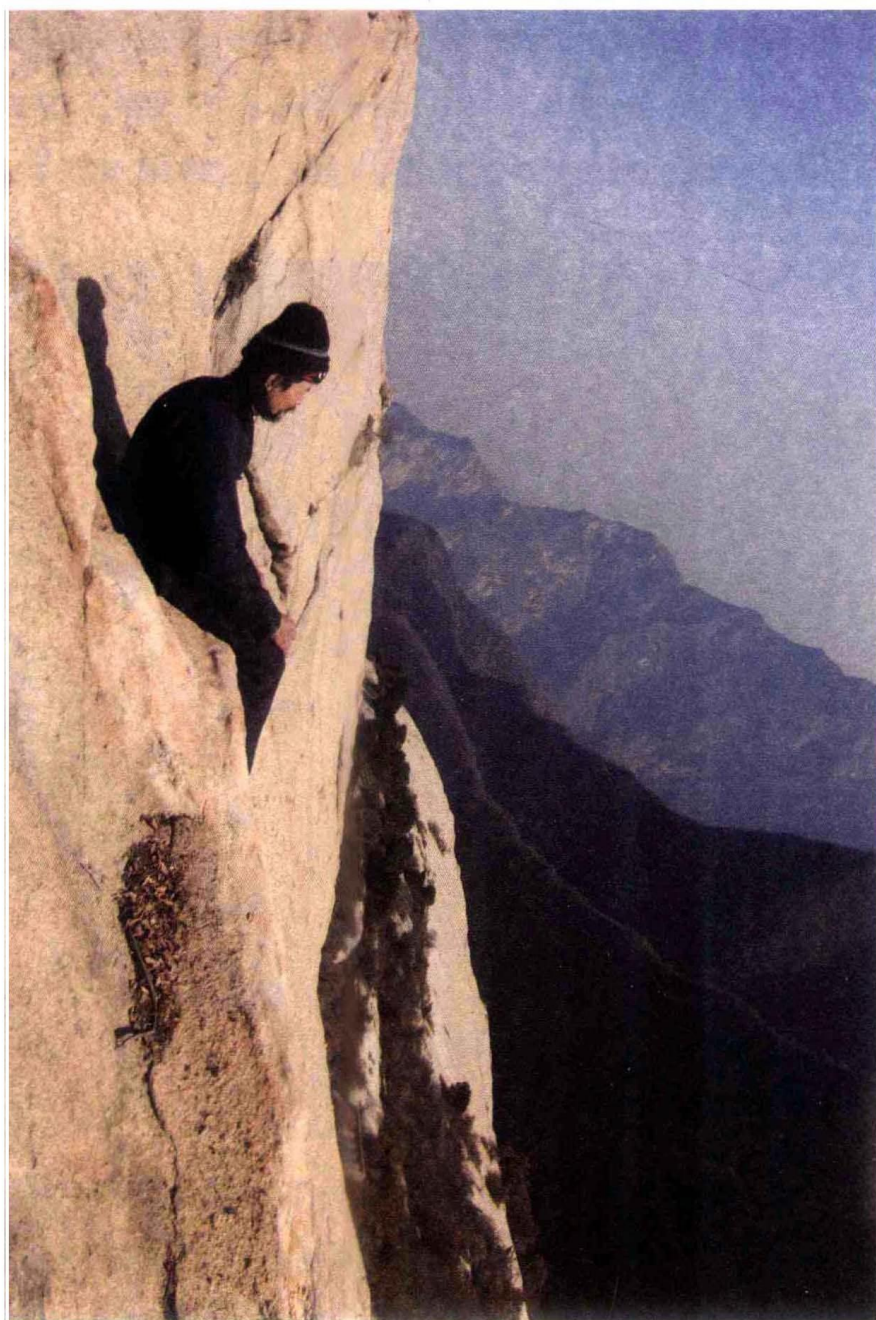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初，太白山道长李志义自称练功时，看见一位太白山道士。前往太白山寻访了几天，一天休息时，有位小道童为他引见了一名两百余岁的老道长。

十多年前，山下一位山民因为家庭纠纷心中郁闷，离家向山上走去。他在路边的一棵树下停驻休息时睡着了，之后被一头正在哺乳期的熊抓晕过去。当他醒来时在一个山洞里，一位年轻的道姑用树叶子在岩壁上接水给他喝，并治好了他的伤。下山后他才知道自己在山洞中已经住了几个月，但后来再没有找到那个山洞。

每年，只有六七月份，朝山的人和游客才能登到太白山顶峰上去。那时候山上的几个驿站会有人准备好食物和棉衣，并提供住宿。其他季节上到山顶需要自己背上帐篷和睡袋，一般上山需要走三天。

四月份的天气山上基本不会有人。我们四处打听住在山上的隐士，得到的答案有点让人泄气，没有人肯定地说那里有人在修行。有人说在南坡的铁甲树道观有几位道长常住，更高的山上没有人能待得住，但是我听一些经常在山中行走的人说，有人多年前就在太白山的某个常人无法到达的山洞中隐修。我太习惯于对一些缥缈的事情投入热情，这也是





很多人的习惯。

从周至县去往太白山南坡的车只有县汽车站才有，开往那里的车每天清晨只有一趟，我们错过了，只好背着行囊望山兴叹，感慨古人的脚力。县城距离我们要到达的厚畛子有几百里路程，在四个轮子的汽车面前我们对自己的两条腿失去了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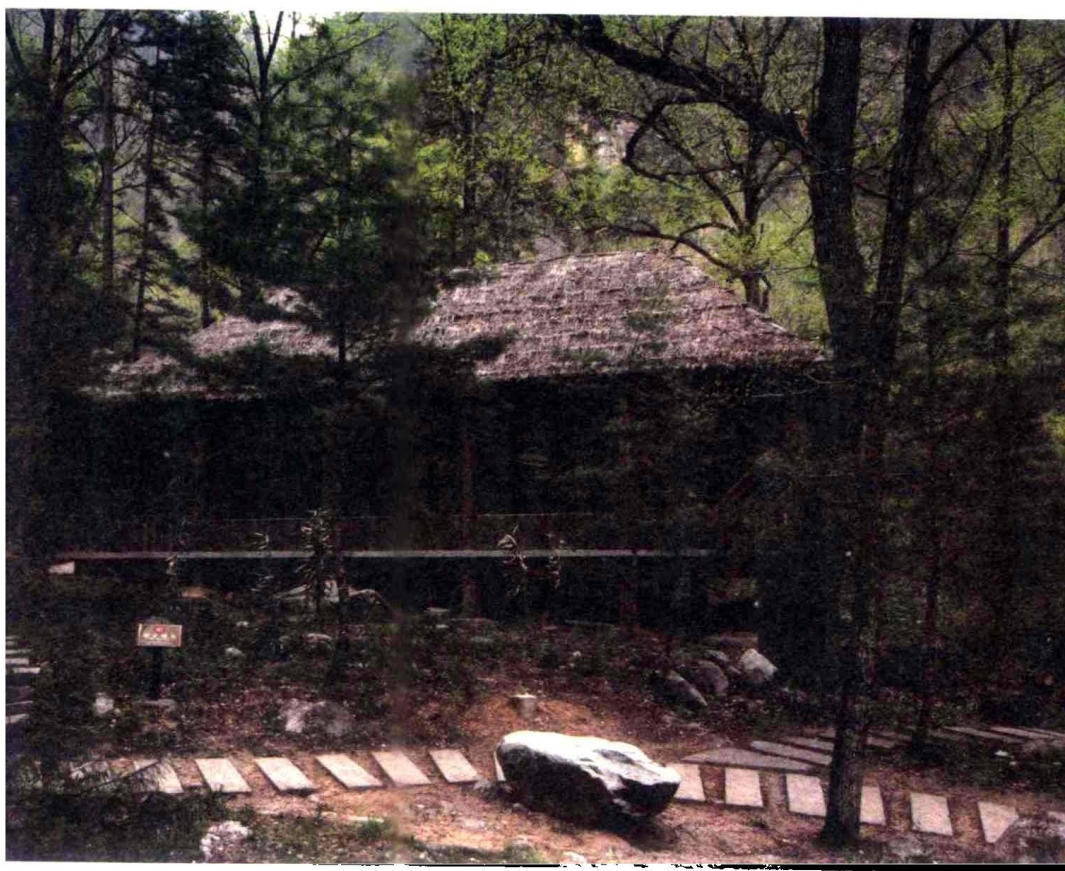
在地图上，周至境内的几个镇只标有马召镇和终南镇。周至的西边是眉县，从那里上山是汤峪，山下有横渠书院，镇子因为横渠书院而得名。横渠书院的开创者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关学领袖横渠先生张载。张载在朝廷任知太常礼院，因其弟监察御史张戢反对王安石变法遭贬，于是辞官归隐。张载的学术建树从对《易传》的解释开始，他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气”，气的本初状态是“太极”。由于气具有阴阳彼此对立的属性，因此永远处于运动状态，“气聚则成万物，气散则归于太极”，由此，他得出“万物本是同一”的结论。张载把天地、宇宙视为一个大家庭，认为人应该亲近同类和万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他曾提出著名的“横渠四句”，认为读书人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死后，南宋的宁宗皇帝赐谥号“明”，宋理宗追封他为“眉伯”，将他的塑像供奉在孔庙里祭祀。

马召的地名与马融有密切的关系，马融和他的弟子郑玄是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和文献学家，他在太白山下设帐授徒，门人常有千人之多。

终南镇是终南山下唯一一个以终南山命名的镇，我们的寻访从那里





结庐终南

开始。

终南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武帝太初元年，秦昭王时这里曾被封为上林苑，汉武帝沿用上林苑的名字把这里作为狩猎场。古代这里是隐士羽人上山的驿站，传说中这里有几位隐修多年的道长。

我们向一位卖苹果的老人打听道观的分布，按照指引很容易找到一座破败的庙，庙的名字是火神圣母庙，显然庙里供奉的是火神圣母。庙里的建筑看起来像“文革”前期的，院子里坐满了年纪很大的老太太，她们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喝水。

我们进庙去看望火神圣母，墙上的壁画告诉了我火神圣母的来历：春秋时期，晋国发生内乱，公子重耳逃亡，随行的五位贤士中有介子推。有一年逃到卫国，一个随从偷光了重耳的资粮，逃入深山。重耳向田夫乞讨，不但没要来饭反被农夫们用土块当成饭戏谑了一番，几次饿晕过去。为了让重耳活命，介子推将自己腿上的肉割下一块，与采摘来的野菜同煮成汤给重耳充饥。经历了十九年流亡生涯后，重耳最终掌握了晋国王权，但是在封赏功臣的时候却唯独忘记了介子推。当使者寻找介子推的时候，他已经背着自己年迈的母亲在黄河东岸的绵山隐居了。晋文公重耳愧疚，在绵山下三面放火想将介子推逼出山来，但当大火将绵山烧成焦土后也没有见到介子推。人们为纪念介子推，供奉他为火神，其母被供奉为火神圣母。由于民间普遍崇信介子推的“忠孝”精神，人们将寒食节与介子推联系在一起举行纪念活动。

拜完介子推，我们见到了看庙的道长，他住在这里五年了，很少走出这个庙。他说自己的职责就是照看这里的香火，虽然这座庙基本上没

有多少人来烧香。他建议我们可以去豆村找孙道长。在我们离开火神圣母庙的时候，那些坐在椅子上的老人们站起来以道家的礼拱手送行。她们的表情像老祖母一样亲切。

这一带还有几个庙，在终南镇的南面是集贤镇，那里是财神赵公明的故乡。

正午的时候我们背着行囊走在通往豆村的乡村公路上，豆村很早以前被称为“天下第一村”，以人口众多而闻名。据说在古代的时候，村中人口就超过了万人，多年以前这个村子还有一圈城墙，像西安城一样，它也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和十二条街道。

似乎为了证明与豆子有关系，村子周围几乎全部种满豆子，豆子的花像雪一样洁白。我们向一位老人打听孙道长的庙，那位老人上下打量着我们，说你们算是找对人了，这个村子里我是对道最有研究的人。你们是来访道的吧，然后很激昂地给我们推荐了几位住在首阳山下的隐士就走了。

在距离要寻找的庙不远的路边上，我们遇到一位老道长，他看起来很精神，我想他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正如我想的一样，孙道长说前面不远就是他的庙，他才出门回来，庙里的钥匙没有带，他正在这里等人送钥匙过来。

他住在这里十多年了，这里距离他出生的地方不远，他说在这里他的职责就是解决人们的具体需要。很多人有病就来找他，他不用草药只聊天就能解决病人的问题。人们需要他做些什么他就做些什么，我们请教他如何做到看起来很轻盈的样子，他说没有秘密，吃睡而已，平时无事，



自己不找事。他所做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悠闲地度日，修仙不是他追求的，养生足矣。

村子的街道边开满了桐树的花，从终南山上吹下来的风带着麦苗的清香漫过田垄。我们急着赶回周至县城去搭乘第二天早晨开往太白山的车，于是告别了孙道长。

在车站旁的小旅馆里，我和摄影家郭风脱了鞋子，在脚臭味和鼾声中睡到第二天早晨。开往厚畛子的公共汽车像一座移动的村庄，几乎所有的人都彼此认识。坐在车里的话题就是拉家常，可以想象厚畛子没有多少人。几年以前，厚畛子是采药人聚集的地方，现在住在那里的人大部分都在经营农家乐；已没有猎户，动物被保护起来，没有人对打猎感兴趣了。

公路开通在黑河水边，山谷口是迁徙过的仙游寺。仙游寺过去的旧址被淹没在黑河水底，那里曾经是秦穆公的女儿弄玉与她的夫婿萧史相遇并恋爱的地方。弄玉擅长吹箫，通晓音律，住在寺边的玉女洞，据说她的箫声能引来祥龙瑞凤。后来他们到了关中平原东面的华山，在那里隐修成仙骑龙飞去，“乘龙快婿”的典故从此开始流传。唐朝的白居易住在这里后，以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为主题写下了著名的长诗《长恨歌》。

一路上车子不断有人挤上来，车厢里像个压缩包，我不断地扭动脖子去寻找新鲜空气，一面发挥想象尽量使自己周围的环境变成仙境。从山口到厚畛子汽车走了四个小时，最后吐了一口气将我们放下来。厚畛子距离被遗弃的佛坪老县城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车上的一位山民邀请

我们去他那里看看，他说他家住在县衙门口，是一号农家乐。那个县城的政府在民国的时候两次被土匪袭击，一任县长被杀后，继任的县长背着印到处流浪办公。镇上留下了一些清朝的老房子，那里同时居住着金丝猴、羚牛、豹子及大熊猫。作家叶广岑曾专门为老县城写了一本书，很多人因此千里迢迢跑来，坐在水边上看满目青山，闻炊烟的味道。

坐在一家小酒馆里，我们豪气干云，有想模仿武侠小说里那些侠客大喊“小二上酒”的冲动。老板拿上来一瓶啤酒，我就有点醉意了。在做了大量调查之后，摩托车代替我们的脚将我们带到铁甲树道观。这是太白山南坡条件比较好的一处道观，名字是向一棵生长了三千年的树借来的。铁甲树的故事在四川都有流传，据说这棵树的树神在四川一位县太爷洗脸时出现在水中，并且引导那位县太爷来到这里找到这棵树，从此以后每年从几百里以外赶来烧香许愿的人们的红色许愿条挂满了树枝。

道观没有围墙，一位居士蹲在铁甲树下似乎等我们很久了。居士自号云烟散人，等我们拜过了太白山神伯夷和叔齐并说明来意后，他朝河边的树林子呼喊起来，河对面有声音传回来。一会儿孙道长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看起来像是一位古代的书生，刚才他去那边采药了。孙道长说传闻山上有座白石头城，有缘分的人能够找到进城的门，那里是神仙的城市。

孙道长是楼观台监院任兴之道长的弟子，这里很早以前就成为楼观台道院的下院，经常有从楼观台来的道长在这里静修。孙道长的房里挂着一支洞箫，以及两盘棋子。他来到这里五年了，但住在这里时间最长的是黎道长。

孙道长将我们带进一间被烟火熏黑的土屋里，黎道长正在睡觉，土



炊烟 (郭风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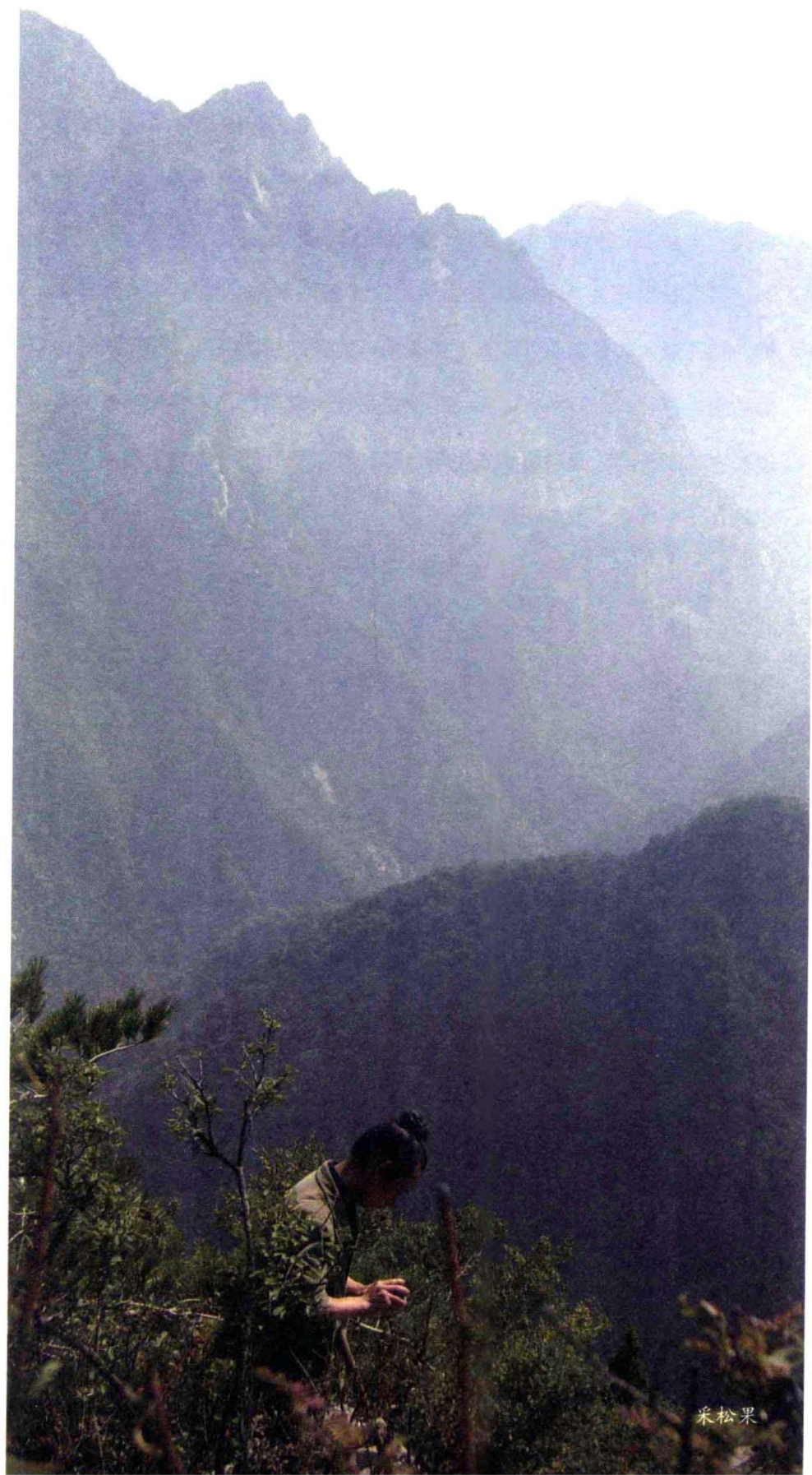
炕边上靠着一把龙头拐杖和一把大刀。一会儿，黎道长突然从土炕上坐起来问你们是要上去探险吗？看到我们抱拳施礼，他松了一口气，我说我们是来问道的。他哈哈大笑，我这里只有酒。

黎道长很符合《水浒传》里黑旋风李逵的形象，他穿着黑色的道袍，眼睛很大，目光如电。五十多年前，他在武当山出家，并在武当山后山隐居、习武十多年，近几十年他主要在研究草药。孙道长补充说黎道长在炼制丹药，我联想到长生不老药。我注意到挂在房梁上的大大小小的几十个袋子，那些都是黎道长从山上采来的药材。黎道长说当年孙思邈真人为了达到医道的最高境界，向太白山神借地方培植药材，太白山神将现在药王殿附近周围几十里的地方送给孙真人。这座山上没有一棵是杂草，那一带所有的植物都可以在药书上找到记载。在这里三七有九十八种，还有太白米、太白梅、太白茶，以及紫色狼毒、独角莲、天蓝星、龙凤草、铁筷子等珍稀药材。

两天前，黎道长的弟子刚上山找地方去了，他也计划在这座山里隐居。在三合宫上面还有一位三年前的修行者，他在那里隐居，基本上没有人见到他，听说修为很高。再往上走两天的路程是玉皇池，在那里不能高声说话，声音的震动会使云变成冰雹砸下来。在山上，风的名字叫“围围”，只有当你说出这个词的时候，才会知道后果有多么严重。惹恼了风的人会被像树叶一样吹到空中。那里住了一位道长，是一位老坤道的弟子。在楼观台道院接管以前是那位年老的坤道恢复了这里，她在这座山上住了五十年，经历了磨难，现在她住在另一个地方。

我问黎道长住在这里这么多年的理由，结果他说哪里要那么多理由。





在这里没有时间，白天晚上一样喝酒睡觉，闲时上山采药，以前想要追求医道的最高境界，现在就是喝酒。孙道长屋子一个角落里找出一壶药酒，酒中的几棵人参是黎道长采来的，每一棵都生长了几百年了。喝酒吧！黎道长说人生就像一场雨、一卷云，一切都很好。

喝完酒，他拿了几味药材让我们认，孙道长从道观门前的河里提来一桶水开始生火做饭。晚餐是炒白菜、馒头和稀饭，这很符合我的想象。云烟散人替我们惋惜，他说我们要是早来两天就可吃到一种开在树上的花，味道鲜美。那种花花期只有三天，而且很难采摘。我在心中谢过太白山神安排的这顿饭，开始解决眼前的一大堆馒头。黎道长继续喝酒，他们说十多年来只喝酒，基本上处于辟谷状态。他一天能喝去好几斤酒，最近酒缸要见底了，所以喝得少了。

吃过饭黎道长上炕打坐去了，我们和云烟散人坐在铁甲树下，听着河水的背景音乐漫无边际地聊天。空气中分辨不出是哪种草木的清香，没有来路，不知去路，时有时无。

云烟散人指给我们看一块大石头，那是黎道长睡觉和练功的地方，大部分时间他不是喝酒就是在这块石头上睡觉。

云烟散人的家在山下，几十年来他一直想拜楼观台的任法融道长为师，但是任道长认为他身上的杀气太重了，要好好修再说，他已经等了几十年了。在山下他有很多兄弟，他们有自己的生意，但是也兼有代替警察保护人民的能力，有人会交保护费给他们。但是他说他们也有自己的道，从来不欺负弱者，不主动找别人的麻烦。

道观四周都是山，前面的河流是从云层之上的大爷海流淌下来的。

大爷海现在还是冰雪面，一直要到大约一个月之后才开始解冻。河水在阳光里细看，似乎冒着几丝冰凉的烟尘，水边的野花烂漫，松果铺满了草地。我很想找个人在河水中的石头上下一盘棋，云烟散人这时候吟诵出苏东坡的句子：松下围棋，松子忽随棋子落。

云烟散人说河里的水不能直接喝，且冰凉彻骨，手放进去几分钟就会麻木。煮来喝茶倒是很理想，不过这里很少有人喝茶，到处都是仙茅灵药或者松针，煮这些就够了。

夜色像云雾一样从山谷里上升，我们很快躺到床铺上去。有时候，羚牛或者熊会借着月色闯到道观的院子里，睡觉前孙道长将道观里的两条狗放开了，晚上它们会像保镖那样四处巡逻。

第二天我们没有爬到拔仙台去，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在雪地里睡觉的准备。东晋时，王子猷看到屋外雪白一片，突然兴起去拜访好友戴逵，船行一夜，天明才至戴处，而子猷此时却又折身返回。人问为何，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见与不见，又有何妨？我已经在心里完成了这个过程，现在我心里已经没有痕迹了，进门去是多余的。

吃过早餐我们向太白山神和铁甲树缓缓道别，临走云烟散人在宣纸上写下李白的一首诗送给我们：

两人对酌山花开，

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卿且去，

明朝有意抱琴来。



## 第七章 乌有之乡



华山自古以来便是隐士的故乡，我曾经多次在居住的城市里眺望华山。这座城市在宋朝以前是长安，是当年东方朔、李白、王维、白居易、八仙和长安游侠、隐士经常聚会的地方。

夏天雨后，从城市十层楼以上的高度向东方眺望，目光越过唐朝人折柳送别的那条灞河再往东，能看见雪白的山峦，那是华山。它像一朵莲花，根在红尘中，花蕾摇曳在云雾之上。

上古时轩辕黄帝曾经登临华山，那里有他的老师之一九天玄女。她的故居现在是九天宫——一座建筑在河流边的道观，这座道观还有一个幽雅的名字叫南宫紫府。在轩辕黄帝之后，尧帝来到华山，华山的地方官员祝福这位圣人多子、多福、多寿，尧一一谢绝了，他说多子则多忧患，富贵则多烦恼，长寿则多辱。

东汉时有个叫费长房的人，喜欢在酒楼上喝闷酒。有一天他看见街上有一老翁，悬挂着一个药葫芦兜售丹药。黄昏后行人散去，老翁悄悄钻入了葫芦之中。

费长房断定老翁绝非等闲之辈，买了礼物去拜见。老翁知道他的来意，领他一同钻入葫芦中，里面群鹤翔集，仙山琼阁，别有洞天。临行前老翁送他一根竹杖，骑上可以飞翔。老翁告诉费长房要去找他可以上华山壶公石室。

当他返回故里时，家人都以为他死了，原来已过了十多年。

华山有七十二洞，洞天是道家隐士们的家，是通往另一个时空的通道。真正的神仙洞府只有羽化的仙人才能到达。历史上很多道家的隐士都选择在深山洞室中餐霞饮露，服石辟谷，并将他们的修行秘籍刻在洞室石壁上，或者著书藏于岩缝之间。

《云笈七笈》中将华山列为道家三十六小洞天之第四洞天，明代的莲峰逸士王处一记载华山有四洞，“东曰昭阳，西曰西玄，南曰正阳，北曰水濂”，昭阳云深不知处；西玄洞天在莲花峰西北绝壁，草木遮掩，难以寻觅，洞中周长三千里、有日月星辰；正阳洞是八仙之一的钟离权隐修的洞府；水濂洞在西峰山崖，天晴时可以隐约看见洞口，据说洞深三百里，人迹罕至，时出异色云气。西峰绝壁上还有洞玄石室，东门上接云霞，西门下临地中，传闻解放前有道士潜到其中去修炼，至今不知所踪。

我以为自己前世是华山深处一樵夫，在云雾无尽处伐木，常与隐士或者仙鹤为伴。

在棋亭，西汉时有人看见华山仙人卫叔卿和洪崖先生、许由、巢父在那里下棋。宋朝时陈抟老祖与宋太祖在那里下过一盘棋。我站在棋亭对面的山崖上看过去，他们曾经下过的棋局还在那里。我生晚了一千年，没有赶上看那一场对弈。

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和她的伴侣萧史从渭河边来到华山，在这里一起飞升而去。后来仍旧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们，还能够有幸听到萧史的箫声飞过山下的河流和山川，进入城市和乡村。



山洞 (曾东 摄)

秦朝的时候又有毛女隐居华山，以食松针为生，据说她的身体生满了绿色的羽毛，能如闪电般快速飞跃山峦，直到宋朝的时候，陈抟老祖还经常见到她。

《宋史·陈抟传》里说有人前去拜访陈抟老祖，曾在他的座上见到一位头顶华阳巾，眼如飞漆，器宇非凡的道人。道人从葫芦里拿出丹药请在座分享，那是吕洞宾。

曾经有个名叫邓绍的人，八月间入华山采药。在山中遇见一位童子拿着五彩锦囊收集柏树叶上的露水，水珠在锦囊里如珍珠般粒粒可数。等锦囊收集满了，邓绍好奇地问采集这露珠做何用，童子说这是赤松先生用来明目的。现在华山一带的人们仍旧要在八月天做眼明袋敷眼明目。

在终南山的雨季，住在峪河上游的黄道长下山邀我一起随一位华山的郝姓道长同上华山，那样可以避免买那张昂贵的门票。郝道长住在华山群仙观石室里已经十多年，他擅长草药，曾为很多人治好了顽疾。古代的道士们都随身背着一只葫芦，走到哪里随时可以为人开药，郝道长只是将葫芦换成了一个布包袱，他说为了采药华山周围的山他全走遍了，甚至连黄河对面的中条山他都去过。

郝道长的老家在黄河对面的山西，他的父亲精通周易，喜欢为人卜卦。他出生后，父亲的一位朋友说他前世是生于北魏渭州，曾与道有缘；今生命格中注定了要在青城山出家。十多岁的时候，道长学了木匠手艺开始谋生，但是诸事不顺，于是辞别父母由山西经陕西入川去寻访师父。

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先找活为人家做家具以换取路费。有时候钱

花光了就沿街乞讨，晚上睡觉没地方就跑去候车室。但车站里如果没车票几个小时后会被赶出去，那就睡野地里。在陕川交界的阳平关他走了三个村子，没有讨到一个馒头。那时候下了雪，他的衣服也单薄，于是发烧病倒在村头。一个小旅社里的女人用粥将他喂醒，后来他在那个小旅社躺了二十多天才退烧。

在四川老君山他找到了自己的师父，作为新弟子有很多粗重的活等着他做。冬天天不亮他就得踏着雪去凿冰挑水，还要受师兄们的欺辱，郝道长说这些都是修道的内容。

师父在青城山拜访过多位高人，师祖是青城山天师洞剑仙派传人，白须拂胸，鹤发童颜，已有百岁。听一位老道长说，他是当今为数不多的剑客之一。

郝道长向我们展示了他从悬崖上采下来的灵芝草，他说灵芝草有草灵芝和悬崖上生长的石灵芝，一般人只能有幸采到生长在泥土中的灵芝。生长于悬崖上的灵芝会发光，一般人采不到。他说草药有灵性，山中的草会跑，他曾经采过几支何首乌泡在盆子里，一转身就不见了。

郝道长的石室有三间，窗外是群山白云，窗下是悬崖，鸟也很少见到。他的石室里堆满了书籍和各种药罐，每次下山前他都要在石室里炼制好药丸。

在来到华山以前，吃饭和睡觉是没有保障的。华山是国内著名的风景区，山中常住的道士都由华山脚下玉泉院的道教协会统一委派，郝道长被派往这里一住就是十多年，除过偶尔下山为人治病，大部分时间他就在这个道观里度过，照看这里是他的职责。

群仙观的建筑借助了山崖，大殿的后墙就是华山的白色岩石，吕洞宾真人的像被供奉在大殿后墙上凿出来的洞里。郝道长每天清晨五点起床，第一件事是为吕洞宾真人供上一杯清水，燃香烛拜这位在华山成仙的前辈。我和黄道长被安排住在大殿一角的石床上，听着熟悉的檐滴进入梦乡。

秋雨中上山的游客不多，很少有人能在这里停留并进来燃香，倒是山雾经常来做客。大殿的台阶下就是白云，山风从松林里经过，松针为弦，它们奏的曲子只有隐士能听懂，堆起皱纹的泉水在白色的石头上流淌，无声无息。

这里曾经有一群神仙，可他们都骑着白鹤飞走了，举目四顾天空苍茫，不见他们的消息，只剩下“群仙观”这个名字。

郝道长说，目前华山道教协会派往山上常住的道士有十多位，这里的道粮及生活所需都由道教协会雇挑夫挑上山。尽管这样，一些喜欢清静的修道人还是嫌这里不够清静，不断有人离开华山主峰，去往那些游客们到不了的地方隐居。

在那里他们几乎不太需要粮食，但这是需要有相当修为的，不是每个修道的人都可以做到。隐居修道意味着完全超出世间，完全放下世间的一切牵挂和名利，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修道必须要经过这一个阶段才能与道接近，虽然有的人隐居一生并没有达到那个终点，但重要的是已经走在通往道的路上。

要真正见道就要敢于舍弃一切，你什么都不牵挂才有机会重生，才









有可能得遇仙缘，得到秘传。

在长空栈道对面的三公山上有两个洞，一般人几乎爬不上去。三公山的山峰排列成北斗七星的样子，危石林立，没有固定的攀登道路，一般鲜有人到达。

汉明帝时，道士燕济受仙人裴君指点，隐于栖山顶石洞，绝粒辟谷，也鼓瑟弹琴，吟咏诗文，只吃一点苍术与黄精，所居住的山洞常有五色祥云飘浮环周。据史料记述，燕济下山在华阴县城附近的一座茅庵里住过。一天，有三位道士来访，并把香的配方题写在洞的石壁上。燕济后来才知那位道长就是清灵真人裴元仁，所传奇香名叫三神香。据说得到这香可以开天门、启地户、通神灵，后来他也成为华山上的神仙之一。

晋朝道士焦道广也住在三公山上的石洞里，他以煮白石头为食。据说他煮的白石头味道像煮熟的洋芋，还经常邀请贫苦人一同分享。他的容貌忽老忽少，后来离开华山，不知所踪。

在群仙观大殿的石床上，我和黄道长住了两个晚上，雨一直在下，我想拍几张华山的风景，山雾像白鹤的翅膀将一切都隐去了，拍照成了问题。我本来计划要去爬陈抟老祖羽化的张超谷的，这山雨徘徊不去，我们上山又没带雨具，郝道长很少雨天出门，也没有斗笠和蓑衣借给我们。我们计划再住几天去爬落雁峰和长空栈道之后下山。

郝道长说如果我有仙缘或许可以见到一位隐居华山的高人李明极道长，华山的修道人都知道他，并称他为李大仙。可惜他现在不在山上，不过他说我们或许该去见见另一位住在九天宫的温道长，幸运的话能从

温道长那里了解一点关于这位华山高道的情况。可是这位温道长的脾气也怪，很少与人说话。他曾经与李明极道长一起在华山主峰对面的王道岭修道多年。

多年以前郝道长曾经在青城山与这位李明极道长共住过一个庙，李道长对他很照顾，可是那时他贪恋的东西太多，心不在修道上。他曾经亲眼见过李道长住山洞辟谷时，洞口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两条大蟒蛇，长卧不肯走，他当时吓坏了。后来才知道那两条蟒蛇是为李道长护关的。郝道长说这些事情对于一般人他也不愿意说，人家也不肯相信，但是在修道中的确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山中行走，一个整天吃大鱼大肉的人可能会被动物袭击，因为他身上有腥臭，动物会辨别。但是一个清修的人走在山林中动物却不会伤害他，动物的分辨能力不比人差。如果你是清净的，你的气息动物也会喜欢，它们会亲近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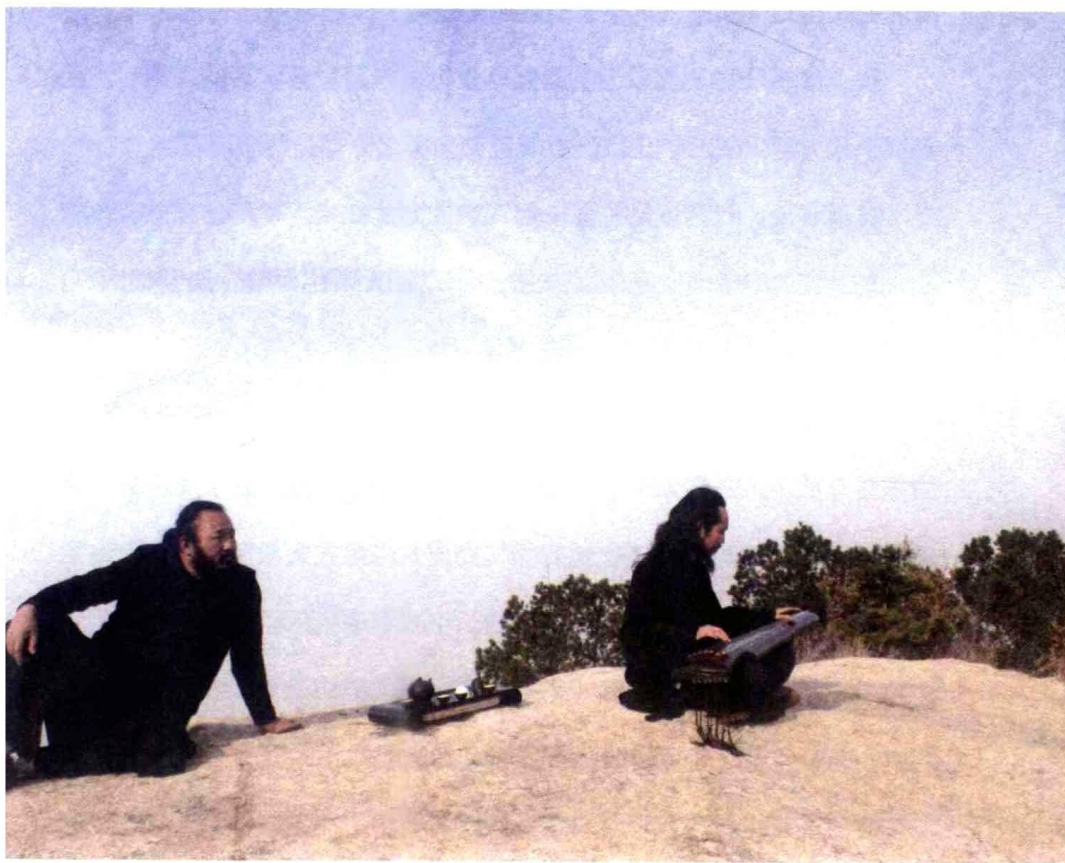
郝道长说李道长每年冬天才回华山，平时他就云游天下为人治病，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听说前几个月他受几位佛教界人士的邀请在天津水上公园当众展示辟谷五十七天，其间只喝点水。他在山洞里曾经辟谷八十一天。听郝道长讲完这些，我想这位李道长或许会成为我在终南山寻访的隐士中重要的一位。

对着烛火，听着窗外的秋雨，不知不觉我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大殿里吕洞宾端坐的那个山洞不见了，大殿的石头墙上有一个平台，那里有一个山洞，几位道士坐在那里下棋，我得到允许爬上去在一旁观看……



王道岭上（曾东 摄）





逍遥 (曾东 摄)

一觉醒来已经是早上七点多，黄道长催我洗脸，然后一起上落雁峰去。

云雾中山间长树摇风，山雾如尘，拂落，一身又满。黄道长在山径边的岩石上遇见一只松鼠，他称它为鼠道友。松鼠站在石头上看着我们，静静的，像是守候已久。黄道长从道袍里掏出一把板栗留给它。

登上落雁峰时，头顶天空湛蓝，太阳出来了，云雾下的渭河、泾河在那个地方遇见黄河，山下一层灰色的尘雾之上却是明澈蔚蓝。

黄道长说，我们就是从那一层浑浊的万丈红尘之下爬上来的，不管山下的天空如何变幻，云层之上虚空不动，无雨也无晴，连云都没有，甚至也不存在一个虚空。

到了落雁峰下的南天门，我们坐下来休息，一位道姑招呼我们喝水。她道号李致坤，从遥远的东北来到华山。她说这里是华山上唯一有女道士的道观，这里除了她还有她的师父姜道长，她在大殿照看香火。这里是喜欢探险的人们去往华山最危险的长空栈道的大门，从大殿的后门出去穿过一个石头洞就是宽仅一脚的栈道，它的旁边是聚仙台，那里三面悬空，五千年前轩辕黄帝曾经在那里会见群仙。

姜道长正在休息，李致坤带我们去看她提水的地方，那是一个三面悬空的小平台，石头上有一眼绿色的水池。通往那里的是一个很窄的石梁，宽不足一个巴掌，两面都是悬崖。

李致坤说她第一次跟师父过去提水的时候是骑着爬过去的，眼睛都不敢睁。之后，每天清晨她都要过去提水。姜道长七十多岁了，去那里如履平地。黄道长想走上去试试看自己的脚力，结果被一旁的景区管理



员呵斥回来。

我只看了看那个地方，就觉得头晕。

从悬崖边退回来，姜道长已经坐在大殿一角，看起来清瘦而精神。她已有十多年没有下山了。她让弟子拿来前几天爬树采来的松子给我们吃。李致坤说这些松子可都是师父从悬崖峭壁上采来的。山上的风特别大，师父在树梢上就像站在浪里一样摇摆，吓得她脚酸了几天。

应弟子和我们的要求，姜道长开始讲起她上华山的经历。几十年前她背着家人来到华山脚下出家，家人找到她并强行将她带回家，之后她又跑出来。以前华山有个山规，不允许道姑住山，她趁夜色爬上山住在大大方下面的山洞里，那个山洞里有水流过。她住在深处也怕被人发现，只在晚上悄悄出来跑到洞外的菜地里去刨土豆和摘茄子吃。每天只偷一点，偷多了怕被发现。她在那个山洞里住了三年没有被人发现，直到后来病得奄奄一息才被人发现救出来，再后来她获得了在这里住山的权利。

现在在这里环境好多了，可以致心一处修道，姜道长说。

告别姜道长我们去攀长空栈道，经过一段在悬崖上凿出来的小径，朝元洞半悬在山崖上，洞里是元代华山高道贺志真的塑像，内有一位白须拂胸的老道士正在手执毛笔写字，内容是《道德经》。我们在贺志真的塑像前跪下来为他燃了香，管理人员说这样这位真人或许会照顾我们不至于舍身崖下。

沾黄道长的光，我下栈道去时身上的保险铁链免费。尽管身上拉着铁链，我还是像壁虎那样在呼啸的山风中紧紧地将身体贴在崖壁上，轻移脚步。当栈道攀完时，我的手因为太用力都酸了。栈道通往贺老洞，



知音 (曾东 摄)

那是元代贺志真带着他的两个弟子在华山开凿的七十二洞中的一个。

让他的弟子困惑的是这位师父没有传给他们任何法，而是每天只带他们凿洞。一天弟子们终于打算不再跟着这样的师父，他们抱怨自己不走运。师父悬在崖壁上凿洞，他们在上面砍断了拉着师父的那根绳子，心想既然师父那么喜欢凿洞就不用再上来了。就在他们准备下山时，回头看师父仍然悬在崖壁上凿洞，他们立即返回去找师父。后来他们成为华山众多神仙中的两位。

贺老洞门前是一个平台，这里还有另一个名字——思过崖，因为金庸笔下的《笑傲江湖》，很多人冒险来这里，坐下来面对对面的蓝色群山，将自己想象成被罚思过的令狐冲。

在悬崖边上，我发现一丛六道木树，然后探出半边身子在悬崖外折了一根，打算拿回去送给李致坤做法器。六道木木质坚硬无比，可以驱邪，自古有很多修道人都在群山寻找它用来做拂尘的柄。它生长在悬崖边上，极为难得。

贺老洞之上是全真崖。我爬上贺老洞上面的一丛树木往下看，黄道长和李致坤道长崖边的树下相对默坐。阳光从对面山上照过来，身后的山显出淡蓝色，他们似乎在云天外。山上一日，山下或许已过百年。为等待这个画面，我在悬崖间的树丛中爬了半个小时。

回到南天门我和黄道长喝完一杯姜道长的茶，沿山路返回全仙观去拜访青柯坪九天宫的温道长。

路边一处平台的山崖上凿出一个洞的轮廓，上书“吕帝洞”。吕洞

宾作为八仙中最广为人知的神仙一直活动在华山，后来也消失于华山。但道士们认为他依然住在华山，或许他真的就住在这里，只是我无缘进他的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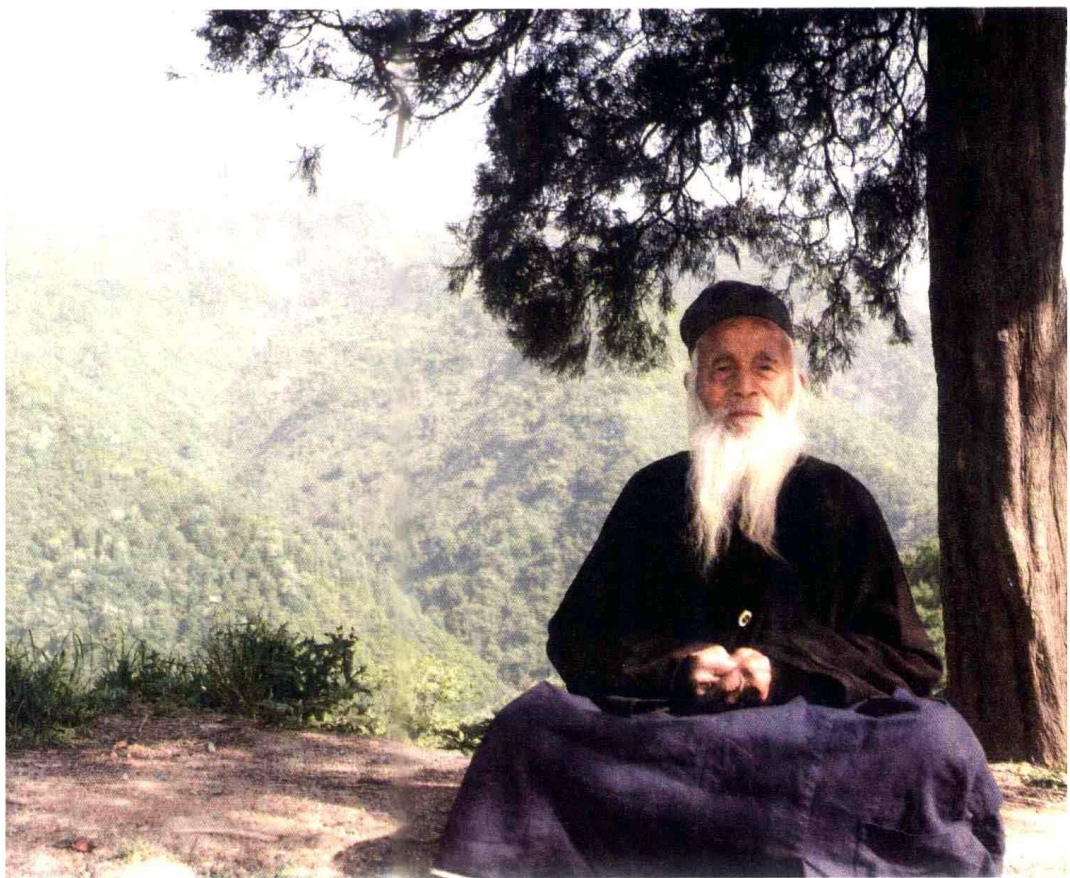
九天宫在华山西山峰下的山谷里，四面环山，青流为邻，九天玄女曾经在这里住过。它的建筑像清雅的小令，蓝色和朱砂色的建筑在白色岩石和青绿的树荫里搭配得当，很适合长时间地欣赏。

院子洁白的台阶上，几位道士在太阳下聊天，我们在一旁坐下来静静聆听。

他们在谈论修行中的一些境界，我向其中一位正在晒太阳的道士打听温道长的踪迹，他说他正是。关于李道长，他不愿意说太多，他说我可以找另一位住在华山东面山谷的王道长。多年以来王道长一直跟随李道长住山洞，现在他为李道长照看王道岭的山洞。

收下了温道长赠送的大苹果，我们抱拳道别，继续下山。在九天宫旁边的几棵千年古树下，有一座长满了蒿草的院子，墙已经看不出年代，院子里屹立着的巨大的石头梁柱使这座院子看起来有点像博物馆。推开斑驳的木门，偏房里看上去像黑夜，一位白胡子老道长从房子的阴影里走出来，看见我们，抱拳施礼。他的精神饱满得像春天一样，他说“文革”后他就住在这里了，以前这里曾经是太华书院。

大约四百多年前在朝廷任工部尚书的关中大儒冯从吾，因为看不惯宦官当权，朝政腐败，被迫回乡来在这里建造了太华书院。在距离华山不远的太乙峰也曾经有过他建立的书院，西安的书院门就是因为他建立的关中文献院而得名的。中国历史上很多读书人在政治上隐退之后都选择



华山上的修行者（郭风 摄）

开馆授学度过余生，或许那样的田园隐居生活才最适合这些生性耿直的夫子。

在青柯坪下面我急着想去拜访的是毛女洞。在华山众多神仙中萧史喜欢吹箫，毛女的琴音也引人遐思。毛女，字玉姜，原本是秦始皇的宫女。秦始皇驾崩，她被选去骊山陪葬。在宫人的帮助下她负琴逃入华山。经道士谷春指点，饥食松子，渴饮清泉，后来通体生出绿毛，行步如飞。西汉年间，毛女已一百七十多岁，山中的樵夫猎户世代都有人看见过她。传说唐大中年间，陶太白、尹子虚曾在华山见到毛女，并与其一同饮酒和诗。毛女曾作诗：

谁知古是与今非，

闲蹑青霞与翠微。

箫管秦楼应寂寂，

彩云空惹薜萝衣。

宋朝时陈抟高卧华山也曾经与毛女诗歌唱和。听华山道士说，即使是现在，当夜深人静时，仍然能听到毛女的琴声。遗憾的是我不能在毛女洞附近住上一宿，不然或许能够有幸听见她的琴声。

在毛女洞的下院门口我看到指示牌，这个下院只是借了毛女洞的名字。站在毛女洞下院的院子里仰望，只能看见山谷上面绿色的松树和雪白的石头，照看这个院子的管理人员说要上到毛女洞去几乎不可能，那里在游客游览的范围之外，况且没有路。

我们告辞出门，我有点泄气，又想这是机缘还不到，或许有一天我能够受到毛女的邀请去那里听她弹琴。

毛女洞下院往下是杪楞坪，杪楞坪上面的峡谷就是陈抟羽化的地方。上山前我曾经对郝道长说过我的计划，想进峡谷去看看陈抟羽化的地方。据说当年陈抟进入张超谷一个山洞之后，让弟子们将洞口用石头从外边封上了，后来弟子们再去找那个山洞时，那个山谷却塌了。郝道长说那里很少有人进去过，况且没有路，又据说还有大蟒蛇在山谷里。因为下雨，我想进张超谷的计划也搁浅了，虽然没能去访问这位住在白云深处的隐士，但山谷中的清泉似乎是我们之间的信使，它们从云里来，从华山雪白的岩石和苔藓上流下来，水肥处是三分绿色，水瘦处只有波纹，看不见水的色彩。它们与华山最初的那些隐士一直没有分离过，时空也并没有将我和那些隐士隔开……

山谷里陈抟手植的杪楞树没有等我们，它已经于几十年前跟着河水走了，只是将名字留在这里作为纪念。

在杪楞坪的对面有一些悬在石壁上的洞，几乎看不出通往那里的路，我想那些洞应该也是贺志真开凿的吧。我们向路边卖旅游纪念品的店主打听才知道，原来通往大上方和小上方的路就是从山谷的河水上过去，再攀石壁上去。任我再努力也眺望不到大上方所在的地方，听说那里要穿过一个山洞。那个超乎想象的地方住着华山道教协会的前任会长曹道长，听说她已经近一百岁了；在玉泉院旁边的十二洞住着曹道长的师父李道长，他是曹会长之前的会长，已经一百多岁了。



在杪楞坪下面的河谷里我们看见一位道士，他须发飘然，背着手站在水中的石头上，神情苍茫，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时空。我们没有打扰他，沿着山路继续向山口奔去。

看到玉泉院时已经霞光满天。玉泉院的建造真是奇迹，它几乎是坐在山谷的河流之上，院子里的树已经很老了，石头都很干净，草木的气味和大殿里的钟声在提醒我这里是仙乡。

依照温道长的指示我们在夜色中走过一座桥，来到华山某个山谷的山洞前，王道长出洞来迎，我们说明来意，王道长请我们进他的黄龙洞喝茶。王道长的老家在福建，十多年前他一心神往华山，离家后直奔华山而来。八年来他一直跟着李道长，王道长说真正的道场还在山上，这里是他暂时住的地方。李道长这几年只有冬天才回到山上辟谷。山上的道场没有人，他拿着钥匙看门，如果不行医他就住在山上，最近下山来为人治病，随后就离开这里。

王道长说只要我有足够的道心或许很快就能见到李道长。很多人都想见他，看机缘了。现在不能确定他今年能不能回华山来。王道长最后说李道长是他修道近二十年来所遇到的罕见的高人。

在夜色中我们踏着涛声过了桥，爬上几乎无人的火车返回西安。

几个月以后我见到了李道长，正如我想象的那样，他像武侠小说里那个老顽童，一把大胡子，说出来的话却像小孩那样可乐。他喜欢收留很多人，带他们辟谷，在他们坚持不了的时候发“滚蛋费”给他们。他喜欢将所有人都当朋友，对人们所追逐的名利像丢弃一只破鞋子那

样洒脱。

我想知道他的师父是谁，他说自己也想知道，不过十多年了还没机缘见到。他从武当山出家后走到四川青羊宫，在道观里遇见一位道士自称是他的师兄——他的师父委托师兄代师传道给他——已经在那里等他八十多天了。后来他在天山、昆仑山那些海拔四千米以上的石洞中住了几年，他总喜欢爬到那些人们去不了的石洞里修行。现在为了弘道他不得不习惯人的气味，在大城市里给人治病。

在见完李道长之后，我想去看看他隐修的那个山洞，按照上次路线我又一次到了王道长位于华山脚下的黄龙洞，在他的带领下开始爬王道岭。

通往王道岭的路有三十五华里，少有人烟，路在山岬间缠绕，山越来越高，我们在棘刺中穿行，一路上只看到几只蜥蜴，没有飞鸟。三个小时之后，我们将笼罩着灰色尘埃、浮云的平原扔在身后。山谷里有一座孤独的山神庙，我们在青色的大石头上休息，王道长挑着一口新铁锅和一些土豆，我则带着几本古代隐士所写的书。我们喝着装在瓶子里的泉水，吃过松子，走时我将一个苹果留给了山神。

在能看见王道岭的地方有一条河，河边有牧羊人和他的二十多只羊，以及两条狗。我们在牧羊人冒着炊烟的茅屋前停下来，他邀请我们进屋喝茶。茶很苦，喝下去肚子咕噜咕噜叫，之后我们继续爬山路，太阳偏西的时候爬上了王道岭。

在一片华山白皮松和竹子的混合林边上，石头台阶的尽头是一个平台。石头垒成的屋子，屋前长着草，门前的石磨上长满了苔藓，露天的







泥土灶台上架着一口锅。王道长说这就是王道岭的厨房了，我们将在这里吃饭。火升起来，蓝色炊烟的气味是松树的清香，晚饭是面条，以及王道长煮的土豆。

晚饭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像一口大黑锅一样的大石洞，它是明代的王遥和刁自然两位隐士住过的，因此叫王刁洞。洞壁上印着烟火的痕迹。石洞有三进，最大的有三十平方米，进了洞就由白天进入了黑夜。我摸到一张床倒头一觉睡到第二天清晨，醒时洞门外对面中条山上的太阳将山谷染成了金色。

早饭依然是王道长煮的面条，饭后他搬出一坛药酒，请我喝一杯以后我赶紧拒绝，再喝下去我怕会醉卧在山洞中，到下山时已百十年后。

王刁洞之上是马仙洞，在悬崖峭壁之上，没有明显的路可以走。我们爬上去后只看见古人踩出来的浅浅的痕迹，幸好有铁链子可以拉着辨认前路。明朝时马真一隐修于王刁洞，时隔百年后的清朝，有人在关外曾经遇见过他。在马仙洞的旁边我见到了李明极道长说起过的他们的小广场。他们在山上辟谷，数月不下山，烦闷时就坐在“小广场”上眺望山下，这个地方海拔在两千米以上。王道长从不足巴掌宽的石头棱上走过去，在一本书一样大小的石头窝上坐下，他的腿没法盘起来，只能垂在悬崖上。风从山崖上吹过来，我很担心王道长被风吹下去；而我的脚开始发软，连想给王道长多照几张相的想法也打消了。

王道长说他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曾经吃松针、喝泉水过活二十多天，李道长他们在山洞中辟谷常常是八十多天，只喝点泉水。第一次听到人不吃任何食物只喝清水可以活八十一天，我尽力地发挥了想象，还是想

不通这个原理。不过在古代修真成仙者大多都是餐霞饮露、服气辟谷，最后羽化飞升。

自古以来，出现在华山隐士们食谱中的有松针、松脂、云母、黄精、灵芝、茯苓、何首乌等。在一个洞口上长着松树的石洞里，王道长向我展示了他们秘制的黄精。那些乌黑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就是他们的食粮。关于服食黄精的妙处只有这些栖居白云之上的隐士们知道。

我一直想知道曾经住在王道岭对面山洞里的焦道广煮石头吃的秘密，王道长告诉我石头中用了一种叫地榆的草药。我很想建议我们也如法炮制烧白石来吃，因为很小的时候我就对石头的味道充满了遐想。

王道长建议我可以采些华山的松针下山，他说端午节那天采的松针最好，那一天百草都是药。这些松针有时也会出现在他的茶杯中，他说茶也会喝醉，醉后头疼欲裂。任何东西都能醉人，执著是一种障碍但又是一把利器。

下山路过山神庙，我看到了我留给山神的那个苹果，从路上看过去是个完整的苹果；拿起来发现苹果只剩一半，靠近山神庙的那面留下鸟啄的痕迹。我在心里谢过了那只善解人意的鸟之后，分享了那半个苹果。

下山后，我向王道长稽首道别。

时隔几个月，在我已经快将住在碧绿河流上的王道长忘记的时候，又一次走进华山的烟岚中。这一次我先找到邹通玄道长，他是华山道教协会会长、全真教华山派掌门，住在二十洞。我说我问道华山，他说我只是为修道人服务的，没有什么，山上的情况我都熟悉，可以给你推荐几位。

从邹道长的房间里朝窗外望去是云雾中的大上方，曹祥真道长每年冬天会住在那里，她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多年以前一位国家领导人来到华山曾经邀请她去北京，她谢绝了。在她以前李会长住在那里，李会长在几个月前的一百岁寿诞后已经仙去了。在更早的时候大上方还有很多隐者，有八仙、唐玄宗的妹妹金仙公主、全真七子中的马丹阳，以及刘伯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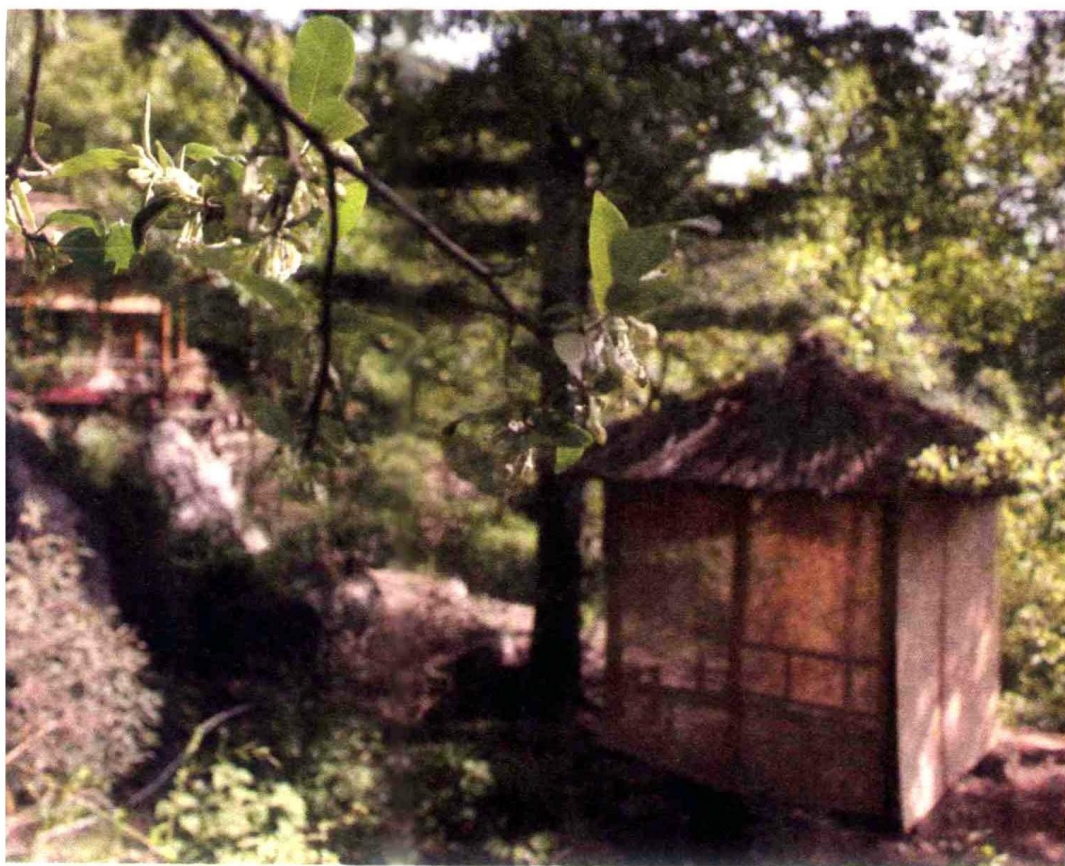
我问邹会长有没有见过传说中的隐者，他说曾经见过披散着白头发到处走的女子，身份不得而知。前几年，华山后山的采药人曾经看到过隐世的高人，胡须过膝，见人就走开了，后来协会的刘道长一行带着干粮在丛林中穿行了三天都没有找到。

在武侠小说中，华山以剑术名动天下，我问邹会长华山剑有没有真正的传人。他说听人说外界有，华山也有习剑的道长，但没见过流传下来的华山剑谱。有人建议可以将华山剑从外界找回来，邹会长认为一切都要随缘，不必执著，他说天下已经有少林、武当，就够了。

在协会我了解到山上的一些修行人的大致情况，北斗坪住着石道长，他自号太素山人，已经苦行多年；在青柯坪有年轻的温道长，他喜欢采气，辟谷，煮泉。

喝了邹会长的茶，我开始爬通往北斗坪的路。在毛女刚来到华山的时候，她就在山上拜北斗七星，世间所有人的生死都由北斗掌管。毛女之后，王常月道长来到华山，据说他在山上的一个石头台上每天朝拜斗姆神，多年以后感动斗姆下界。在道教史上，王常月是全真教中兴之祖，一生多奇异，并且高寿一百六十岁，有人将他列为数百年来的武林宗师，据说百年中挑战者无数，但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





当我跨进北斗坪的石头门时，几个工人正在敲击石头，这里也许正在经历数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复兴。几十年前的“文革”将这里的建筑全部摧毁，只剩下石头洞。一位满身补丁的道人招呼我喝水，他已经住在这里二十多年了，姓石。石道长说我虽然自号太素山人，但我没看见山。

我以为“太素”这个名字是向华山河谷里那块名叫太素的大石头借来的。那块石头是上古混沌初开时留下来的，太素元精是天地未分之时先天元气的精华，而华山被认为就是那个太素元精。

道家认为天地开辟前出现的原始物质的宇宙状态先后经历了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极五个阶段，太素是无极过渡到天地诞生前的五个阶段之一。《列子》认为太素是质的开始，是太始变化成形，有形然后有质，却还没有成体的那个状态。

太素山人说他住在这里只是度过百年身。知道我是为道而来，他说道是不能轻易说出来的，我们说出来的话已经离道远了。我们只能谈些道的残渣。

二十多年前他遇到了自己的师父。师父一生经历奇特，很少与人说，多年来他与师父几乎没有说过多少话，入道前几年几乎都在干活，话很少，时候没到师父是不会多说一句话的。有些人跟着师父多年最后离去，有足够耐心留下来的才有可能有所得。很多人终其一生要传的就是那么一点点东西，也许就是几句话。道不是随便传给人的，传道非人会遭天谴。师父在年轻的时候曾遇到一位高人，那个人送了师父一张图，并约他共赴蓬莱。师父仙逝前拿着那张图在上面划了一笔。那张图师父参悟了大半生，最后那一刻才有所悟。师父遇见的那位高人是出家修道

的清朝大学士顾三玄。

工人们干完活的时候，石道长带我爬上山顶去看云。云雾从山谷里升上来，沿着山崖向苍穹升腾。山中的人们将山叫云梯，云上升的时候都是攀着山往上走的，没有云雾的时候地上的事物还能分别，美和丑，高和低；在云雾升起来的时候一切都没有了。这些云水来自苍穹，复归苍穹，能量周而复始。

我想去大上方，它在北斗坪对面的云雾之上，一般人去不了。下山时路过九天玄女的住址九天宫，王道长是那儿的住持。温道长和王道长都喜欢修行，温道长大部分时间在九天宫背后的雪花洞闭关，常常半年见不到人。上次他还不愿意与我多说几句话，这次他显然健谈多了。他说我们这宇宙十方一切众生都是道的化身，都是道的一分子，分化出来却归不了根，我们修道就是回归到那个本源。当你自身的正气与道一致时你可以自由把握造化，驱使雷电，也可以化育万物。

据说温道长以法术见长，但他从不多谈法术。

在希夷峡对面，我遇见了程道长，他在看着慈航庙的香火。程道长出家不久，想学习道医，悬壶济世，弘扬大道。他说这些年他一直在为修道做准备，多年前他就有归隐山林修道的想法。他用了十多年攒了些钱给父母，然后上山了。今年冬天他将在这个漏雨的石头庙里过。这里的香火很少，他不得不从道协领些大米度日。山上的日子看起来苦一些，但这也是修道的过程。他很愿意带我一起爬大上方。

涉水过河，上大上方的路是几十米的一段绝壁，脸贴着石壁开始攀登，爬上井一样的石洞，大上方的路才算走了一小半。当我们坐在白云

上的时候，大上方到了，上面竟然有菜地、泉水及碾盘。曹会长这个季节不在山上，屋子里有一位老居士在看房子，他说他在练功，有太阳的时候就对着吞太阳，我们问没有太阳怎么办，他说“吞灯泡”。我们笑得喘不过气，程道长跑了出去，他笑得比我更夸张。我们没有听说过这么奇怪的功夫。程道长担心他已经走火入魔。

大上方的海拔接近两千米，上面有一个山谷。我想去找伯温洞，但云从身边弥漫过来的同时，雨使得周围到处变成了小瀑布，我们不得不踩着雨水返回。当我们回到山谷的时候云雾慢慢升到山顶上去了，它们即将完成升华。

我回到玉泉院，在十二洞道教协会的刘道长那里喝茶。当蒸腾着白气的碧绿茶汤都倒进我的肚子以后，我起身告辞。临行刘道长送我一张纸，上面描绘的是河图和洛书，它们是中国文化的发端。我们约好下次爬上毛女洞去听琴，他对毛女的琴念念不忘。

从华山回来之后的大约半年时间里，刘道长曾经几次来到我的茶室喝茶。他的到来在提醒我，该再次去和他一起攀登那些更多我没有到达的地方。他甚至准备好了攀登那些传说中的山洞的工具。据说有的山洞里还有经书，我想象着在那里遇到须发拂地的隐世高人。

等我终于从城市的生活中暂时解脱出来到达华山脚下的玉泉院时，刘道长已经不知去向。

道观里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没有跟任何人透露过去向，悄悄从人群中消失了。

有人说前些年华山曾经有个梅花道人突然失踪了，至今没有找到。我在想，刘道长可能正在白云深处的某个洞穴里听风声。

我们曾经约好了要一起爬毛女洞的，我也想听听毛女的琴声，但现在看来这个愿望变得遥远无期了。

在计划好上华山的前一周，我突然想给景秀道长打电话。她出生在法国巴黎，九年前来终南山朝拜《悟真篇》的作者紫阳真人，接着就在终南山出家做了道姑。之前她正在巴黎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

我打电话的时候，她正在终南山南麓的擂鼓台隐居，她说恰好她也想给我打电话，在中国这九年她一直想去华山。

从西安的南郊出发，由于路上堵车，我们误了最早的一班火车。车站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换了没有座位的票，我们被拥挤着爬上了下一趟车，站在洗手间的过道边。

我站水龙头边上，景秀站在洗手间和垃圾桶之间，上厕所的人开门的时候她得踮起脚，有人倒垃圾她需要举起手。触景生情，我想给她取个绰号：厕所所长兼垃圾看守员。还没等我来得及说出口，她抢先说了：“你看我是不是像那些收费的所长？”说完我们相视大笑。

这时旁边有人喊出了景秀的名字，是一个年轻人，他说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对景秀的采访。这列车从新疆开往江苏，他刚从新疆的戈壁滩回来。他说自己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当走出那片无人区看到一头猪的时候，他激动得想来个拥抱。想不到竟然还能在车上遇见电视上的人，这个年轻人激动不已，生活太离奇了。

在站立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在华山下车了。走出火车站的时



景秀道长

候，有人很热烈地用笨拙的英语向我身边的这位外国道长打招呼，他们也许认为这位外国人会慷慨地消费。

我们各吃完一碗面条之后，去小旅馆里午休了一会儿。景秀脱下脚上的鞋子，发现有几个小洞，那是老鼠咬的。她说这双鞋子是她出家的时候，爸爸带着她去买的，是当时法国最好的鞋子之一，在十年前大约花了一千元。

这双鞋子跟着她走遍了地球上的很多地方，想不到会在华山走完它的最后一段路。为了消除她的忧伤，我说你的鞋子死了，或许你应该给它修一座坟，再立一块碑。景秀笑得像一棵水草那样摇晃。

我们先到玉泉院拜访华山派的开创者郝大通的塑像，看庙的道长也认出了景秀。道教协会的邹会长不在，我们失去了免费进山的机会。

华山的主峰在晴空里洁白无瑕，在我眼里是一块玉，温润而一尘不染。路边的岩石上有陈抟老祖写的“寿山”二字，也许在这座山面前，陈抟老祖当时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愉悦。

我和景秀计划先到九天宫去挂单，那里有泉水可以煮茶喝，还有舒服的床铺。八月的太阳下到处蒸腾着雾气，我感觉身上的能量在变成透明的热量往天上飘去。汗水很快将衣服打湿了，值得庆幸的是华山的蚊子比终南山里的少多了。但还是有几只很快被汗水的气味吸引，要是被它们扎在皮肤上，会比打针还疼，而且还会留下一个毒包。

虽然我试图发慈悲心让它们吸一口，但是它们太贪婪了，我不小心就犯了杀戒。不过它们似乎对景秀更有兴趣，也许它们认为，这个从法国巴黎来的人血液里带着香水的味道。



也许是天气太热的原因，河流的水声小了，有的地方露出了河床，河水在有的地方潜入了地下，水柔弱但却迂回向前。

在五里关之上的路边，我们发现树林深处一片开满花朵的平地。几位农妇坐在那里，地里站着一位须发很长的老道长。

我们走过去行礼，农妇们立即将石头桌子让给我们喝茶。那几位农妇都是山下来的居士，这二十多年来她们一直来这里帮忙干活。

老道长介绍说这个地方叫桃林坪，山崖下有几个岩洞，分别供奉着玉皇大帝和三官。三官在大地上曾经的名字是尧、舜、禹。

二十多年前他来到这里，当时还是个道观，现在只有两间石头垒的房子。他说因为有人来烧香，他就在这里照看香火以躲避纷扰。

老道长建议我们去拜访住在大上方的曹道长，他说她已经住在山里很多年了，不愿意再回到山下去。

老道长很少说话，只是不停地咕噜咕噜地喝水，目光望着群山。他种的桃树上挂满了果实，菜地种满了各种蔬菜。我们喝着 he 泡的大叶子茶，味道很淡，带着隐约的清香。他批评一位居士干活不专心，回头走到树林深处去了。

喝了两泡茶，我们起身告辞，抬头看见了河对面的一个山洞，居士们说那是龙王住的山洞，没有人能爬到那里去。

到达九天宫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文道长 in 茶室等着我，顺便练习他的书法。自从我上一次下山之后，文道长 in 终南山的一个山谷里住了大半年。他找到一个据说是没有鸡叫和女人声音的地方清修。有人说他在修一种秘法。

大约几个月前，他又回到了这里。他比以前更年轻了，以至于看起来有些稚嫩的感觉。不管白天和晚上，他几乎都在道观后面的山洞里静修。用他的话说，除了修行、目前对其他的事都没有兴趣。

文道长将道院里收藏的所有好茶都拿了出来，有些茶是台湾的居士供养的上好乌龙。喝了一壶茶，我拿起壶去山谷里取水，华山的水永远都是青绿色的，不管它们在山谷里奔跑得急促或是安静，色彩一直不变。这些水变成茶汤后盛在茶杯里，那色彩更美妙。

每次到九天宫就是喝茶，喝茶修道是这里的特色，喉咙里鼓荡着柔软的茶汤。我回想着去年的这个季节，文道长带我爬上道院后面的岩石去采八月楂。那些果实只挂在山崖边的树木上，像猕猴桃。八月份的时候，它们的皮肤会开裂，剥开后果肉像十月的雪。果肉里均匀分散着黑色种子，味道像香蕉却带着清凉和甘甜。我喜欢这种果实的味道，它让我想起小时候冬天吃的雪的味道，凉而又有淡淡的甜。

黄昏的时候，文道长打了一声招呼就又回到他的山洞里去了。我开始站在院子里练习上次文道长传给我的采气法。练完功我吃到了刘居士煮的雪白的面条，然后倒头就睡。

第二天一早，叫醒景秀，我们朝山谷进发。我们要先下到山谷里去，再从杪楞坪的河对面爬上去，到白云峰山顶的大上方去。一路上不断有人对我身边这位金发的洋道士感兴趣，他们不光眼睛不放过，还在语言上表达出他们的惊讶，而我已经习惯了做一片绿叶。

当我们坐在山岬上休息的时候，景秀发现她的发簪不见了，我笑她成了冒牌的道士。山风适时地将她的头发吹起来，景秀释然地笑了，她

说，你看，山风不是最好的发簪吗？

很快我们开始爬大上方的路，与上次相比这次更吃力。不过再次爬这样的一条路感觉已经没有第一次那样惊险了。

中途休息了两次，我们到达雷神在山洞里的家。确切地说那是一个岩缝，比较宽敞的地方端坐着雷神，他的故乡在山下洛河的对面。雷神的前面是悬崖，头顶附近是井一样的隧道，有台阶和铁链通上去，上面是大上方。

我意外地发现路边上竟然有线缆，看来山上通电了。

大上方以前的主体建筑是岩洞，现在是岩洞和石头房子组成的道观，名叫真武观，在宇宙中真武大帝掌管着北方的天地及大地上的战争。

在道观的门口我们与一位道姑相遇，她很急促地与我们打了招呼，带我们推开曹道长房间的门，然后闪进了厨房。

曹道长的房子太小了，我庆幸我的体形正好，如果我再肥胖一些会进不了房间的门。曹道长坐在炕上，盘着腿正在念经，房间里狭小得几乎无法站立。我坐到了炕边上，景秀立即提醒我需要站着，她提示说曹道长是坤道，我要保持距离。

曹道长看起来很精神，对于我们的到来她似乎一点也不意外。她已经八十四岁了，是道教界为数不多的坤道中的大师。大约六十四年前，她跟着母亲来到华山出家，她的师父梅嘉瑞道长让她住在南天门下的紫气台道观。1959年以后，很多出家人被赶下山加入生产队。为了继续修行，她在太白山深处找到一个大石坎，并在那里隐居了十二年，直到宗

教政策恢复、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修行生活后，才回到华山继续修行。

我向她请教修行从哪里入手，她脱口而出：“先学做人。”然后低头继续念经。

我追问：“做好人在山下也可以，在山上有何不同？”

她回答：“在山上更清静一些。”

为了打破沉默，我继续追问：“做个好人需要用一生来实践，人做完了，一生也结束了，是不是意味着修道也完成了？”

她沉吟片刻，看着我说：“当然不是，你只管做人，人做好了祖师自然会来点化你。”

到了她用斋的时间，一位老居士送来斋饭，大枣和花生。这位居士告诉我们曹道长这几年来的食谱里没有粮食，只有草药和花生、土豆、大枣。

我们从曹道长的房间里退出来坐在屋檐下休息，在喝一杯茶的时间里，我看到了另外两位道姑。这超出我的想象，大上方似乎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两位道姑其中一位一袭白色的道袍，走路像要飞起来一样。

与乾道不同，她的脑后戴着一块玉，我在向她打招呼之后才知道她带着她的弟子——另一位更年轻的道姑——从四川的群山中来大上方。

我想知道她的道号，结果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她曾经在九华山佛学院挂单的时候看到过《问道》和我笔下的那些隐士，怕成为我笔下的又一个隐士，所以拒绝告诉我她的道号。于是我在心里悄悄地给她取了道号：清风道长。她的弟子则是明月。

清风道长的师父是曹道长。她说她们在师父这里蹭饭吃，说这话时

她哈哈大笑起来。

大上方的粮食由山下玉泉院的道教协会供给，他们只供给曹道长，其他人的口粮都是从曹道长这里分出来的。山下很久没有送菜上来了，中午我们只能吃土豆。老居士端出一盆，我们坐在院子的树荫下，一起刨土豆皮。

在蓝色的炊烟里，我靠在石头墙上打了一个盹。醒过之后，我拽着石壁上的铁链子，爬到了离地面大约一百米左右的山崖上的一个小石穴里。那里是被人工开凿出来的，坐进去后还能放一些东西；如果躺下来，就须缩起身体才能容得下。我盘腿坐定，朝洞外望去，正好可以看见华山的西峰和落雁峰上的松树，视野开阔，风景都很好，但再待一会儿我怕会眩晕得掉下去。

刚返回地面，午饭就做好了。顾不上客气，我和景秀加入了吃饭的队伍。之后的很多天，那些金黄色的土豆的香味顽固得无法告别，它们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

午饭过后，清风道长像电影中的侠客那样，很轻盈地站上屋顶，明月道长为她递工具，用泥浆修补屋顶和瓦楞之间的缝隙。曹道长在每一尊神像前点燃香火，包括土地神和灶神，之后回到炕上去继续诵经。

我站在真武观对面向道观看过去，清风道长脚下望不见边际的深渊像天空一样深邃，我在心里为她祈祷。道观的房屋全部建在悬崖上，山风吹来，一切都摇曳起来，老木门在风中自己关了又开。为了不被山风扫荡去，树丫上的毛巾被打成结。院子里的花木在山风里舒展着，黑色的籽簌簌地落下，新的生命开始了另一个旅程。

我趴在道观门前的台阶下看蚂蚁搬家，直到星星像山花一样在天空中显出橙黄色。

暮色中，清风道长终于回到地面上。洗净手，她招呼说带我们去个好地方。我和景秀紧跟上去。她的任何一个动作似乎都有号召力，假如她要带我们去爬悬崖，我想我也不能拒绝。可是她带我们爬上了一块大石头，那石头太高了，在曹道长的屋子上面。

清风道长站在石头上，将景秀像拎一只枕头一样提到石头上，我也爬了上去，看到的不是悬崖，而是满天的星星和对面山上的灯火。道长说在这以前，她们也像我一样，在终南的群山里漫游，还曾经在太白山待了大约一年。

我在石头上躺下来，听明月道长讲她的故事。

她说，你知道莲花的味道吗？夏天黄昏的时候，我们将采来的茶叶放到莲花的花蕊中去，夜色中花会收起花蕾。第二天清晨花瓣舒展开，再从花中将那些茶叶收集起来，用泉水冲泡，会带有莲的清香。我们经常这样收集各种花的味道。

明月道长的声音很清脆，使我想起春天树枝上的百灵鸟。她说走了那么多地方就觉得太白山最美，那里的云最白，天也冷得有味道。冬天的时候刚洗完脸的毛巾随后去拿，发现手粘在上面了。那里的树很大，黄昏后躺在上面，树被山风晃动着，透过树林遥望天空，等待月亮爬上山。

夜幕垂下，满山的清辉，只有月光和自己的影子，寂静中你会感受到生命的奇妙。山里的月亮比山外的大，看着明月经常会在树上睡过去，

常常被风吹醒，有时已到了天亮时分。

听着清风道长的声音，我也以为我睡在有月光的夜空下，然后睁开眼睛就看到这个世界上最奢华的星空。星星像秋天原野上的野菊花开满了夜空，它们为欣赏它们的人绽放。我用眼睛贪婪地收集着它们，同时用耳朵收集满山的风声。

明月道长说这么多年来她们的脚没闲过，一直在跑，风里在跑，雨里在跑，雪里也在跑，白天黑夜都在跑，别人过年的时候她们还在跑。有时候自己也想要个答案，为什么这样？现在答案不重要了，跑中自有乐趣。经常还碰见近百岁、一把白胡子的老修行者也在到处跑，他们不在这座山上就在另一座山上。唐朝时李白也是这样，一生都在山水间漫游。

这些年她和师父结伴走了很多山，其实路走多了你会觉得越走越轻盈，在师爷这里除了做功课之外她们没有多少活干，不是去爬山就是在石头上睡觉。

每天清晨师爷比树上的松鼠起得还早，她会站在明月道长的窗前咳嗽几声。如果等一会儿没有反应，她会很耐心地叫徒弟清风道长的名字说，你看看那只懒猫是不是还在睡觉。等听到这句话，明月道长会以最快的速度推开门，跟上师爷和师父去石洞前诵经。

师爷的食物中有明月道长最喜欢吃的大枣，师爷用斋时明月道会长不眨眼睛地盯着师爷的食物看，这时师爷会瞪着徒孙的眼睛打目光战。

之后她会先笑来说句“馋猫”，明月道长因此会分到一份师爷碗中的食物。最后明月道长为自已辩白，师爷你那些食物如果吃不完会



被老鼠偷去，与其便宜老鼠为什么不多赏赐一些给“馋猫”？曹道长像小孩子那样笑着说，我有罪！我有罪！

晚上，我被安排在接近地面的仓库里睡，那里有一张大炕。我刚跨进门，老鼠就用了很大的声音来欢迎新室友，那声音听起来兴奋又隐忍。

炕大极了，我只占用了一边，我想如果我的那些毛茸茸的室友愿意，它们可以在这宽阔的炕上跳一支舞。

第二天清晨，清风道长计划下山去背一些蔬菜上来。当我站在真武观的上方准备拍照片时，曹道长已经诵完经在菜地里拔草了，我也加入进去。

菜地里的白菜苗很小，还不能进厨房，曹道长在菜地以外采了一些野菜，那是野苋菜。早餐的时候它们出现在餐桌上，曹道长在所有的神像和灶神前燃香之后早饭开始，餐点是稀饭、馒头和土豆。

吃完饭我背上行囊准备下山，景秀去向曹道长辞行，她神秘地对我说想拜曹道长为师。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经进了曹道长的屋子。曹道长对这位法国来的修行者是抑制不住的喜爱，她接受了景秀的请求。

我在一边趁机建议景秀赶快拜谢，曹道长闪开了，她让景秀面对斋堂里供着的观世音大士顶礼。之后，曹道长在一张纸上为景秀写下新的道号：景宗秀。在这之前景秀是全真教龙门派第三十二代传人，现在她变成了第二十三代传人。

从大上方下来，我们用了大约一个小时回到杪楞坪，休息一会儿后继续登山。当景宗秀的力气接近极限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青柯坪。两天的跋涉使她的脚跟不上了，我猜想她大约支撑不住了。

回到九天宫，文道长依旧毫不吝惜地拿出一堆茶叶招待我们。吃过晚饭，道观里来了两位外国人投宿，他们和景宗秀聊了起来。一会儿景宗秀过来说她不能陪我继续走了，明天她要和两位法国老乡回西安去。这两位法国人汉语都很好，他们来到中国求道并且工作。

受隐士和修道的吸引，他们想到西安一带的终南山里看看。景宗秀拿出她的电话，我的名字被用英文“隐者”这个词语代替了。她告诉他们，要找隐士可以找我寻求帮助。她还告诉他们说我这里寻访隐士的地图。他们上当了，立即围上来要我在纸上写下那些不拒绝被寻访到的隐士的名字。

晚上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早上我辞别景宗秀和文道长，背上行囊计划翻过山脊去仙峪寻访文道长说的那位隐士。出门的时候，文道长从菜地里摘下两根黄瓜让我带在路上吃。推辞不过，我就带了一根，然后开始爬九天宫后面最陡峭的那一段路。

在老君梨沟的下面，我看到一位清道夫。他在陡峭的石壁一侧探出身子，用夹子去清理那些游客留下的塑料袋。我想表示对他工作的敬意，可惜我不抽烟，口袋里没有招呼的东西，于是停下来看着他干活。我感叹丢下这些垃圾的人没有觉悟，这位清道夫说，没有什么关系，有的人喜欢破坏，觉得那样做有成就感，有的人做好事同样有成就感，这之间没有区别，只是每个人的心态不同而已。

我想与这位清道夫聊几句，可惜无法停留，于是继续爬剩下的那一段路。



路上我在想文道长说的那位隐居在仙峪深处的隐士，据说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会被他的琴声吸引。他走到哪里都背着琴，即使睡觉也将琴放在身边。

按照文道长的叙述，我需要蹚过河，隐士的茅屋就建在河边上。我想象着他坐在水边，云雾从水面上升起来，琴声在空气中发出一圈圈气浪，卷过青色的岩石和墨绿的苔藓。

爬上山脊时，阳光落满了整个山谷。山脊像一个集市，游客、卖纪念品的摊贩将空间占满了。

从莲花峰的山脊上下来，南边的山上有青色的云团在移动。向北望去，我想象着能看见黄河和渭河，但眼前只有浮动的白色雾气。我开始朝游人的禁区走去，在我的身后是青色和白色相间的峭立的山峰，它们像从水墨里长出来似的，淡淡地隐在云烟里。一条路穿过旅游局的职工宿舍往河流的上游延伸过去。

雨季开始之后，山里变成了草的世界，路边上兰花一样的草和青翠的绿萝将路全部掩盖了。在旅游局的职工宿舍边我遇到一个人，于是向他打听隐士所在的那个地方。那个人说那里只有一户山民，大概需要两小时左右的路程，我心里踏实了一些。

他建议我应该拿一只手杖，用它提醒草中的蛇避让，我照办了。一截被河水冲刷下来的树根做了我的手杖，我用它来划开齐腰高的草。

河边上有些茅屋，门上挂着锁，路边的石头上晾晒着采来的药材，采药人的扁担还放在那里。四周无人迹，河边有几棵桃树，桃子上的绒毛还没有褪去。

路有时候就是河水上的几块石头，几乎看不出人摆弄的痕迹，只能凭感觉走。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我发现我找不到路了。

河床越来越宽，到处都是巨大的石头，没有鸟兽的痕迹。除了石头，四周都是像树一样的草，踏上去半条腿就被淹没了。四周没有一个人可以问路，只有水里的黑色蝌蚪游来游去，我只好原路返回，终于再次在草中间找到了路的痕迹。

我捧起一掬河水，痛饮而下。这些水在口中撞击，有酒的清冽，再想品一品却又淡至无味了。回头时，我在一块大石头上发现了一双草鞋，但没看到采药人或牧羊人。我想那或许是河神的鞋子。河神不穿鞋子可能河水要涨了。

抬头时山谷深处的云浓厚得很，我小跑起来，终于在一个山崖下出现了几堆牛粪。这些牛粪给了我鼓励，看来我的目的地快到了。终于，我在树林里发现了三头牛，它们看见我这样的不速之客冲过来，立即让开了路。

牛的蹄印开始出现在河滩的各个地方，周围依旧没有人。我想附近可能有茅屋，环顾山谷，在一个岩洞一样的山崖下，我看见几面旗子和一间茅屋。那茅屋建在山崖下，通往山崖的路被牛踩出了千万条。怕打扰隐士的清静，我压住想呼喊的冲动，我想他可能正坐在那里等我。

一口气爬到房子前面不禁哑然失笑，原来这是牛的大本营，四处都是牛的气味。茅屋的门敞开着，红、黄、绿三面旗子在风中招展，我联想到刚才看到的三头牛，这三面旗子应该是那三头牛喜欢的。旗子插在那里可能是提醒那些牛，不要看见青草就忘记了回家的路。

从牛的营地下来，我沿着河水继续往前走，终于在两条河汇聚的地方看见了几间茅屋。从水中的石头上跳过去到了河对面，一只狗出现在我面前，接着又有一只更大的狗冲着我狂吠。

我对狗没有好印象，它们的出现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如假包换的盗贼，至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我猜想它们会在我腿上的哪个部位咬下去。在它们将冲过来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包里还有一块有点发霉的烧饼。

那块烧饼是我从山上一个商店的路边上捡来的，本来计划着在赶路的途中用来做午餐，现在我将烧饼分了一块扔出去，它们立即去抢烧饼，我趁机往茅屋下走去。

吃完了那一点烧饼，那两条狗又堵住了我的去路。它们威胁着我，直到吃完我手上剩下的烧饼。这时茅屋的门开了，一位抽着烟锅的山民出现在我眼前。他像计算好了时间一样，出现的时机恰到好处。两只狗这时开始向我摇尾巴。

我向这位老者打听那位会弹琴的隐士是不是住在这里，他说不知道。我想他可能听不懂我的话，于是用方言又重复了一遍，回答还是不知道。

我在院子里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开始翻行囊。我想看有没有一包烟送给他。整个包都翻遍了，很无奈，我只好向他道歉说我没有带烟上来。也许是看在我如此真诚的份上，他突然说你要找的是那个道士吧？他就住在河对面的房子里。

我一回头，看见路边的一座茅屋。山民建议我和他分享那一锅旱烟，我拒绝了。如果我没有戒除烟瘾，一定会滋滋地猛吸几口。

我向他问起山中隐士的情况，他告诉我前些年山谷里有一位道人在

他的茅屋里坐化了，人们路过发现的时候，茅屋门被从里面用石头砌起来。人们拆了那些石头，发现他已经不知道何时停止了呼吸。在大约半天路程以外的王道岭，现在还有六个道人住在石洞里。

过了河，回到路上，我奔跑起来，远远地看见一位清瘦的道士站在路边上，我想他应该有很长的胡子，结果没看到。他说我路过他的茅屋时，他坐在屋子里，在我身后打过招呼，遗憾的是我没听见，结果就是我将那块烧饼送给了那两只狗。

我跟他身后，踩着车前草和不知名的野花到了河边上的茅屋。门前的草很茂盛，看不出有人走动的痕迹，这是我刚才忽略它的原因，我以为它是荒废的。

茅屋走进进去像一个洞穴，道人从锅里盛了一盆白米粥，又递了一碗辣椒面给我。他说除了这个没有其他菜可以下饭，他每天就吃这个。

我想起来我包里还有文道长送的黄瓜，于是拿出来。道士说正好可以给我下饭，我建议他留下来，我们推让起来，最后我还是将它留在了灶台上。

我看了看辣椒面，又看了看门前青绿的野草，咽了些口水，快速地喝光了那盆粥。

道士说这锅粥他已经喝了两天了。冬天的时候，煮一锅粥喝三天，夏天煮一锅喝两天。有时候想吃菜了，会挖一些黄精炒了吃。做一次，可以吃很长时间。

我建议道士看在这高山流水的份上弹奏一曲，他说琴已经忘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进山前就将琴送人了，在这里不需要多余的东西。





在屋子里我没有发现茶，只好喝河水，坐在树桩上看松涛，听水声发呆。

中午的时候，道士去散步了。茅屋的窗下有炕，从窗子望出去可以看见山顶。有这扇窗子，我喜欢遐想的老毛病又来了。我想夜晚山高月小，窗外无古也无今，只有流水寂寂，山风吹衣。

在流水声里我午睡醒来，道士还不见踪迹，山雨开始落下来，涛声震耳，一会儿太阳又出现了。我站在河边的石头上摘了几个核桃，用石头砸开，剥去绿色的皮壳，掏了清甜的桃仁慰劳一下寂寞的肠胃。

接近黄昏的时候，道士散步归来，他说有时想出去走走，就去山野里乱走，从山谷的分岔走半天可以到王道岭，而另一边可以走到终南山的南麓。

我问，在这里有所得吧？

他说一无所得，想得到什么就不会来山里，在这里你会体悟大道，大道超出世间，不以人的善恶为准则。你看动物们弱肉强食，你可以很轻松地改变它们，但依照的标准是你自己的，不是自然的。北方的草原狼很多，牧人的羊经常被吃掉，前些年有很多人用猎枪打狼，很快打光了，但人们发现羊开始因为疾病大量死亡。后来有人从远处带来狼，羊群重新开始变得有活力。

生死也是自然，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如果你的眼睛只看到人，那么你只会站在人道上说话和决断；如果你的眼睛看到的是整个地球，你的道就超出了人和其他生命，而大道就是整个宇宙。

人们有烦恼就想着去解决它，其实有些烦恼不需要解决，只需要包

容。你看天上的云，它们瞬间涌起似乎遮盖了日月，其实遮盖的只是你的眼睛而已。如果你的眼睛看到的是没有边际的虚空，那么它们可以忽略。有什么不能被包容？以前在我的眼里，琴是整个世界，丢掉琴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有烦恼的是人，想要清净的也是人。

山谷里的光线越来越暗，云雾从山顶一眨眼就飞到了屋檐上，雨开始下起来。

我很想在这里住下来，遗憾的是我的心被分裂了。城市里有很多事牵着我，无法将它们斩断。

道士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说下山要趁早，晚一步雨会很大，河水要是涨起来，你就要吃苦头了，说完找了一件雨衣给我。

我背好行囊，仓促道别。在河床上小跑前行，山雨在屁股后面追着。刚跑过牛群待过的地方，雨就追了上来，雨衣几乎没有任何作用。山风揭起了雨衣，大雨将我洗了一遍。我的眼睛很快睁不开了，雨水在脸上流成了瀑布，鞋子在过河的时候灌满了水。

我的速度已经败给这场大雨，索性慢慢地走，到了山谷口，我在路边上摘了几个桃子揣在怀里下山。

走出山谷的时候，雨被阳光照亮了；雨停之后满山都是闪亮的露珠。我抑制着想将这些水珠收集起来带回城市的冲动，它们可以洗亮很多人的眼睛，让大家可以透过城市的灰尘看到淡蓝色的山，连绵起伏，一直延伸到天边，在那里有流泻着的碧绿泉水和摇曳的野花，还有悠闲的白云。

## 后 记 染衣做白云，浑然忘归期

终南山一直在那里等待了我亿万年，而我流转尘世，终于走近了它。

在山脚下的城市中生活了很多年，并不觉得这是一座特别的山，直到有一天当我们向外看去时才感受到了这座山的美。

近年来的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终南山中行走，似乎在白云深处的某个地方，有几位故人在等着我。

开始行走之前，我做过一个长长的、关于在山中寻访隐士的梦。

现在我还不确定到底我的行走是不是一场更长的梦。

更多的时候那些隐士不愿意被打扰，他们隐得越深我越想找见他们，我们像是在玩捉迷藏游戏。

我们更多的是带着探究窥伺的心态看他们，而不是关心他们的生存。而他们是我们身边曾经熟悉的面孔，只因为对生活有着更多的期望而离群索居。

在山中我几次遇险：遭遇蟒蛇，摔伤，迷路。但艰辛和苦难这一切在隐士面前都变得轻飘飘的，他们放下的，我们都还扛在身上。

多年前在通往终南山寻访隐士的道路上行走着一个身影，那个大胡子的美国人比尔·波特，他比我早二十年走近了这座山，并将他所有的热爱和赞叹留给了终南山和住在这座大山深处的人们。现在很多人在灯下读着他关于描写终南山隐士的那本《空谷幽兰》，像我最初一样做着一个个隐士的梦。

正如比尔·波特所说的那样，在深山中有些人一辈子只留下一个仙方，几句诗……

在终南山下我遇见全真教祖庭重阳宫的主持陈道长，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在渭河上游的龙门洞修道。他说多年以前龙门洞庙会，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位白胡子老道坐在路边上，他的前面放着几本经书和几种草药，以及药方。路过的人们以为他在化缘就在他的前面放点钱或者馒头，几天过去了人们发现他依然端坐在路边，也不知道何时已经羽化了。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人们将他安葬在路边上并叫他路野。

在太兴山上有位黄道长，二十多岁就上山了，在那里住了七十五年。在山中我没有与他相逢，因为早在我进山的前一年，他就走了。

在一个山谷里我遇见一对“神仙伴侣”，人们叫他们现代版的“杨过和小龙女”。他和他的女朋友住在山谷中八年了。他只是喜欢那里的白云、流水和空气，山中的生活让他很惬意，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读书、弹琴、画画、采药或者种地，无事就睡懒觉。说起隐居深山的动机，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很优美，仅此而已。

在深山里除过修行不谈，谈生活，山中的人是比我们更热爱生活的一群人。他们一见到山外的人有的会躲开，更多的是忙着给你做饭。到了山中我感觉回到了家，每次回家母亲也是这样，先忙着做饭，怕我饿着。在山中如果你饿了，他们一定会端一碗饭给你，绝对不会惦记你的口袋。

在山中人与动物没有隔膜和误会，他们都是邻居。

或许他们更懂得生活，而我们只是画地为牢。我从他们那里认识了生活，他们并没有将自己放在生活之外，只是我们正在追寻的那些物质，是他们已经放弃的。

我一直以为隐士是要忽略生活，但恰恰相反，他们在呵护一种人的本能，以及和谐理想的生活。

关于终南山，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幻象；在终南山中我一直在寻找终南山。万里终南，每一个山头都是终南，却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叫做终南。我认为在我看见的终南山之外还有一个我所看不见的终南山。

关于终南山，我仍然一无所知。